上海文艺出版社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大学之林(1)
- 第2节：大学之林(2)
- 第3节：大学之林(3)
- 第4节：大学之林(4)
- 第5节：大学之林(5)
- 第6节：大学之林(6)
- 第7节：大学之林(7)
- 第8节：大学之林(8)
- 第9节：大学之林(9)
- 第10节：大学之林(10)
- 第11节：大学之林(11)
- 第12节：大学之林(12)
- 第13节：大学之林(13)
- 第14节：大学之林(14)
- 第15节：大学之林(15)
- 第16节：大学之林(16)
- 第17节：大学之林(17)
- 第18节：大学之林(18)
- 第19节：大学之林(19)
- 第20节：大学之林(20)
- 第21节：大学之林(21)
- 第22节：大学之林(22)
- 第23节：大学之林(23)
- 第24节：大学之林(24)
- 第25节：大学之林(25)
- 第26节：大学之林(26)
- 第27节：大学之林(27)
- 第28节：大学之林(28)
- 第29节：大学之林(29)
- 第30节：大学之林(30)

- 第31节：大学之林(31)
- 第32节：大学之林(32)
- 第33节：大学之林(33)
- 第34节：大学之林(34)
- 第35节：大学之林(35)
- 第36节：大学之林(36)
- 第37节：大学之林(37)
- 第38节：大学之林(38)
- 第39节：大学之林(39)
- 第40节：大学之林(40)
- 第41节：大学之林(41)
- 第42节：大学之林(42)
- 第43节：大学之林(43)
- 第44节：大学之林(44)
- 第45节：大学之林(45)
- 第46节：大学之林(46)
- 第47节：大学之林(47)
- 第48节：大学之林(48)
- 第49节：大学之林(49)
- 第50节：大学之林(50)
- 第51节：大学之林(51)
- 第52节：大学之林(52)
- 第53节：大学之林(53)
- 第54节：大学之林(54)

第1节：大学之林(1)

第一章

一

电话铃响起来时，俞道丕教授瞥了一眼机座上的红灯，那红灯闪烁得有些刺眼，铃声也显得特别急促。妻子聂惠萍从厨房探出半边身子说："老俞，你接一下。"若不是太太发话，按这个家里往常的习惯，只要聂惠萍在家，即使电话铃声响一百下，俞道丕也不会先拎起听筒。

其实大多数电话都是找俞教授的，聂惠萍只是九州大学校医院挂号室护士，没有多少重要事情须得让电话追到家里来谈。然而聂惠萍喜欢替丈夫接电话，喜欢听到电话那头的人以谦恭口气请她转接俞教授。有时来电话的也可能是聂惠萍的熟人，她就很得体地摆出教授夫人架势聊上几句，然后再将话筒递给丈夫。倘若电话里传出青春女孩的嗓音，又亲亲热热地称聂惠萍"师母"，聂惠萍忽然间也会吊起嗓门说话，尽量使嗓音听起来年轻些。只是这些来电话找俞教授的女学生们，多半被告知她们的俞老师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有事可以到学校里去谈。而这时俞教授仅仅是吃过晚饭正在擦嘴或是在书橱跟前找一本书，不至于腾不出空来接电话，但是聂惠萍说不方便那就一定是不方便。俞教授每回看着妻子挂上电话，连谁来的电话都不想问。当然聂惠萍从不会无端挂掉不该挂的电话，也从没误过丈夫大事，要是听出校领导或是丈夫所在英语系里有头脸同事的声音，聂惠萍的口气简直能让打电话的人觉得俞教授夫妇天天都在盼着他来电话似的。

这会儿俞教授在太太允许下拎起听筒，电话是校组织部副部长李乐雄打来的。李乐雄口气有点神秘："俞老师，九州大学成立外语学院的批文下来了，过几天组织部就要召开教职工座谈会，听取对院长人选的意见。英语系是大系，你俞老师又是英语系资深教授兼系主任，要早点做好思想准备喔。"

俞道丕胸口一阵狂跳，尽量让声音平静下来："我是个做学问的，再过两年多就该退休了，心有余力不足啊，还是让年轻人挑重担吧。"

李乐雄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不知是看穿了俞道丕心思还是他真觉得俞教授的话十分可笑。俞道丕捏着话筒的手心粘乎乎的，却不敢放下电话，他知道李乐雄决不会偶尔心血来潮给他打电话。果然，李乐雄止住笑声，换成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俞老师，你知道九州大学此番成立外语学院，是为了竞争全国高校十大外语教学基地，院长当然要选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知名教授来担纲，否则外语学院成立起来也没有竞争力。当然喽，我们学校日语系也很有实力，留洋归来的少壮派就有好几位，有人甚至已经上组织部来毛遂自荐了呢。"

俞道丕心里一惊，他知道胆敢自己跑到校组织部去要院长官位的，除了日语系现任系主任薛人杰，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薛人杰仗着日本庆应大学博士招牌和比俞道丕整整小一轮的年龄优势，当然要在这场院长之争战役中主动出击。而再过几个月就满五十八岁的俞道丕教授，此时顿觉悲凉从心底升起，十二岁的年龄差距，意味着交战双方一出场就不可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当今形势下，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得集体退休，他俞道丕一个准退休年龄的教授究竟还有多少资本去为这个院长位子一博呢?

电话那头的李乐雄似乎揣摩出俞道丕心思，轻描淡写地添上一句："现在学院一级干部属处级，三年一任，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聘任期，俞老师你可并没有超龄呀。"李乐雄的话里每个字都裹着暖意滚入俞道丕心里，压下了他那份悲凉。俞道丕想想确实如此，他虽比薛人杰年长十二岁，可组织部选干部也不光凭年龄一条杠啊。李乐雄主动打电话过来，说明他俞道丕也有戏可唱，他岂能自己先把自己吓怯了场呢。俞道丕找回了原有的自信和底气，说："李部长，谢谢啊。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一定认真看待这件事，好好准备，也请李部长随时与我沟通，多多指教。"

李乐雄估摸着俞道丕已经听明白自己的意思，又换上打哈哈的口气：“俞老师，有什么新的信息我一定会及时告知，别忘了我还有个人质在你俞教授手上扣着呢。”俞道丕恍然大悟，自己现在带着的硕士研究生李思齐，不就是李副部长的儿子吗？要不然，李乐雄怎么会主动给他打电话呢。

这一晚上，俞道丕教授的神经系统始终处于极度亢奋状态，洗澡时他看见妻子放在浴室里的染发剂，问道：“这东西擦在头上，真能让头发变黑么？”聂惠萍揪了揪丈夫斑白的鬓角嘻笑：“怎么，不再坚持顺其自然啦，想当院长了，到底还是白头发少几根好吧。”

俞道丕尴尬地咧了咧嘴，结婚几十年来，除了做学问，有哪件事情不得妻子来指点他呀。俞道丕说：“站在讲台上嘛，有白头发学生多少还敬重你点，可当领导就不一样了。看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里那些大官，哪个不是满头乌发呀。”聂惠萍嘴角一牵动，嘲讽道：“脸都皱成桔子皮了，还顶着满头乌发，跟戴顶假发套似的，效果适得其反。看我来给你染成褐黑色，不显山不露水，遮盖了白头发还不让人觉得做作。”

一个多小时后，俞道丕教授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想只要不亮出身份证来，单凭外表长相，谁看得出他比薛人杰年长十二岁呢。他脸上的皱纹尚未皱成桔子皮，聂惠萍给他染的头发色泽看上去也果真自然，好像他实在没有理由因为五十八岁的年龄就放弃竞争外语学院院长机会。反正这辈子做学问的路已经走到头，教授博导样样头衔都不缺，惟独没有尝过当院长的滋味。

第2节：大学之林(2)

二

俞道丕刚骑上自行车，身边一辆银灰色“丰田”便紧挨着他停下来。薛人杰按下车窗玻璃，一脸早晨阳光般的笑容：“俞老师，上车吧，我带你。”俞道丕从自行车上下来，他发现薛人杰越来越像日本人了，不论跟谁说话脑袋先垂下三十度，还不时蹦出几个“索、索”，“哈依”来。稍微发福的身上总是色调淡雅做工却极其考究的西装加领带，或是夏日里的细格子花纹悌恤衫，走在东京银座大街上都不会被日本人看作异乡族。况且薛人杰还娶了个日本妻子，让自己变成了日本女婿，说他是半个日本人也不为过。

俞道丕不清楚自己是因为不喜欢日本人才不喜欢薛人杰，还是即将与薛人杰角逐院长位子而连带着讨厌日本人，总之眼前这辆闪着银光的日本丰田车让他觉得刺目，乃至有点儿刺心。俞道丕也笑起来：“谢谢你薛老师，我还是骑我的老坦克吧，权当锻炼身体。”说完做了个请薛人杰开车先走的手势。

薛人杰又垂了一下脑袋：“OK，俞老师回见。”车窗玻璃重新关上，正好将一缕阳光直直地反射进俞道丕眼中，俞道丕紧闭了一下双眼，等他睁开眼时，薛人杰的“丰田”已如轻烟飘散，消失得无影无踪。俞道丕朝车子离去的方向低声忿忿道：“假洋鬼子，臭显摆什么。”

这个早上俞道丕的好心情被丰田车破坏了，感觉决斗尚未开始他先遭了薛人杰暗算一般，至少心理上处在下风口。于是俞道丕教授努力想让自己心情阴转多云，比如他顺口问一位走进办公室的青年教师，买一辆丰田车要多少钱，然后细算了一下自己家里可能有的存款数目，发现他俞道丕即使和妻子女儿一人买一辆丰田车也买得起，心情便骤然松弛下来。俞道丕安慰自己，薛人杰并不见得比他活得强，早上骑自行车撞上薛人杰的“丰田”也不意味着他就输给了这个外表光

鲜的假洋鬼子。俞道丕这样鼓励着自己，又在办公室书橱玻璃门上照了一下昨晚染过的头发，信心陡然大增。

俞道丕没有料到薛人杰会在这个时候走进他的办公室，就像上帝安排好了要让他们两个在今天早上多碰几次面似的。薛人杰把俞道丕照玻璃的动作清清楚楚看在眼里，自然也看出那一头乌发上的人工痕迹。薛人杰赞叹道："俞老师真是越活越年轻了，头发这么好。不像我，四十过后就开始掉头发，地中海都快出来了。"俞道丕脸色微微发红，猜想薛人杰多半是看出他染过头发，可俞道丕很快镇静下来，索性接着薛人杰的话头："那你怎么不在日本处理一下脑袋，听说日本的美容植发水平很高，种上去的头发一点都看不出假来，洗都洗不掉呢。"薛人杰仰面大笑道："我才不花这冤枉钱呢，顺其自然吧，只要老婆不嫌就行。反正退休得看身份证上年龄，又不看头发。"

第3节：大学之林(3)

胜利的喜悦仅仅在俞道丕心里荡漾了几十秒钟便消失了，薛人杰又一次轻而易举地夺回了主动权，俞道丕感觉自己的每根头发都悄悄竖了起来。

薛人杰很少到英语系大楼来，尽管日语系就在隔壁那栋楼里。薛人杰今天一大早特意跑到俞道丕办公室，是为了告诉英语系主任，前日本驻沪总领事小川田一要来九州大学日语系作演讲。考虑到英语系有不少学生第二外语选修日语，所以特地送来一些演讲会票子，请俞道丕安排英语系学生自愿参加。本来这样的小事随便让系办公室管教务的打个电话就行，哪里用得着两位系主任面对面商谈。薛人杰将演讲会票子送到俞道丕手上，俞道丕说了一连串“谢谢”，心里却揣摩起薛人杰此番登门的真正用意。薛人杰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有点过火失真，起身告辞时顺便提了一句：“小川田一的演讲会，可能有校领导来参加，我不得不重视点喔。”

俞道丕望着薛人杰背影心里鄙夷地暗笑一声，一个告老还乡的小日本领事演讲，也值得兴师动众。这事说白了谁知是不是你薛人杰用公家的钱给日本人开高额演讲费，好为自己换取私人情面。娶了个东洋女人，还真当起汉奸来了。什么校领导来参加，不过是怕到时候场子里人头稀落，想拉英语系师生去替你捧场罢了。俞道丕这样想着，把那些票子往抽屉里重重一扔，像是甩脸子给薛人杰看。

可是俞道丕这回判断失误，小川田一的演讲会不仅有校长出席，连校党委书记也来了。看起来校领导出席演讲会是因演讲者具有卸任日本驻沪总领事身份，其实重要的是小川田一演讲完后，要送给九州大学日语系一份厚礼：每年资助日语系一千万日元的研究经费，连续送十年。这笔经费的来源十分体面，属于日本政府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完全靠小川田一个人影响力争取到的。

如今国内高校想登上中国名牌大学排行榜，除了科研论文数量，来自各种渠道的科研经费总额也是上榜重要条件。九州大学是所综合性大学，理科院系本来就敌不过人家理工科大学，文科院系又向来拿不到多少科研经费。这些年来九州大学排名呈下滑趋势，输就输在争取不到足够的科研经费上。

有一阵子学校规定，想带硕士博士的教授们，须得有个人科研经费账号，有一万元以上的可以当硕导，三万元以上当博导，没有科研经费的一律成不了研究生导师。结果那些平日里省吃俭用的教授们，纷纷取出自己私人存款，以某某企业单位资助经费名义交到校财务处，立下个人科研经费账户，这样才带上了研究生。

校财务处则一律来者不拒，明知教授们交来的科研经费取自私人荷包，但只要能为九州大学争上排行榜就成。再说财务处每设立一个账户，都能收取百分之五的管理手续费，所以加班加点为教授们服务绝不出半句怨言。而教授们虽说从家里拿了钱出来，细算一笔账也不觉吃亏。个人账上的钱个人自己用，平日里去超市买了鸡鸭鱼肉肥皂卫生纸，都可开成文化用品发票，然后去自己账户上报销，这笔钱就又回自己家了。至于被财务处雁过拔毛的那百分之五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带上研究生成为导师，工作量加评审论文参加答辩会都是有报酬的，远远不止那百分之五呢。

不过像日语系那样每年能从日本政府口袋里拿来一千万日元，也就是七十多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不但外语类系科从来没有过，就是九州大学的文科重点大系，中文系和教育系的头儿们看着也眼红，直道薛人杰有本事。

小川田一的演讲会成了日语系主任薛人杰的个人秀专场。小川田一先生在演讲中几次点名盛赞薛人杰为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并将日本政府的“樱花奖章”转颁给薛人杰。薛人杰的日本籍妻子薛美惠子及儿子薛中日也前来捧场，当小川田一将一千万日元支票模型纸板交给薛人杰时，九州大学校领导和台下几百名学生都在

为薛人杰鼓掌。薛人杰的妻儿跑上台去，一左一右拥吻他们杰出的丈夫和父亲。紧接着一家三口又为现场所有来宾演唱了中国和日本歌曲，将会场气氛调控至燃烧点，薛人杰也成了校报和校电视台追逐的明星。

薛人杰在致答谢词时向众人表示，这笔每年一千万日元的科研经费，将全部用来资助日语系贫困学生及本系教师出版科研论著和出国进修。没等薛人杰话音落下，掌声再次响起，且经久不息。

俞道丕是第二天从校报和电视台新闻中看到薛人杰大出风头这一幕的。他现在明白过来，要不是薛人杰有把握从日本人口袋里掏来这一大笔钱，把校领导和系里师生讨好了个遍，他怎么会有底气跑到组织部去毛遂自荐要院长这个官呢。薛人杰开始出牌了，他俞道丕手里有好牌么?

聂惠萍也从校报上看到了薛人杰的风光一幕。她本来几十年如一日只在晚饭后翻一翻本市晚报娱乐版，其它书籍连打开的兴趣都没有。最近聂惠萍忽然对校报新闻上起心来，希望从那些字里行间嗅出点跟外语学院院长人选有关的信息。薛人杰一家三口登台唱歌的照片被登在校报头版醒目位置上，聂惠萍读了照片下的说明，心里啐道："一个东洋?人跑到中国大学里来出风头，居然还会有那么多中国人去捧场，真真天晓得。"

晚饭餐桌上聂惠萍对丈夫提起了校报新闻，俞道丕声音里透出酸酸的味道："人家年轻，又是海归博士，现在谁有本事弄到钱谁就胜人一筹。他薛人杰拉来一千万日元敢跑到组织部去要院长官位；要是拉来一亿日元，恐怕想当九州大学校长也不是难事。"

聂惠萍放下碗筷，将椅子移近丈夫身边："老俞，你刚刚交掉竞选院长报告，哪能好泄气呢? 他薛人杰有外国文凭，有本事弄来钞票不假，到底人脉不如你呀。你十八岁进九州大学到今年五十八岁，四十年没离开过这个校园，上下左右都是你的同学师兄弟导师学生，这种

人脉资源他薛人杰刚回国几年好跟你比呀。人家有人家的本事，你也有你的能量，只要你把优势发挥出来，谁输谁赢哪里说得准。”

站了几十年讲台的俞道丕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堂内容实在的课程，聂惠萍是个普通女人，没多少理论修养，此时却要比俞道丕站得高望得远想得全面。聂惠萍不仅分析出俞道丕和薛人杰两人各自的优势劣态，重要的是为俞道丕指明了他的主攻方向。

俞道丕想想是啊，自己在九州大学度过整整四十年光阴，从小伙子变成了老头子，要是校门口那条林荫道上的法国梧桐通人性的话，哪一棵树不认识他俞道丕呢？如今俞道丕只认得出自己的同事同学导师，不记得自己究竟教过多少学生，也许这座校园，这个城市的许多角落里都有叫过他“俞老师”的人，学生通常是不会忘记自己老师的。至于英语系的同事，俞道丕一时想不出哪位可以算作知交，不过坚信自己没有冤家。他几十年来奉行与外人保持等距离交往原则，干了好几年系主任也一直顺顺当当。若是哪天组织部真来英语系召开师生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即使没人说俞道丕好话，故意帮倒忙大概也不至于，这点俞道丕很有自信。

第4节：大学之林(4)

三

午后的阳光斜过书房窗户，在尹夕寒教授宽大的书桌上投下一块几何形光影图案。尹老太太摘下眼镜，喝完杯中最后一小口咖啡，将搭在藤椅上的紫红色棉绸三角披巾披在肩头，准备随同老保姆出去散步。只要不下雨，每天下午这个时候，九州大学校园内那条最幽静的小路上，总会出现尹老太太的身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尹夕寒从英国回来，担任九州大学英语系第一任系主任，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条小路。小路尽头有两棵香樟树，是尹夕寒当年亲手栽种的，她管它们叫儿子女儿。如今儿子女儿已长成两棵叶冠葱茏的大树，尹夕寒抱不住它们的身躯，只能每天来树下呼吸几口带着樟叶清香的空气，跟儿子女儿说说话，或是背诵几句拜伦的诗。尹夕寒相信儿子女儿能听懂，它们会用树叶摩擦着发出声响来鼓掌。

八十岁高龄的尹夕寒至今未婚，若按英国习惯人们还得称呼她尹小姐。但在九州大学和这条小路上，所有人都称呼她尹老师。

聂惠萍去尹夕寒家时没敲开门，她知道老太太一定去小路散步了。尹家院墙外有一排高大的冬青树，形成天然障眼围墙，聂惠萍让自己隐身于这堵围墙之后，她不希望有人看见她在这个时候来尹老太太家。

俞道丕曾是尹夕寒的博士研究生，老太太的关门弟子，俞道丕后来当上英语系主任，与尹老太太的大力举荐不无关系。俞道丕夫妇视尹夕寒为自家长辈，也是九州大学来尹家最勤的人，只不过今天聂惠萍来看尹夕寒，连丈夫俞道丕都没告诉。聂惠萍本意是想再次借尹夕寒之力，为丈夫顺利出任外语学院院长助把力，可她又担心这样做会给丈夫平添压力。凭尹夕寒的资历，至今仍在校领导跟前说得上话，可前几年尹夕寒举荐自己学生俞道丕当系主任，已是九州大学人所共

知的事情。这回老太太是否再肯出面，即使出面替俞道丕说了话，能否起到当初那样大的作用，聂惠萍一点把握都没有。但她决定要努力试一把，这种时候她做妻子的不帮丈夫忙，还能指望旁人么？

尹夕寒在保姆陪同下回来了，她脸色红润，微微有些气喘，身板却挺得很直，一头银发带点天然卷曲波纹，周身透出智慧雍容气质。尹夕寒显然很高兴见到聂惠萍，她吩咐保姆再去煮一壶咖啡，然后转脸问聂惠萍："小俞呢，怎么好久没见他了？"

聂惠萍像女儿般贴着老太太身子，她没回答尹夕寒问题，而是从拎包里取出血压计来替老太太量血压，完了又常规化地问了一遍老人的饮食起居，接着把一盒新鲜草莓送到厨房里，请老保姆洗净拌上冰淇淋来让尹老太太尝鲜。做完这一切，聂惠萍才又坐回尹夕寒身边，叹了口气道："尹老师，您看小俞他今年都五十八了，再过两年也要退休，谁知学校要成立外语学院，组织部领导好像有意让他出来当院长，所以他忙得没有工夫上您这儿来呢。"

尹夕寒笑了："小俞当院长是好事情嘛，能者就应该多劳。"聂惠萍轻轻摇摇头："小俞他是个书呆子，这您知道，他哪里当得了外语学院的院长。现在外语学科各系都有不少留洋归来的博士，小俞根本压不住阵脚的。我不希望他当什么院长，所以今天特地来请尹老师做做小俞工作，撤回他的竞选院长报告，您尹老师的话小俞不敢不听。"

尹夕寒呷了口咖啡，慢条斯理地说："九州大学要成立外语学院，当然得由英语系的人当院长。英语系是大系，在全国重点大学同专业里也毫不逊色，总不能让小语种出来的人当院长吧。"尹夕寒一向认为中国大学生能真正掌握好英语已经很不错了，英语是当今全球强势语言，英语学好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去，这岂是其它语种能比得了的。而且尹夕寒内心顶看不起日语，这种夹杂着从中国偷去文字的语言，也值得中国人当作真正的外语来学么。至于同属拉丁语系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九州大学只能勉强拼凑起一个西语系，每年各语种仅招二十来个学生，不可能同英语系形成势均力敌的对峙。

尹夕寒从聂惠萍口中听出的意思是俞道丕本不愿意出任外语学院院长，而组织部却在勉为其难。那样的话院长就有可能让日语系的人来担任，这是尹夕寒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尹夕寒放下咖啡杯，拍拍聂惠萍手背说："你回去告诉小俞，就说我支持他当这个院长，九州大学外语学科这一块领域还得由英语人才来挑大梁才行。小俞五十八岁正是干事情的年龄，我都八十岁了不也没完全退休吗？"聂惠萍知道尹夕寒至今还担任着《英语教学研究》这本核心期刊名副其实的主编，牢牢掌握着发稿大权，英语系不知多少人觊觎这份刊物的主编位子，无奈老太太坚持不肯放手。

聂惠萍苦笑着答道："尹老师您的话小俞总归要听的，我只是担心像他这样做惯学问的人当不好官呀。"尹夕寒拦住聂惠萍话头："小俞这几年英语系主任不是当得很好吗？他这方面的才能只怕我比你还了解得多一点呢。"

聂惠萍此番来尹家的目的基本达到了，便起身告辞。聂惠萍知道尹老太太会以她特有的方式，再次去向校领导推荐俞道丕出任院长，而且这个信息也应该早点让组织部李乐雄副部长掌握。这样尹夕寒的表态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同发射火箭的助推装置，能将俞道丕这枚火箭推入院长轨道。

第5节：大学之林(5)

四

这堂给研究生上的翻译学课，曹金华又缺课了，这让导师俞道丕很不满意。俞道丕现在带的十来个硕士生当中，曹金华是基础最差的一个。本来俞道丕不想招收这个学生，可曹金华来自贵州，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照顾性质的考生，不仅专业基础薄弱，连普通话都讲不好，英语系十几位硕士生导师都不肯要他，最终只好推给俞道丕，谁让俞道丕是系主任呢。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俞道丕本人的普通话也不十分地道。

俞道丕从教几十年，向来信奉勤能补拙，天道酬勤的道理。不管一个学生出身背景如何，若肯静下心来钻研学问，很少有不成功的。可曹金华不但经常缺课，连自己导师的课也敢逃，前不久曹金华交出的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只草草写了两页纸，当即被俞道丕退回要求重写。现在倒好，曹金华索性连上课也不来了，不跟导师打照面。这种小地方人就是目光短浅，哪里晓得有了学问才有安身立命的资本。俞道丕不止一次这样解释自己学生的行为，他猜想曹金华多半是在外面打工挣钱，没时间来上课。贫困地区来的学生本来缺钱，所以他们对金钱的渴望也往往超过城市学生。俞道丕身为导师，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让曹金华这样的学生顺利获得硕士学位，从九州大学毕业出去。

几天后聂惠萍带回的消息让俞道丕对自己的学生心生几许歉意出来。校医院在组织大学生义务献血时无意中查出曹金华患上了恶性血液病，已将他送进市级医院治疗。按聂惠萍的说法，曹金华的病没有几十万元治不了，而且有了钱也不定能保住性命，这种情况最可能出现的结局是人财两空。

据曹金华同宿舍学生说，曹金华几个月来一直有发低烧和呕吐症状，有时连去图书馆的力气都没有。可曹金华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参

加义务献血在很多人眼里是入党积极分子的专利，曹金华也早早报了名，却没想到在血液检查中得出这样一个可怕结果。

俞道丕对聂惠萍说他想给曹金华一些钱，得了这种病，住院治疗肯定不是个小数目。俞道丕是个很节俭甚至有点吝啬的男人，平日里不嗜烟酒，出去上课赚了几百块钱讲课费必定不隔夜就交给妻子。此时他主动提出帮助曹金华，是因为自己对这个学生产生过误解，他一直认定曹金华不来上课是在外面打工挣钱，不务正业，俞道丕想借此机会对曹金华表示些歉意。

聂惠萍也见过曹金华，那个带点山里人土气的男孩确实很让人同情。可是聂惠萍反问丈夫："治这种病医疗费都是天文数字，你帮他几百块钱的忙管什么用？依我看，不如号召全系师生来个爱心行动，大家捐款凑医疗费才真正实际有效。"

俞道丕被妻子的话说得眼光亮了起来，他想曹金华虽是自己的研究生，可也是九州大学和英语系一分子，完全应该靠众人力量来帮助嘛。自己是系主任，倒可以好好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来促成这件事情。俞道丕当即给副系主任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几位辅导员打了电话，决定从第二天起就在全系范围内为曹金华同学募捐医疗费。

次日中午，一只半人高的红色募捐箱出现在英语系教学楼门口，一旁的宣传栏还配上了图文并茂的呼吁募捐海报，俞道丕见了心中暗喜，曹金华的医疗费不用他这位导师兼系主任发愁了。俞道丕走到募捐箱前，从皮夹中抽出三张粉红色纸币，这是今天出门前聂惠萍给他定下的数额。聂惠萍关照他说："你捐三百块钱最合适，让下面的人有些捐款余地，二百一百都行。要是你捐得太多，势必拖累了别人，捐得太少吧，你自己脸上也不光彩。"于是俞道丕就按妻子的吩咐捐出了三百块钱。他扫了一眼那本记录捐款数目的本子，好像还没有超过三百的。

俞道丕把钱放进募捐箱那一刻，校电视台记者赶到了，摄像机很及时地拍到了英语系主任带头为重病学生捐款的镜头。当天晚上校电

视台就播出了这条新闻，俞道丕觉得这条新闻于自己来得恰逢其时，于院长候选人也太重要了，这三百块钱出得真是值得。

第6节：大学之林(6)

俞道丕夫妇万万想不到的是，为曹金华募捐医疗费的最大一笔个人捐赠来自薛人杰。日语系主任拿出一万元现金放入募捐箱时，两个看管箱子的女生惊讶得尖叫起来："哇，薛老师，一万块耶。"薛人杰微笑了一下，竖起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个"嘘"的手势，随即离开了，好像怕被校报或电视台那些整天苦于抓不到爆炸性新闻的记者当成一道大菜。

薛人杰不是那种没多少文化喜欢甩派头的暴发户，却也非藏着掖着怕遭人绑架的有钱人，薛人杰花钱只能用他一贯的处事风格来形容，潇洒。薛人杰在日本生活过十来年，在餐馆洗过碗，在冷冻库里剖过生鱼片，甚至还替殡仪馆背过尸体，什么样的辛酸血汗钱都挣过。敬惜金钱已是溶化进他血液里的一种生活态度，若非觉得必要，他无论如何不会出手便是一万元。当然如今的薛人杰有钱，也是九州大学很多人知晓的。薛人杰的日本妻子是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部门主管，据说每月交纳的所得税就抵得上薛教授全部收入。所以薛人杰穿名牌开好车在很多人眼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倘若薛教授身上也沾满了粉笔灰，腋下夹着一沓脏兮兮的讲义，骑着破自行车上下班，那倒真成了作秀。

薛人杰为曹金华捐献一万元医药费还是成了九州大学校园里的爆炸性新闻，除了校报电视台连篇累牍的报道，校园网上也出现了不少点评薛教授义举的帖子，好评如潮，无形中在全校掀起了为曹金华奉献爱心的活动。相比之下，曹金华的导师，英语系主任俞道丕捐出的三百元钱就显得十分寒酸，可以说寒酸到了骨子里。最令聂惠萍想不通的是，本来想借曹金华病重导师带头捐款之举，为丈夫竞选院长职位搭建一座造势舞台，谁曾想到舞台刚搭好，薛人杰坐享其成上台表演不算，还演了个主角，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眼球。

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恐怕薛人杰本身也不会料到，只怪当下社会风气全被金钱左右着，哪里钱多哪里眼球也多。俞道丕在校园里遇上薛人杰，不无醋意地说："薛老师，真要代我的学生好好谢谢你呀。"薛人杰轻描淡写一笑："将心比心，将心比心，我自己也做过穷学生的。"

九州大学校园内为曹金华奉献爱心活动高潮未退，这日午后，薛人杰的妻子美惠子带着儿子薛中日来到曹金华入住的医院，又当面向曹金华捐赠医疗费三万元。已经躺在病床上开始接受化疗的曹金华泪流满面，他不知道这位素昧平生的日本太太怎么会了解到这一切，向他伸出援手。

薛中日是名高中生，正在上海日本学校读书，他取出一千只由他和同学们亲手折叠的纸鹤，挂在曹金华病房里，祝愿曹金华早日康复。在场医护人员都被这对母子的善举感动得眼眶发红。

美惠子是外籍人士，捐款数额又较大，医院领导也出面来接待这母子二人。说实话现在的医院最怕收治贫困重症病人，不给治吧，社会舆论道德谴责群起而攻之；若治完了病人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医院又背不动这沉重包袱。像曹金华这样的贫困学生，没有社会各方援助，几十万元医疗费能把病人和医院一块逼上绝路。

九州大学送来的捐款和美惠子母子的善举，不仅帮助了曹金华，也解了医院难题，医院领导当然要出面感谢。还未等美惠子母子离开医院，电视台等媒体记者闻风而至，美惠子母子身份终于在记者们穷追猛套发问下显露出来。如果一位中国妇女做了这样的事情，其新闻价值是有限的。而美惠子恰恰是日本人，又嫁给了九州大学的中国教授，现在为挽救一名中国大学生的生命慷慨捐款，这样的新闻实在可遇不可求，太难得了。电视台记者摄影师都不肯放走美惠子，丝毫不吝啬他们的摄像机镜头。

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日本人薛美惠子为重病中国学生捐款消息，一时间感动着无数上海市民，更别说九州大学师生了。尽管电视

镜头和新闻报道都未提及这位日本太太的中国丈夫，但薛人杰办公室电话铃声还是响个不停。打电话的人主动报告薛人杰他们看到了这样一则感人新闻，顺带着将薛人杰的妻儿称赞一番。电话接多了，薛人杰不禁多起心来，打电话的人是不是在暗示他，他们猜想让美惠子母子去医院捐款的这幕戏，压根就是他薛人杰自编自导的。戏获了奖，掌声应该先给导演。

第7节：大学之林(7)

也许薛人杰最近风头太健，明明是俞道丕的学生得病，爱心募捐活动也是由俞教授夫人聂惠萍原创，到头来却被薛教授一家三口侵权。不说俞道丕心里窝囊，恐怕连老天爷都觉得不公平，想要伸出手来平衡一番局面。

这一日薛人杰的丰田车送去做年度保检，回家时在校门口等了十几分钟都未拦到一辆出租车，只好屈尊去马路对面挤公共汽车。车上人很多，薛人杰夹在腋下的公文包棱角分明，不时挤触到旁人，他便将包拎在手上，紧贴着膝盖。这时身边一个女孩惊叫起来："有人偷了我的钱包，钱包没了。"售票员是个中年男人，立刻接着女孩的话音叫道："车子没停过，小偷肯定在车上，识相点把钱包扔出来，不然车子开到公安局就没那么客气啦。"

薛人杰注意到女孩左侧有两三个挤来挤去的年轻男子，他用目光注视着那几个人，然后用他浑厚的男中音喊道："偷钱包的人就在车上，快把钱包扔出来，不然我就动手了。"也许小偷心虚，瞧着薛人杰误把他当成便衣警察了，悄悄把钱包扔到女孩脚下。女孩捡起钱包，满脸通红地向薛人杰道谢："先生，谢谢你噢。"薛人杰淡然一笑，依旧将眼光转向窗外。车子过了几站地，那几个年轻男子准备下车，他们故意从薛人杰身后擦过，撞击了几下薛人杰后背。

等到薛人杰下车后，只觉得全身血液涌上脑门，他的公文包拉链开着，里面一袋试卷已经不翼而飞。薛人杰因为开私家车，上车后习惯将公文包扔在副驾驶座位上，从来不拉上拉链。那一袋试卷是九州大学本年度晋升职称教师的外语试卷，日语算小语种，考日语人不多，试卷就归薛人杰一人阅卷评分。按学校规定这类阅卷工作须在校内进行，严禁将试卷带出校门。今天薛人杰答应要陪妻儿去吃日本料理，然后打算在家里开个夜车将卷子阅完，明日一早好交到考试中心，这才违规将试卷带回家的。

此时薛人杰呆呆站在公共汽车站上，好像看见了刚才挤过他身后的几个小偷在朝他冷笑："谁让你小子充英雄扮义士，哥们不偷小妞就偷你的。"薛人杰这一刻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后悔，什么叫欲哭无泪。他若是今天不在车上多那几句嘴，就不会遭小偷们报复。作为教师，还有什么比丢失考试卷子更为严重的事故。这会儿要是让薛人杰大出血，拿出几万块钱来换回那袋试卷，薛人杰大概也不会犹豫。

这天晚上薛人杰一家三口无心去吃日本料理，儿子为一脸沮丧的父亲分析道："小偷偷你试卷本来是想报复你，不会真对这些纸片感兴趣，说不定下车就扔进垃圾箱了呢。"薛人杰听儿子说得有理，便跟在儿子身后将那趟公共汽车沿途的几十个垃圾箱一一翻了个遍，结果弄得满身异味却一无所获。

九州大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故，考试中心接到薛人杰教授的报告后立刻向校长汇报，结果由校长办公会议决定，将这次本校所有参加职称外语考试教师的成绩定为及格。假如日语试卷丢失考试成绩定为及格，那么考英语法语德语的教师不要造反了么。这种处理决定本来是无奈之下的选择，是平息众怒的最佳方法。而对于此次重大事故的直接责任人薛人杰，则给予全校范围内通报批评，扣除三个月奖金的处分。

那些本来担心外语不过关影响评职称的教师们无不偷着乐，暗中感激薛人杰无意中帮他们跨过了这道坎。薛人杰萎靡了好些日子，他并不心疼那点奖金，只是一个风光无限的教授竟然犯下这么一个低级错误，让他自己都想扇自己两个嘴巴。

在英语系全系教职工会议上，俞道丕很认真地传达了校部关于对日语系主任薛人杰的通报批评，语重心长告诫全系教师引以为戒，要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严格按教师工作规范行事，好像薛人杰犯了滔天大罪。

有几个女教师私下里为薛人杰惋惜："薛老师也真是的，黄浦江里不死，死在阴沟里。若不在公共场合傻乎乎地见义勇为，也不至于遭

小偷报复吧。”

第8节：大学之林(8)

第二章

五

校长办公会议上讨论的新建外语学院院长人选名单，是由李思齐透露给俞道丕的。直接负责此次选院长工作的组织部副部长李乐雄，不方便亲自将具体细节告诉俞道丕，连李思齐提及这件事也用了许多“听说”、“好像”、“大概情况”之类的含糊字眼，让导师自个去揣测琢磨。

应该说校领导心目中的院长人选与群众座谈会上意见较为接近，呼声最高的就是英语系主任俞道丕和日语系主任薛人杰。俞道丕在九州大学呆了大半辈子，从一个大学生变成知名教授，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不说有多少领导才干，至少从未犯过大错。加上堪称九州大学“校级宝贵财富”的尹夕寒大力举荐，俞道丕从一开始酝酿院长人选时就进入了校领导视线。至于薛人杰，若不是丢失试卷一事给人不牢靠印象，他在某几位校领导眼中也是值得考虑的人选。薛人杰要比俞道丕年轻十二岁，这个客观优势不是单凭印象而存在的。

九州大学外语学院院长人选，最终在校长办公会议上进行了无记名投票推举。投票前李乐雄故意提起薛人杰的日本妻子，用开玩笑口吻说薛人杰应该算作日本人的女婿。李乐雄很清楚，除非像薛人杰这样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否则的话，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不会对日本这个邻国产生太大好感。眼前这些有投票权的校领导，大多年过半百，让这个年龄段的人来挑选干部，不免会下意识考虑到一个干部的政治背景，毕竟中国干部制度是在那样一个讲政治环境中形成的。此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让各位校领导重视的理由，俞道丕是中共党员，而薛人杰连共青团都没加入过。

十三张无记名选票中，俞道丕以七比六险胜，当天晚上他就知道了校长办公会议的投票结果。聂惠萍兴奋得抱住丈夫脑袋连亲了几

下，她对自己这个荒疏了二十多年的动作也颇感吃惊，可此时做来却又那般自然，只有从心底里流露出的感情才是真实且不可掩饰的。聂惠萍坚信是尹夕寒的意见左右了校领导们的决定，老太太是九州大学一块王牌，越老越有价值，只要老太太发话，哪届校领导班子会不掂份量。于是聂惠萍让自己的思绪一路奔驰下去，已经想到了明天该去买些什么营养滋补方面的礼品答谢尹老太太。

俞道丕挂下李乐雄的报喜电话后，仅仅让自己高兴了半个小时。他没想到薛人杰居然也得了六票，只以一票之差惜败。若以俞道丕在九州大学的年头资历人脉来算，他的平均值其实已经低于薛人杰。也就是说如果薛人杰握有与他同等数量资源的话，可能会轻易将他击败。想到这里，俞道丕不禁心生一丝莫名的悲哀。

九州大学外语学院成立在即，院长人选俞道丕的个人简历也公示于外语各系教学楼下告示栏内。按现行的干部任免程序，公示一周后群众无实质性异议，俞道丕才能获得正式任命。

这一个星期里，俞道丕每每走过那处告示栏，胸口都不免一阵狂跳，他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却很难做到。他明明知道这类公示绝大多数是走个形式，公示出来后再遭群众异议被否决，那组织部门真成了吃干饭的。可不管怎么说，胜利果实尚未最终捏在自己手里，任何一个被公示者恐怕都免不了焦虑和紧张。

俞道丕这几天也下意识地关注起薛人杰的表情来，看看这位吃了败仗的对手该是怎样一张苦瓜脸。可是俞道丕没有看到他想象中的苦瓜脸，薛人杰依旧满面春风，好几次开车擦过俞道丕身边，薛人杰还是那样热情，“俞老师，要不要我带你一段，顺路嘛。”或者是“俞老师你也买辆车吧，再不享受就没机会了，考驾照都得多花钱。”看似一句随口而出的玩笑，俞道丕听来则是薛人杰在嘲笑他的年龄，笑他活到这把年纪还在骑自行车，连四个轮子都买不起。俞道丕笑答：“骑自行车好，省钱还锻炼身体，现在的人健康最重要。”等薛人杰车子一溜烟

开走，俞道丕心里暗暗啐道：“靠东洋女人的钞票开洋荤，算什么本事。”好像他认定薛人杰是个吃软饭的男人。

第9节：大学之林(9)

就在院长人选公示的最后一天，薛人杰正式告知校人事处，他与九州大学第二份五年期聘用合同即将期满，他不打算再续签，言下之意他薛人杰不想再捧九州大学教授的饭碗。

薛人杰这一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谁都清楚凭薛人杰的洋博士学历和每年至少两本专著的做学问实力，在上海任何一所高校都不愁重新找到教授职位。最让人眼馋的是，薛人杰个人名下每年有一千万日元的科研经费，全都货真价实从日本人口袋里拿来。薛人杰走到哪儿，这笔钱也将跟到哪儿，一旦薛人杰不再与九州大学续约，九州大学文科科研经费就被划走了一大块，很可能会影响到外语类专业在全国高校排行榜上的名次。

人事处不敢轻视薛人杰的礼节性照会。薛人杰从日本回国进入九州大学时，学校给了他三十万元购房款和一个正教授职位，条件是薛人杰必须为九州大学服务十年。现在十年期限将满，用薛人杰跟人事处长开玩笑的话说，他可以为自己赎身了。

对人事处来说，当初引进薛人杰这样的海归人才是有功劳的，薛人杰颇像股票交易中的绩优股，行情日日看涨。这十年来薛人杰为九州大学日语系从小语种专业发展成一个大系作出不少贡献，凭借他个人与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几所名牌大学的私人关系，日语系每学期都能请来日本一流大学师资当客座教授。学生毕业后在上海的日资企业找工作，或去日本留学等难度较大的事情，只要有薛人杰鼎力相助，成功率便大大提高。薛人杰成了九州大学日语系对外宣传的窗口，不少报考日语系的学生都冲着薛人杰名气而来，日语系本科招生分数年年上升，已超过英语系，与上海其它名牌大学中的日语专业考分不相上下。而想报考薛人杰教授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人数更是达到了二十或三十比一。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名教授，竟想从九州大学跳槽，真让人事处长感觉手脚冰凉，血压升高。

通常情况下，一个大学的人事处长不会因为某个教师提出辞呈而感觉棘手，眼下连大学生都得自行找职业，教授们人才流动双向选择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高校人事处也见识过不少教授拿跳槽当王牌打，心里压根没想过走人，却四处散播其它院校来挖他的消息。连新东家将给多少万房款补贴，多少万科研启动经费都说得清清楚楚，企盼这样的消息传入系领导或人事处长耳朵，让有关部门领导出于爱才来挽留他，这时便可乘机提出诸如晋升职称，公派出国等要求。只不过玩此类把戏的人多了，人事处见怪不怪，放出一声“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理解性答复，打跳槽王牌的教授反倒会先给自己找台阶下。或称是看在某位领导面子上，或举出有多少莘莘学子真情挽留他，而他自己也对九州大学感情深厚等理由，就此不再提跳槽之事。当然也不乏属好马的教授，坚决不肯吃回头草，为了赌口气，毅然放弃九州大学这样综合性重点大学饭碗，跳槽到某个专科学校去。至于薛人杰，则与以上两种人不同，薛人杰是动了真格想跳槽。

几天里校人事处不断接到沪上几所名牌大学通过公的私的渠道来打听行情，挖走薛人杰得花多少银子才能办成。看来薛人杰要是离开九州大学，可去的地方不止一处，新东家的门槛也不会低于九州大学。

人事处长找到分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二人细细分析下来，得出的结论是，薛人杰不会为争职称或科研经费或公派出国之类的待遇而萌生去意。薛人杰三十六岁就在九州大学当上了正教授，如今独立支配着全校文科最高金额的科研经费，本身从国外归来，多少高校教师想争想拼的东西薛人杰早都已拥有。那么薛人杰想要的只剩下官位，具体来说就是新成立的外语学院院长一职。

管人事的副校长决定亲自出面挽留薛人杰，让人事处长与组织部副部长李乐雄作陪，一块做薛人杰思想工作。十年前薛人杰来九州大学时，现在的人事处长和李乐雄都为薛人杰办过具体手续，算是有点

人情资本存在薛人杰印象里，至少在这种时候可以帮副校长说几句话。

第10节：大学之林(10)

薛人杰是个爽快人，并不掩饰他想离开九州大学的真实原因。他在日语系当系主任，好歹是个有实权的角色。往后成立了外语学院，原属系里的一切自主权都将上交学院，尤其是财权。也许哪一天他薛人杰想领几张复印纸都得新院长点头才行，那样的日子薛人杰可没法过。

副校长笑起来："薛老师你这可是多虑了，新学院成立后，你这位洋博士名教授也要挑些担子嘛，学院班子是集体领导，不是哪个人说了算，要是让你薛老师受委屈，首先就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会不全面考虑吗？"

薛人杰沉默下来，他反复玩味着副校长的话，要他也挑点重担，很可能会给他这个原日语系主任弄个外语学院副院长当当，这样的话他就成了俞道丕的副手。薛人杰跟俞道丕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个人恩怨倒也没有。

李乐雄见薛人杰并未坚持要离开九州大学，觉得有必要将副校长尚未点明的意思讲得再透彻些，说："薛老师，学院领导班子原则上三年一届，你年轻有为，早晚要为外语学院当掌门人，我们怎么能放你走呢？"

薛人杰终于听明白李乐雄的暗示，三年一届，三年后俞道丕就过了六十岁，该退休了。那时候还有谁比他薛人杰更适合当这个院长呢？换句话说，即使未来三年的日子过得如同悲惨世界，以他四十六岁的年龄，忍得起也耗得起。如果他现在连尝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不但剥夺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机会，多少也会得罪眼前这三位九州大学有实权的领导。他们只消给他日后的新东家打个电话，说上几句坏话，他给新东家的第一个印象恐怕会打掉点折扣。于是薛人杰决定给足副校长面子，同意留在九州大学，但提出要求下一份聘用合同只续签三年。他的意图很明确，三年内心气不顺，还得走人。

三位做薛人杰思想工作的领导都松了口气，异口同声答应了薛人杰的要求。对他们几个来说，三年后连自己是否还坐在目前的位子上都是个未知数。只要不在他们几个的任期内，将薛人杰这样的人才放走就行。

第11节：大学之林(11)

六

薛人杰离开办公室时才下午四点多，阳光依旧很灿烂。妻子所在的日本银行和儿子就读的日本学校都放了春假，娘儿俩去日本看樱花了，撇下薛人杰在上海当起临时单身贵族。薛人杰不想这么早回到家里去，回去也是一个人，连说话对象都没有。他家房子还是十年前九州大学给房款买的商品房，左右邻居大多是本校教职工，居住环境跟工作环境氛围差别不大，而此时他极想换换空气。薛人杰习惯地掏出手机，发了条短信：二十分钟后，老地方。他不需要对方答复，只要叶纷飞在这座城市里，二十分钟后一定会出现在“宫川丸”。

“宫川丸”料理店老板是日本人，服务员小姐都是会操几句日本话的中国女孩。薛人杰来这家餐馆很少说汉语，因而老板服务员都把他当作日本人，伺候起来也格外周到。

薛人杰选择了靠里边的榻榻米雅座，那里只能容下两个人用餐，磨砂玻璃门一拉上，便是一处无比清静雅致的小天地。叶纷飞很准时出现在薛人杰面前，“薛老师今天怎么有此雅兴，日本春假又到了吧。”叶纷飞曾是薛人杰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由美惠子介绍进入日本一家纸品株式会社当职员，那家日本企业的具体业务就是把日本生产的再生纸卖给中国人。这几天叶纷飞公司里不少日本职员回国休春假，所以叶纷飞猜到薛人杰也因妻儿去了日本，才会约她出来。

薛人杰为叶纷飞和自己斟上清酒，一杯接一杯地喝。这些天来为那个院长位子，耗掉他太多精神体力，而这些涉及中国人之间关系的烦心事他又无人可诉。妻子是日本人，不了解中国人生存的文化背景，指望她来分担烦恼想都不要想，没准美惠子还会用日本人的眼光将中国人批评一通。即便是自己太太，薛人杰也不愿听一个日本人随意指责中国和中国人。所以除了叶纷飞，薛人杰感觉茫茫人海中竟找不出一个可以说说心里话的对象。

叶纷飞不是薛人杰所带研究生中学业最出色的，却是让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那时候薛人杰给研究生上课，两节课得花四五个小时来准备，他不知道那些心气很高，头脑灵敏的研究生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来刁难一下他们的导师。尤其是女研究生，看到西装革履的帅气导师面露窘态，她们潜意识里或许会产生一种快感。而叶纷飞正好与其它人相反，她只是静静地听课，偶尔会提出一两个让导师感觉轻松的小问题，顺带着让讲课人松弛一下神经，同时也活跃了课堂气氛。薛人杰就是这样开始注意叶纷飞的，他的另一个发现是，叶纷飞是他所有女研究生中唯一不戴眼镜的。女人戴了眼镜，怎么看都少了些许可爱。叶纷飞毕业前，薛人杰问她是否找到了工作，他估计像叶纷飞这样从外地考来的学生，能在上海找到个中学教师职位就很不错了。

叶纷飞没有过高要求，只求能留在上海就行。薛人杰让美惠子在上海几家日资企业活动了一下，他了解日本人，在这种事情上与中国人极为相似，人情关系占据很大比重。叶纷飞顺利进入日本公司后，令她的同窗们羡慕不已，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薛老师居然会花大力气去帮一个学业姿色都不算特别出众的叶纷飞。

叶纷飞拿到第一个月薪水，便请薛人杰一家来“宫川丸”吃饭，答谢导师和师母。之后薛人杰单独回请过叶纷飞一次，两人似乎同时喜欢上这家料理店的幽雅环境，不由自主找出各种理由频频来此约会。叶纷飞最初完全是带着一份感激之情走近薛人杰的，她像在学校里那样，让自己处在欣赏薛人杰的位置。她没有非份之想，毕竟是师母美惠子帮她找到了这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她不能忘恩负义。至于薛人杰，常常在与叶纷飞独处时，才能感受到那种真正的轻松和愉快。他不需要摆出教授学者导师面孔，不需要绷紧神经，他可以像年轻时那样无所顾忌地在女孩面前胡侃神聊。叶纷飞只是倾听，从不轻易打断他的兴致，更不会嘲讽他，这让薛人杰无比满足。他知道很多身负压力的男人都企图寻找到释放压力的机会和手段，却没有他薛人杰那样的好福气。

每回与薛人杰约会，叶纷飞就不开自己的车，而是坐出租车来赴约，因为接下来她会坐上薛人杰的车子，去她租下的一室一厅温馨小屋过夜。记不得第一次是谁提议又怎样开始的，反正一切就这么自然发展起来，直至今天。从“宫川丸”出来，叶纷飞说：“薛老师你喝了不少酒，还是让我开车送你回家吧。”薛人杰摇摇头，有点固执地朝马路上一指：“你开车吧，去‘锦苍苑’。”“锦苍苑”是叶纷飞租房的那个小区，在上海西南角，如果薛人杰想跟叶纷飞呆在一起，去那个角落应该比较安全，不像在薛人杰家，前后左右都有九州大学同事眼睛盯着。

薛人杰在叶纷飞那张不太宽的双人床上，回回都十分尽兴。当他身心处于自然轻松状态，表现就非常出色，这是叶纷飞对他的评价。薛人杰不记得妻子是否如此评价过他，外表柔顺温和的美惠子在床上便成了疯狂女人，薛人杰稍微赶不上她的节奏，美惠子的口头语便是：“你们中国男人真差劲。”好像她尝试过无数的中国男人和日本男人，很有经验体会似的。

此时薛人杰想起美惠子，不仅没有愧疚，反倒有种报复后的窃喜。而当他转过身体看到卷缩在自己臂弯里的叶纷飞，心底又生出无限爱怜之情。客观地说薛人杰不是那种道德败坏的男人，在与叶纷飞肌肤相亲之初，薛人杰甚至在无人的时候扇过自己嘴巴，他鄙视自己身为导师却与女学生发生肉体关系的可耻行为。是叶纷飞打消了薛人杰的自责念头，她说：“薛老师，我离开学校就不再与你有现在时的师生关系，我只是出现在你生活中的一个女人，跟别的女人一样。你完全没有必要自责，不要轻易放弃你我两情相悦的快乐，生活里真正的快乐本来就不多了。”叶纷飞在她与薛人杰的关系上始终心口如一，她从来不曾向薛人杰提出过什么要求，更无意插足他的家庭，连每次约会都由薛人杰主动提出，她只是他随叫随到的约会对象，连叫他“薛老师”这个称呼都不愿更改。

美惠子在日本度假，每天晚上照例会打个电话给丈夫。可这一晚薛人杰的手机特别安静，好像所有人都心照不宣想成全他与叶纷飞的好事。薛人杰抚摸着叶纷飞柔顺的长发喃喃道："你怎么还不结婚？这么好的女人会没有男人追吗？"叶纷飞笑起来："怎么没有，公司里日本男人多的是。只不过我一看见那群浑身喷过资生堂香水的日本色狼，就想最好手里有杆枪，一枪一个放倒他们。"薛人杰也跟着大笑不止，坐在床上摆了个猎手打狼姿势，他多少日子没这样开心过了，都是让竞选院长那件事给搅的。

叶纷飞听薛人杰讲起成立外语学院的事，口气很轻松："薛老师你就当那个副院长好了，权当陪俞道丕老头玩三年牌。俞老先生年纪大了，本来也不是玩官场牌的料子，早晚有出错牌的时候，赢面绝对没你大。退一万步说玩得不开心再重新洗牌或走人都行，你有这个年龄优势，他俞道丕有吗？"

薛人杰呆呆望着自己的女弟子，心想这番四两拨千斤的道理真是连男人也不易说出来呀。叶纷飞说得对，权当跟俞道丕玩三年牌，他薛人杰不一定会输，即使输也输得起，他还有本钱。

第12节：大学之林(12)

七

九州大学外语学院成立大会上，俞道丕被任命为院长，薛人杰和法语系一位女副教授戈新元被任命为副院长。与戈新元不同的是，薛人杰的副院长前面多了“常务”两个字，这是上次副校长等三位领导找薛人杰谈话挽留他时许诺过的。也就是说如果俞道丕出差出国生病住院不在其岗位上时，外语学院就由薛人杰来当家，戈新元不得持任何异议。而且三年后学院领导班子换届，顶替俞道丕的人选按顺序也应该是薛人杰。

俞道丕望着主席台下一百多名教职员工，心里不禁生出登上群山之巅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情感。此前他在英语系当系主任，领导着三十来个人，随便找间会议室就能开全系大会。而从今往后，他俞道丕可以经常坐在这处灯光音响俱佳的会场主席台上讲话。不论教何种外语的教师，还有那些曾与他平起平坐的各位原系主任，都成了他的部下，这种感觉实在美妙极了。

俞道丕在他的施政演说中除了讲几句官样文章话诸如感谢校领导信任之类的话，其余内容便始终围绕着“一支笔”这个词展开。

按照九州大学现行财务制度，外语学院成立后，将成为独立经济核算单位。全院所有财政支出，经济利益分配，惟有俞院长一人签字后才能生效，所以称为“一支笔”。俞道丕此话一出，原本安静的会场便成了溅入水珠的油锅，叽喳声从各个角落涌向主席台。这本不奇怪，如今天底下真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比经济利益分配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俞道丕的讲话最先触痛了原英语系公共英语教研室教师们神经。这个教研室多为青年教师，职称不高，收入却不低。由于担任全校公共英语课教学，课时多工作量大，每天得在讲台上站五六个小时，要

不是年轻谁撑得住。这个教研室的人从来都按课时拿报酬，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靠拼体力挣辛苦钱。

如今年轻人有了钱，没几个肯藏着掖着，公共英语教研室的教师似乎更喜欢争相着张扬，购房买车一个赛一个阔气豪华。英语系楼门前经常可见到其它教研室的教授副教授们骑自行车来上课，而公共英语教研室的讲师助教倒开着私家车来挣钱。虽然名义上职称不怎么体面，实际过的日子要比教授们滋润得多。教授们心底里嫉妒了多少年，只是拉不下脸来跟年轻人一块去上公共英语课挣大钱罢了。

现在好了，成立了外语学院，新院长上任第一把火就可能会烧到公共英语教研室的钱袋子，来个杀富济贫或是均贫富，这步动作很能赢得高职称教师们欢心。不少人觉得在组织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赞同俞道丕当院长是选对了人，新院长一上任就想着回报选民。

说起来俞道丕原先还不至于有多眼红公共英语教研室教师的收入，他当过英语系主任，知道那些年轻人挣钱的辛苦。后来看着自己教出的学生留校后成了同事，收入比自己高出一大块，心里就不太舒服，只是没有机会和手段来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客观现状。俞道丕在学院成立大会上强调“一支笔”这个名词，本意是让全院教职员工对新院长的职权范围，尤其是经济利益分配大权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他还没有想好怎样来真正做到均贫富。

第13节：大学之林(13)

薛人杰也坐在主席台上，院长讲话引起的嗡嗡声他听不太清楚，却明显感觉到台下开始涌动着一股不满的暗潮，潮头显然是冲着俞道丕而来。薛人杰玩弄着眼前的茶杯盖，心想俞道丕真乃白活了一大把年纪，不知道世上有些事情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情只能说不能做的。上任第一天最重要的是笼络人心，哪有主动引火烧身将自己放到群众对立面去的。薛人杰忽然觉得自己此时的角色心态有点像看热闹的观众，台上演员演砸了，他只消喝几声倒彩便可轻松走人，与他无多大利害关系。他甚至感到没当上院长可能正因为老天爷厚爱他，想让他活得轻松些。

俞道丕在主席台上讲话远不如站讲台来得潇洒自如，再加上会场里几次三番涌起的嗡嗡声潮，逼得他脑门油亮，嘴角泛起两堆泡沫。他将眼光转向薛人杰，发现薛人杰看似埋头记着什么，实际上在为那只白色茶杯盖画素描。俞道丕心想，我这个院长在火上烤，常务副院长倒站在水里图清凉，他没有再停顿一秒钟，将话筒移向薛人杰，“请常务副院长薛人杰老师讲话。”

薛人杰将脸凑近话筒，用他一贯不卑不亢的声调说：“我想说的刚才俞院长都说了，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今后外语学院的任何新决策新措施，都应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由院领导班子集体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保障全院教职员工的民主权利。”

会场里突然肃静下来，几秒钟后，响起一片掌声。俞道丕还没有弄明白台下人为何要鼓掌，获得掌声的薛人杰已经结束他作为常务副院长的开幕词。俞道丕想你薛人杰可真会占便宜，我讲了半天，风头倒全让你抢去了。薛人杰心里说，俞道丕你身为院长怎么好随便在群众堆里点火，今天要没我这个消防队员，谁来替你灭火救场。

散会时俞道丕薛人杰不约而同想到戈新元没能在会上讲话，俞道丕有点后悔自己话说多了，忘了照顾班子里其他成员。他特意走到戈

新元跟前，说："戈老师你看，我一说话就当成上课，不讲完内容不甘心，真不好意思，把你给耽误了。"戈新元说："俞老师这是哪儿话呀，我本来就应该配合你工作，有院长常务副院长讲话足够了，我真是没什么可说的。"薛人杰就跟戈新元开玩笑："平时一个个学得挺洋派，口口声声女士优先，可骨子里中国男人还是不够尊重女性，老土啊。"戈新元大笑，她其实很明白俞道丕薛人杰为何要争相对她表示歉意，毕竟在日后学院领导班子表决时，她这一票投给谁，谁就能占得胜机嘛。

戈新元能当上副院长，不知是沾了小语种的光还是沾了女人的光，反正英语日语两个大系出了正副院长，另一个副院长位子就得意思意思给小语种。而且领导班子里也该体现男女平等，所以组织部门在小语种专业里挑来选去，惟有戈新元最接近组织上的意图，好事便落到了她头上。

组织部副部长李乐雄找戈新元谈话时，原以为她会推辞。在高校里担任一般行政领导工作，没有多少实际经济利益，倒少了很多做学问的时间。而且李乐雄了解到戈新元是位单身母亲，丈夫前几年遇车祸去世，有个上大学的女儿，还有长年卧床不起的老母亲。让李乐雄感到意外的是，戈新元不但爽快答应出任副院长，同时提出了搞好外语学院的一整套构想，似乎她长久以来就做好准备在等待这个机会，她已经等得太久了。

戈新元不擅长做学问，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养活老的小的已感觉筋疲力尽，连应付平时上课都有些吃力。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比她晚留校的教师在职称上超过她。这几年戈新元拿不出多少学术成果来，专著就别提了，连所谓核心期刊上的像样论文也没有，这对想升职称的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死穴。因而戈新元才会拼命抓住当副院长这几乎等于上天赐于她的良机，力争在三年任期内解决正教授职称。一旦拿到职称，干不干这种鸡肋官都无所谓，只当牺牲三年时间为人民服务。换句话说，她要是从现在起拼命写三年

论文，也竞争不过系里那几个手持专著虎视眈眈盯着正教授职称的同事。但如果以副院长身份去申报正高职称，就不会与普通教师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手握投票权的评委总不会傻到得罪一位领导干部去讨好老百姓吧。戈新元心里把出任外语学院副院长叫做“曲线救国”，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成果，这笔帐戈新元算得过来。

在学院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上，戈新元已嗅出俞道丕与薛人杰之间似有似无的火药味。俞道丕身为院长，年纪又比薛人杰戈新元大不少，讲话中就不自不觉带着一家之长口吻。而薛人杰本不甘心当人副手，在日语系他怎么也是说话算数的系主任，此时面对俞道丕的家长面孔，心里便觉得不舒坦，俞道丕讲十句话他也总要插上三五句。惟有戈新元一副心平气顺的新媳妇模样，她要让俞道丕和薛人杰都认为她是最听他们话，最容易拉到的一票。

第14节：大学之林(14)

八

俞道丕出任外语学院院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对学院现有的经济分配方案进行改革，改革利箭直指公共英语教研室。这个教研室的青年教师竟然是九州大学收入最高的群体，人人收入都超过校长党委书记。为了不让其它院系教师太过眼红，这个群体中人谈及收入向来只以美元计算。比如月收入上万元，只说一千多美元，拐了个兑换率，听上去就不那么刺激旁人耳朵。

俞道丕在英语系当系主任时就看不惯这个教研室那些青年教师，仗着创收挣钱多，为系里作出的贡献也大，连有几十年教龄的老教授都不在他们眼里。有一回俞道丕偶尔去会计室，瞥见那份每月课酬清单，几个留校不到半年的青年教师，课酬竟高出他这个教授系主任一倍多，真让他胸闷不已，这太不正常了。而且公共英语教研室因为承担着全校各系的英语课，工作量大，青年教师无暇顾及搞科研写论文，干脆放弃申报职称，一门心思靠上课挣大钱。反正评上职称也是为了加工资，既然目标一样，过程就由个人挑选。中国高校教师们几十年来都将晋升职称作为人生奋斗的具体目标，而公共英语教研室青年教师在金钱引导下，很轻易就将高校几代人心目中神圣而崇高的目标推倒了，这不能不让俞道丕这个年纪的人伤心胸闷。

这日俞道丕在办公楼门前车棚里停放自行车，一辆闪着珠光的深红色汽车擦过他身体，险些钩住他衣服，那开车人居然没有减速或探出头来表示一点歉意，一溜烟便无影无踪。俞道丕认出那是水清清的车子，水清清是外语学院教龄最短的那批教师之一，留校还不满一学期，小丫头竟然敢对院长大人如此无礼。俞道丕拍拍身上灰尘心里想，等分配改革方案出来，看你们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再神气。

外语学院分配改革方案由俞道丕亲自审定，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按职称高低来定课时单价，原先每节课酬金都为八十元，不论职称

高低，多上课多拿钱。公共英语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身强力壮，天天像从前的戏班子一样赶场唱堂会，每人每天平均在讲台上站五六个小时，上课上得嗓子哑腿打颤，钱包便这样被辛苦钱撑得鼓了起来。

外语学院的教授们大多是在陈旧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一肚子能看不能说的“哑巴”英语学问。在家里搞翻译研究语法挺在行，上讲台开口还不如底下大学生英语讲得顺溜呢，至于什么纽约口音伦敦腔调就更发不出来了。即使有心去多上点公共英语课多挣钱，也没了这胆量，怕学生当堂替老师纠正起发音来，丢不起这张老脸。

现在俞道丕上任后要替教授们唱一回翻身道情，教授上讲台站一节课的钱，助教讲师得站四节课，有体力站不死的就尽管拼命吧。反正教授们以后每周只要在讲台上略微站站，大部分时间安安心心躲在家里搞研究写专著，拿的钱都会比青年教师多几倍。俞道丕帮教授们杀富济贫，也为自己出了口气，他俞道丕好歹都当了十来年正教授了。

薛人杰看到这份改革方案时并未显出多少兴奋神色，反倒提醒俞道丕：“全校各系的公共英语课都得靠这些青年教师来上，若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负面影响会波及到全校范围。”薛人杰觉得俞道丕过高估计了自己权力所产生的力量，“一支笔”只不过是财务制度形式，并非由你院长一个人来卡住全院教职工的脖子。薛人杰之所以要及时提醒俞道丕，是因为已经预料到俞道丕会与公共英语教研室形成矛盾对立面，而他决不能让青年教师把他也当成俞道丕的帮凶，他薛人杰不眼红这点钱。再说，万一俞道丕斗赢了，少不了薛人杰一份，薛人杰也是堂堂正正的正教授呢。薛人杰在提醒俞道丕的同时，有意选择了诸如私下聊天，食堂里同桌吃饭等机会，与青年教师们沟通，一副十分理解青年教师辛苦的模样。在俞道丕与青年教师之间，薛人杰不想被任何一方拉拢过去卷入即将开始的冲突，也不愿得罪任何一方。

第15节：大学之林(15)

果然，经济分配方案在学院网上一公布，教授们都觉得真正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几十年来拼命奔职称，如今职称带来的好处就在眼前。教授们纷纷称俞道丕是名副其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领导，不然在高校里光靠拼体力就能拿高薪，岂不形成另一种版本的体脑倒挂。

公共英语教研室每个人都看到了经济分配改革方案，没有人知道该以怎样的语言来表达他们此时心中的感受，整个教研室犹如暴风雨来临前夕，呈现出短暂而可怕的寂静。

水清清第一个忍不住了，“谁不知道英语系全年奖金的一半是靠我们教研室创收来的，那些大教授们白得了我们的劳动成果还嫌少。想要钱的话干嘛不一块来上公共英语课，拉不下脸来吃这份苦吧，见了钱倒眼红了。”

坐在水清清对面一位男教师接口道：“那些教授们也不想想，他们一周才几节课我们上多少课。他们成天坐在家里搞研究写专著，评起职称来成果一大堆。看看我们这些从早到晚站五六个小时讲台的人，到现在还都是助教讲师，连副教授都挑不出一个，挣这点钱也是牺牲了晋升职称机会换来的，世上哪有两全的事情。”

教研室里暴风雨终于来临了。

“什么经济分配方案改革，分明是依仗权力变个法子抢我们口袋里的钱。”

“分了篮子里的鸡蛋还不够，还想杀鸡取蛋。那就爱怎么改革怎么改好了，反正鸡没了蛋也没了。”

“罢教！要是这样的改革方案通过，我可不想再上公共英语课受罪，到外头随便哪个‘托福’、‘雅思’培训中心去兼份职，挣得会比这儿少呀？省得在九州大学让人盯着眼红。”

这个教研室青年教师几乎都是俞道丕的学生，纵然心里再郁闷愤怒，嘴上的狂风暴雨却始终没点出俞道丕名字。毕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师，即使面临切身利益受损之时，理性的力量依旧占据上风。

俞道丕薛人杰和戈新元同时收到公共英语教研室全体教师发来的电子邮件，内容是致外语学院领导班子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明确表示他们对这份改革方案的不满，而且逐条据理力争，措词虽然犀利，倒也不见得是在意气用事。

俞道丕盯着电脑屏幕看了老半天，竟然想不出几条可以反驳这封公开信的理由。不过公开信里最后一句话，还是让俞道丕找到了可以出拳还击的穴位。因为这些青年教师坦言，若一周内得不到院领导的正式答复，将把这封信发给校长，并准备集体罢教。

俞道丕冷笑一声："行啊，罢教，这碗饭吃得不耐烦了。谁不知道眼下九州大学有一个进人名额，全国各地可能会有十来个博士争相应聘，还怕没人来上这最基本最小儿科的公共英语课么？"俞道丕看到公开信末尾签着的水清清等人一长串名字，绝大多数曾是他的学生，现在学生公然向老师叫板，不能不让俞道丕心生寒意。

薛人杰不赞成将公共英语教研室青年教师创收的钱平均分配给教授们。他在日本求学时期，正是靠着年轻拼体力生存，他了解拼体力的辛苦。薛人杰是教授副院长，他本身不缺钱，也根本不会去眼红青年教师们的高收入。收到公开信后，薛人杰对俞道丕说："俞老师，经济分配改革方案我看还是院领导与教师代表们先对话沟通，在沟通的基础上再制定方案为妥。不然的话闹到校领导跟前或真有教师罢教，产生的负面影响总归对外语学院不利，对院领导班子也没好处。当然这件事主要由你俞老师来定，'一支笔'是校长给你的权力嘛。"

薛人杰语气平静坦然，他只不过就事论事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可不希望被俞道丕误认为暗中帮着青年教师与院长作对。薛人杰自然也不会轻易去否定俞道丕苦熬几昼夜拿出的方案稿，俞道丕身后有

不少教授等着分公共英语教研室的桃子呢。俞道丕不得不承认薛人杰的话值得考虑，他盯着这位副手的眼睛看了几秒钟，想看清那镜片后面闪动的眼光。

戈新元对俞道丕的改革意图认识很清晰，但她尚未把握住薛人杰的真实心思，她可不想在这种敏感事情上讲错话得罪人。所以戈新元当着俞道丕和薛人杰的面说："我这个人呀，最没有经济头脑了，我就少数服从多数好了，你们二位决定下来的事情我也同意。"

第16节：大学之林(16)

第三章

九

尹夕寒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她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辛威廉，这个占据了她全部青春情感和毕生思念的男人。自从学校外事办转告尹夕寒，辛威廉将携其子辛敦来九州大学看望她，尹夕寒入睡前服用的安眠药数量便增加了。老保姆几次打电话给聂惠萍，请她来看看尹老太太是不是得了大病。因俞道丕如愿以偿当上了院长，聂惠萍为感谢尹老帮助，自告奋勇当了老太太的保健医生。其实老保姆和聂惠萍都多虑了，尹夕寒夜不能寐，是她无法抹去脑海中那些留在英国诺丁汉的青春画面。

诺丁汉大学西侧有一大片带点坡度的草坪，春天的时候，金钮扣花野蝴蝶花争相绽放在碧草丛中，草坪就变成了彩色地毯。若是老天爷赏脸露出点阳光，花地毯上顷刻间会引来许多大学生，或席地而坐读书，或并排躺下接受阳光的爱抚，一边互诉衷肠。

尹夕寒和辛威廉也是其中一对大学生情侣，大多时候尹夕寒抱着狄更斯的小说，静静倾听辛威廉谈他的飞机发动机原理。尽管尹夕寒几乎从来没有听懂过辛威廉讲的专业术语，她还是心甘情愿做个忠实听众。

辛威廉是个孤儿，被一位去中国传教的英国神父带回诺丁汉，神父将辛威廉培养至上大学，并将他托付给诺丁汉地区教会，自己才离开人世。辛威廉住在离大学不远的一处平房里，这些房子属于圣玛丽亚修道院，以低廉的租金租给诺丁汉大学的穷学生们当宿舍。

富家小姐尹夕寒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因为在诺丁汉恋上辛威廉，不惜离开带着壁炉羊毛地毯的高级公寓，搬进简陋的小平房与恋人同居。诺丁汉的冬季寒冷而且漫长，小屋里只有脸盆大的炭炉可以用来取暖。二战结束后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英伦三岛上最紧俏的物

资便是燃料，经常有钱也买不到煤炭。尹夕寒常常在半夜里冻醒过来，发现辛威廉正用年轻的胸膛温暖着她。有时夜里实在太冷，又舍不得多用炭，他们会拥抱在一起喃喃着永远道不尽的情话，等待天亮。

每天清晨，圣玛丽亚修道院的修女会给租房的大学生们送来牛奶。牛奶装在一个个陶罐里，修女们收走空陶罐，再将装满牛奶的陶罐放在房客窗台上。有个叫简芬妮的修女与辛威廉尹夕寒相熟，她来送牛奶时，偶尔会送给尹夕寒一束在修道院外面采摘的野花。简芬妮身体健壮，胸脯饱满，看不出线条的修女长袍依然掩饰不住她迸发的青春热力。简芬妮见了辛威廉不像其他修女那样刻意躲避，反而会发出很响亮的笑声。尹夕寒对辛威廉说："简芬妮根本凡心未泯，真不该来当修女。"辛威廉听了只是淡然一笑，从不对简芬妮的举动作出任何评价。尹夕寒知道辛威廉自来英国后便生活在教会环境里，对一切神职人员均尊敬有加。

一九四九年初，尹夕寒父亲病重，一连几封加急电报催爱女回上海。一个多月后，尹夕寒送走父亲打算重返英国，却收到了辛威廉的致歉信。辛威廉在信中告诉尹夕寒，简芬妮已离开圣玛丽亚修道院还俗，辛威廉将与她正式订婚。辛威廉甚至坦言他无法抵御简芬妮的热力，只好做出这等对不起尹夕寒的事来。

尹夕寒大病一场，差点儿随了父亲一起走掉。她在上海留了下来，再也不愿返回诺丁汉那排令她心碎的小平房。尹夕寒没有力气再恋爱了，五十年代初她刚到九州大学任教时，学生们给这位漂亮优雅的单身女教师起了个外号"英国修女"，之后这个玩笑式的外号竟让尹夕寒背了二十年沉重的右派十字架。

八十年代初尹夕寒重新出任九州大学英语系主任，曾多次去过英国，可她总是有意避开英格兰中部的诺丁汉，也不想打听辛威廉的情况。尹夕寒不知道晚年的辛威廉一直企盼有朝一日能当面对她说声"对不起"。在简芬妮去世后，辛威廉对儿子辛敦只有两个请求，一是为他

买块两平方米的墓地，其二便是陪伴他来中国一趟，他想在进天堂之前再见一面尹夕寒。

现在辛威廉来了，就坐在尹夕寒对面，外事办干部和尹家老保姆一阵热情张罗之后，客厅里气氛安静下来，安静得有些忧伤。尹夕寒和辛威廉对视着，两人都很沉默，也许双方心里想的是同一个问题。时间真实最可怕的魔术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诺丁汉大学草坪上的青春恋人，都已霜雪满头，互相用陌生而伤感的目光对视着。不过尹夕寒还是从辛敦身上认出了年轻的辛威廉和简芬妮。辛敦继承了父亲的黑头发黑眼睛，身材和皮肤却是典型的白种人，那是他母亲简芬妮留给他的。

第17节：大学之林(17)

年近五十的辛敦会说一些汉语，但并不流利，他与尹夕寒交流，一开始便听出了老太太纯正的牛津腔。辛敦拿出一个旧陶罐捧到尹夕寒跟前："我母亲说过您一定还认得这陶罐，要是用它来插春天里的野花也许会让您喜欢的。"辛敦来尹夕寒家之前已在花店里买了一束鲜花，这时老保姆用陶罐盛了点清水，让辛敦将鲜花插陶罐里。

尹夕寒辛威廉两位耄耋老人眼中同时浮出泪花，他们都想起了简芬妮修女用陶罐给大学生房客送牛奶的一幕。要不是那年尹夕寒回上海看父亲，眼前的辛敦应该是她和辛威廉的儿子啊。尹夕寒情不自禁拉辛敦坐在自己身边，好像她今天等待的客人是辛敦而不是那个老态龙钟的辛威廉。

辛敦现在是诺丁汉大学东方文学教授，亦从事中英比较文学研究。他此次来中国很希望能同九州大学的同行们作些学术交流，并表示愿意无偿为英语系学生开设英国语言文学讲座。

尹夕寒对辛敦的设想大为赞赏，当即打电话请来了俞道丕。俞道丕见到辛敦后的第一个念头是，日后何不设法将辛敦聘为外语学院客座教授，以辛敦的名义招收研究生。辛敦是外国人，不可能常驻中国，这样辛敦名下的研究生实际上就得由他俞道丕来带。反正如今哪个教授门下没有十几二十来个研究生，一个也是教，一群也是带。而且这样兼带研究生名正言顺，不容易让其他教授眼红，轻轻松松就能多挣不少工作量银子。俞道丕想到这些，热情万分地要以外语学院名义为辛威廉辛敦父子接风。他现在是外语学院院长，掌握财政大权的"一支笔"，请顿饭算什么。当然俞道丕没有忘记叫上薛人杰戈新元作陪，这样更显得公事公办，饭后账单交到会计处报销也理直气壮。俞道丕尤其喜欢签单时的感觉，他这辈子还没当过每年几百万元的家呢。

第18节：大学之林(18)

十

尽管正副三位院长都对这次领导与群众对话作了充分思想准备，俞道丕在走进会议室的最初一刻，还是感受到了紧张和压抑的气氛。以往学院每周例行会议之前，只要领导们尚未坐定，整个会议室里就如同热闹的农贸市场，叽喳声一片。高校教师们平日不坐班，除了上课同事间很少有交流机会，于是院系全体教职工会议便弥补了这份沟通上的缺失。不过今天会议情况不同，因为是就外语学院今后的经济分配改革进行对话，涉及到每个人最切身的利益，所以与会者连闲扯的心思都没有了。

戈新元先代表学院领导班子念了一遍改革方案草稿，随后由方案执笔人俞道丕逐条解释并率先回答教职工的提问。公共英语教研室青年教师看来也为此次对话会作了精心准备，推出水清清充当他们的提问代表。水清清那口清亮标准的普通话上电视台当播音员都够格，声音好听，讲话内容就平添了些力度。

“请问院领导，此份经济分配改革方案的宗旨是什么？”水清清首先发问。

“当然是改变目前外语学院经济分配的不合理状况，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俞道丕笑答。

“我们想提请院领导注意，这份方案所列具体条款，只提高了占全院人数四分之一的正教授收入。同样人数占四分之一的副教授基本维持原状，而占人数四份之二的讲师助教们，利益将遭受极大损失，这样的改革能否起到调动最大多数人积极性的作用？”水清清向全场扬了扬手里的改革方案复印件。

俞道丕收去脸上笑意，一本正经道：“水清清老师，我想提请你注意，在高等学府内，教授是最重要的教学科研力量，看一所大学的实

力，不能看它有多少讲师助教，得看有多少著名教授嘛。经济分配重点当然要首先考虑教授们的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原则。”

水清清等俞道丕话音落下，立即接口道：“教授们拿着教授的工资，教授的岗位津贴，教授的科研经费，这些都是讲师助教们得不到的。可是有几位教授在上全校公共英语课，上本科生基础课？有些教授所带的研究生，半个学期一个学期都见不到一回导师的面。研究生写了论文请导师指教，导师就将自己大名署在学生名字前面拿出去发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教授特权，已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倒是需要好好改革改革。”

俞道丕脸色有些发白，他将目光扫向会议室一角，那里坐着好几位教授，他希望教授们能站出来帮他这位院长讲几句话。即使不为院长，为教授们自己的利益，也不该眼睁睁看着他俞道丕孤军奋战吧。

可是教授们继续保持沉默，不知是不屑与毛孩子们斗嘴，还是压根就说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干脆来个沉默是金。俞道丕很失望，心有不甘地将脸转向水清清：“那照你们的意思，一个教授上课与一个讲师上课拿同样的酬劳就是合理的啦？比如我现在为博士生开的‘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艺术流变’这门课你上得了吗？你们这个年纪，恐怕连狄更斯小说看的都是中文版吧？”俞道丕说完又看了一眼教授们聚集的角落，那处角落里发出些许轻微的笑声。

水清清脸红了起来，可她伶牙俐齿的战斗力并未因此消减，她抬起下巴高声问俞道丕：“那我现在开的‘剑桥一证’、‘中级英语口语证书’课您上得了吗？您连汉语普通话都讲不好，大概也发不出伦敦或纽约口音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在座的老师们应该都能理解。”会议室里哄堂大笑，连不少处于交战中间地带的年长副教授们也跟着青年教师笑了起来。

俞道丕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指着水清清：“你既然那么有本事就另请高就，别忘了我这个院长每年还付你好几万元工资奖金呢。”

水清清也指着俞道丕不甘示弱说道："您也别忘了这个外语学院不是您家私人小店，我的工资奖金是九州大学给我的，是我劳动所得。我捧国家的饭碗，不是你俞老板家雇的小工。"

俞道丕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语言是那么贫乏，可他依然想尽快占据话语优势，"那么你们说说，外语学院的改革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一触及个人利益就跳出来充当改革阻力，这改革还怎么改？"

水清清丝毫未被"改革阻力"的大帽子吓唬住，依旧字正腔圆回答："我们赞成真正的改革措施，反对借改革之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私利，变着法子从别人的口袋里抢钱。"也许站的时间长了，水清清说完反倒先坐了下来。

站在主席台上的俞道丕向下望去，以水清清为代表的那群青年教师几乎都曾是他的学生，现在学生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向老师叫板，这实在有悖于中国人历来信奉的师道尊严，不能不让俞道丕悲从心底起。

俞道丕感觉身旁坐着的薛人杰扯了一下他的衣角，他顺势坐了下来，不过还是控制不住情绪扔出一句话："看看你们这帮人今天的态度，好像恨不能把我杀了。"

一直沉默不语的薛人杰终于开口了，如果他在这种场合这样箭拔弩张的气氛下继续充当看戏的观众，谁都可能会把他当成青年教师的后台靠山?殊不见任何单位一二把手之间即使关系不和，在群众面前还得保持高度统一团结的形象。薛人杰说："俞老师刚才说了句笑话，老师们不要当真喔。我相信外语学院的老师们决不会为了上课酬金多少去杀人吧，那样的话也划不来呀。"会议室里总算有了笑声，紧张气氛被薛人杰三言两语化解开来，在座的人都松了口气。

薛人杰要的就是就是这种效果，俞道丕下不了台的时候，是他这位副院长出来收的场。薛人杰觉得俞道丕做学问还行，当行政领导就不那么合适了。俞道丕连最起码的领导艺术都不具备，可偏偏拼死拼活要在院长位子上过把瘾。

薛人杰清楚俞道丕执意要推动外语学院经济分配改革也不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主要是想讨好那些教授们。教授们跟俞道丕学历资格都相仿，不把他们搞妥贴了，俞道丕也坐不稳院长位子。可俞道丕怎么就没想到青年教师承担着最大部分的教学工作量，学院的收入大多靠青年教师挣得，怎好轻易就动这个群体的钱袋子？薛人杰内心也很同情那些每周上几十节课的青年讲师助教，他们中很多人刚刚成家有了孩子，正在拼命挣钱供楼供车养活家小，就指望着这点上课酬金呢。在学院领导班子讨论改革方案时，薛人杰不便说出以上这些想法，免得俞道丕以为他故意持不合作态度。现在机会来了，会议室的僵局总得有人出面打破，这个人就是他薛人杰。

第19节：大学之林(19)

俞道丕坐下后，会议室重新变得安静起来。薛人杰故意用十分轻松的语调说："这份方案只是个初稿，今天最主要也是听听老师们意见。现在既然存在不同看法，说明方案本身还有作修改的必要。院领导一定会广泛征求大家意见后再进行修改，改革不能忘掉民主嘛。我只想重复一下刚才俞道丕院长讲过的改革宗旨，就是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薛人杰的话暂时抚平了青年教师们焦躁不安的心，也给足了俞道丕面子，让俞道丕感觉薛人杰在刻意维护他院长的尊严，与院长的意图保持一致。

薛人杰似乎猜到了俞道丕心思，故意转过脸去问戈新元还有什么话要讲，戈新元摇摇头。俞道丕见机立刻宣布散会，他想不出此时还有比散会更好的台阶能下来。

这是外语学院成立以来最令人扫兴的一次全体会议，开会前摩肩接踵进入会议室的各年龄层次教师们，出会议室时已无形中分成利益相对立的两个群体。年长的教授们走在头里，青年教师随后，无人出声，想来心情都十分郁闷。

俞道丕有些内急，直接进了会议室左侧的洗手间，里面已有两个人分别在各自的狭小空间说话。一个说："教授有啥了不起的，还不都从助教讲师升上来的么？九州大学开起全校大会来，正教授一礼堂，副教授一操场。要是都像外语学院教授们这般把自个当成龙种，校长就别想活了。"另一个接口道："谁说不是呢？我常去洗脚的那家足浴店，有个扦脚师傅送我张名片，上面用括号标出'相当于副教授'。连抠脚丫子的都能跟教授沾边，说明这年头能人多了，谁都别太把自个当回事才好。"两个说话的人声音很年轻，俞道丕光听声音还不能跟人名对上号，反正不外乎是分配方案改革的反对派，改革的阻力。俞道丕才平息下来的胸口又腾升起火气。

薛人杰和戈新元等候在院长办公室，他们知道对话会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俞道丕心情一定不会太好，作为副手不应该就这样离去。至少也得听听院长下一步的打算，哪怕说上几句不管痛痒的宽慰话也好。不然真成了院长唱独角戏，副院长当观众。

俞道丕还没来，薛人杰和戈新元隔着那张大办公桌闲聊，两人都有意回避刚才的对话会，彼此不太清楚对方心思，最好不要牵扯这个敏感话题。戈新元说："薛老师，这次我申报正高职称，你是评委会成员，还望多多关照啊。"戈新元神情很平静，带了点半真半假开玩笑口气。薛人杰没有正面回答是否"关照"，只是故意惊讶地反问："戈老师还不是正高么？我以为你早就是了呢，谁不知道戈老师是九州大学法语系第一块牌子啊。"薛人杰的话让戈新元听起来很受用，他既然肯定她的学术地位，那样的话在评委会上不会投反对票吧。

俞道丕进办公室时见薛人杰戈新元正谈得热烈，猜想他俩交谈的内容一定与对话会有关，说不定已经结成了同盟。俞道丕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努力按捺住刚才在洗手间惹来的火气问道："薛老师戈老师对今天对话会的结果有何高见啊。"

薛人杰听出俞道丕的不满情绪，似乎有点责怪两位副手不尽职的意思。薛人杰说："这么大动作的改革有几个回合反复也属正常，毕竟涉及到许多教师的切身利益嘛。我个人意见不妨先冷处理一下，沟通工作做得再细一点，等条件较为成熟时推出改革方案可能更稳妥吧。"

戈新元几分钟前刚拜托薛人杰在她的职称问题上帮忙，这时主动接着薛人杰话音帮了几句腔。"薛老师的话有道理，除了公共英语教研室，我们法语系和几个小语种专业大多也是青年教师，这个改革方案涉及面太大，还是要稳妥处理为好。"

这时俞道丕完全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薛人杰和戈新元已经结成同盟，不但在此次改革方案问题上联手，日后可能还有更多反控制他这个院长的地方呢。而且俞道丕相信在薛戈联手行动中，薛人杰是主动方，戈新元属于投机行为。薛人杰不是早就想当院长吗？俞道丕没有

正面回答薛人杰戈新元的提议，冷冷一笑道：“那这件事就先放放再说吧。”

第20节：大学之林(20)

十一

公共汽车驶进站道时，戈新元习惯地往后退了几步，没有跨上这辆空调车，反正只坐几站地，空调车两元，普通车一元，戈新元便选择普通车。自丈夫离去后，戈新元很多时候都注意节省这种一两块的小钱，积少成多嘛。比如此时，她的大拎包里还装着中午剩下的半盒米饭。学院每天向每位教师提供免费午餐，菜马马虎虎，米饭倒是上好大米，戈新元吃不完，舍不得扔掉，带回家烧成稀饭，够自己和老母亲对付一顿的了。没有人会想到戈新元一个人到中年的大学教师，至今过着二三十年前家庭妇女般精打细算的日子。法语系教师学生向来以时尚洋派闻名全校，品咖啡吃奶酪喝葡萄酒洒法国香水是法语系最常见的大众化爱好。然而这些东西都与戈新元不沾边，她只想把自己的法语课上好，至于个人生活方面，就没有必要让别人来欣赏。

戈新元把米饭煮成很烂的稀饭，拌入虾仁鸡蛋葱花，还淋上少许香麻油，这样的稀饭母亲很爱吃，也有利于消化。母亲吃着稀饭，戈新元趁机替母亲按摩双腿，常年卧床不起的母亲小腿肌肉已明显开始萎缩，细得像两根棍子。母亲吃完稀饭，不停地吧嗒着嘴，一如品尝完山珍海味般的满足。碰到戈新元上课的日子，母亲只能在晚上吃到热乎饭菜，中午以饼干加保暖杯里的开水对付。此时母亲想跟女儿聊聊她白天看的那些电视连续剧，看到女儿一脸倦容，又把话咽了下去。

戈新元知道母亲如今的生活天地已经狭小到极点，除了看电视，再也感受不到屋子外头的生活气息。戈新元对母亲说：“妈，我们学校很快就要评职称了，今年我很有希望的。等升了正教授，工资津贴都要上一个档次，我给你请个钟点工来，想吃什么就让钟点工做，也好有人陪你说说话。”

母亲叹了口气："妈拖累你好几年了，还要什么钟点工。倒是你自己要上点心思，总不好一个人过到老吧。将来艺艺那代人，不拿爷娘当佣人使就算孝顺的了，哪里还会来照顾你。女人总要嫁了男人心里踏实，身边有个男人好有依靠呀。"戈新元拦住母亲话头："妈，我还没吃晚饭呢，我到厨房去吃噢。"

厨房里冷冰冰空荡荡，戈新元给自己下了一碗速冻饺子。冰箱里还有女儿艺艺吃剩的半块蛋糕，蛋糕发硬了，戈新元将它放在饺子汤里浸了一下，就这么糊乱打发了自己肚子。从前丈夫在的时候，晚餐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吃完饭还得围着餐桌聊老半天，聊到眼皮合拢才收拾桌子去睡觉。现在戈新元晚上用餐时间不会超过十分钟，周末女儿回来她才会在餐桌边多坐会儿。

戈新元不是没有考虑过母亲的提议，可她这样四十好几的中年女人，上有生病老母亲要服侍，下有上大学女儿要供养，哪个男人肯一娶就娶进三个女人呢？要是换了四十多岁丧偶的男教师恐怕就不一样了，没准那些花季女学生都会争先恐后向前冲。这年头不知怎么有点身份财力的男性知识分子越来越吃香，九州大学多少中年男教授蹬了自己的黄脸婆娶女弟子，还是件挺荣耀的事情呢。戈新元好歹是个知识女性，体面的大学教师，总不见得为了有个男人来分担生活重担，就把自己贱送出去吧。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工作开始了。薛人杰算是个仗义男人，打算使劲帮戈新元一把，他见不得一个女人活得太累。外语学院本年度只获得一个正教授名额，除了戈新元，日语系一位年轻副教授也颇具竞争实力。凑巧的是薛人杰搞到一个去日本进修半年的机会，一切费用由日方承担。薛人杰就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位年轻副教授，又做了些工作，副教授一口答应今年退出正教授评审竞争。反正还年轻，早一年晚一年晋升无所谓，去日本进修的机会倒不想错过。这样一来戈新元没了竞争者，变成等额评审，只要评委会通过，这个正教授名额非她莫属。

薛人杰利用一切他认为合适的机会，分别向评委会成员打招呼，替戈新元拉票。评委们也不觉得意外，戈新元现今是外语学院副院长了，薛人杰替她拉票很正常，正说明这个班子的团结，反过来倒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薛人杰本身是评委会成员，他估计通过这番做工作，戈新元得票超过半数应不成问题。为保险起见，投票前一天，薛人杰见到俞道丕，想为戈新元再落实一下他认为很可靠的一票，说："俞老师，这次戈老师申报正高职称，我们总要努力一把吧。一个女同志，家庭负担又这么重，还能有这点学术成果真是不容易。"俞道丕没答腔，只是朝薛人杰笑笑，这种事情本来只能点到为止，薛人杰将俞道丕的笑脸理解成默认赞同。

第21节：大学之林(21)

俞道丕没想到薛人杰这么快就与戈新元结成了钢铁同盟，在中国高校里还有什么比评职称更重要更敏感的事情。薛人杰肯替戈新元出面说这种话，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至少已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交易。俞道丕想，你薛人杰仗着洋博士正教授招牌，差点儿抢了我的院长位子，现在若是让戈新元也评上正教授，你们两个正教授联手跟我作对的话，我还有什么手段来揿平你们呢。眼下戈新元看到俞道丕总是一脸谦恭，无非因为俞道丕还是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掐着她穴位呢。俞道丕庆幸薛人杰向他露出了底牌，薛人杰大概以为俞道丕跟他想得一样，总要帮自己班子成员的忙。

评委会无记名投票的结果让薛人杰傻了眼，十一位评委中有五人投了赞成票，五张反对票，一人弃权，也就是说戈新元最终得票未超过半数，外语学院这个宝贵的正教授名额被白白放弃掉了。

薛人杰打过招呼的那几个评委事后都表示自己投了赞成票，投反对票的估计是来自其它院系不知戈新元为何人的评委，到底戈新元的学术成果不算太多。据说有些评委专投女教师的反对票，在他们看来女人通常会在这种时候不择手段，甚至出卖自己最原始的资源。可是薛人杰万万想不到，那张弃权票正是外语学院院长俞道丕投给戈新元的。俞道丕不想让戈新元太过顺利晋升正教授，投反对票吧良心上又过不去，于是选择了弃权票。偏偏这张弃权票致使戈新元无法超过半数，天意呀。

薛人杰在投票后好些日子都不敢正眼去瞧戈新元的脸，好像他欠了戈新元一笔良心债。而戈新元则后悔自己只开口求薛人杰帮忙，没有很郑重其事地去求俞道丕，这绝对是个错误。薛人杰在评委会中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不能跟俞道丕相比。若让戈新元此时的想象力再扩展无数倍，也不会想到恰恰是俞道丕的弃权票注定了她的命运，她事先即使求了这位大评委也不会起作用的。

每隔两三个星期，戈新元都会去校医务室为母亲配药，母亲从未参加过工作，不能享受医保，戈新元就用自己的医保卡为母亲配些常用药。戈新元身体尚属健康，医保卡里的钱大多奉献给了母亲。有些处方药外面药房里得凭医生处方才能购买，而校医务室大夫都是脸熟的，明知不是教职工本人所需之药，也眼开眼闭给开处方。

戈新元刚把医保卡塞进挂号窗口，聂惠萍的笑脸就贴在窗口玻璃上："哟，戈老师，哪儿不舒服吗？"戈新元认出这位挂号护士是俞道丕院长夫人，也赶紧回以笑脸："噢，聂医生，我自己配点药。"聂惠萍喜欢听人叫她聂医生，在这个挤满知识分子的大学校园里，医生才可与老师的称呼相匹配。

聂惠萍替戈新元挂了号，再次将笑脸贴上玻璃："戈老师，配完药请到我这里来一下，有话对你讲。"聂惠萍做了个手势指指挂号间的门，意思让戈新元待会进里面去说话。

戈新元其实与聂惠萍并不太熟悉，可现在她知道聂惠萍与俞道丕这层关系，戈新元就是装也得装出同她十分相熟。戈新元配完药走进挂号间，聂惠萍请另一名护士顶替她坐到挂号窗口前，自己拉着戈新元来到里间。聂惠萍一脸神秘："戈老师呀，我和老俞早就想关心一下你的事情，可是你看老俞整天那么忙，又是男人，不太方便张口，所以才让我来找你呢。"

戈新元明白聂惠萍的下文了，她本想一口谢绝。她此时真没有心思听聂惠萍说下去，这本来就不是件容易事，尤其像戈新元这种条件的中年女人。聂惠萍见戈新元不出声，以为她有兴趣听下去，神情顿时兴奋起来。"这人原是我们九州大学经济系的，六十一岁，刚退休，现在上海一所大专学校里兼职，蛮赚得动钞票的。他妻子去世十年了，一个儿子定居美国，家里人口清爽简单，配你戈老师再合适不过的。"

戈新元听说那男人比自己大十五六岁，心里不免有点委屈，可她知道要是与她年龄相仿的丧偶男人有这等条件，娶个二十出头的小姑

娘都不是件难事。戈新元淡淡一笑：“聂医生，谢谢你和俞老师，我最近实在没空，我母亲躺在床上还等我回去照顾呢。”

第22节：大学之林(22)

聂惠萍打断戈新元的话："戈老师，你再忙也不能太委屈自己，女人老得飞快，错过机会后悔来不及。等我约好对方就给你打电话吧，都在一个小区里住着，费不掉你多少时间的。"戈新元无奈应承下来，她不是正想靠拢俞道丕吗？怎好不给聂惠萍面子呢？

几天后戈新元刚吃完晚饭，聂惠萍的电话就跟来了，请戈新元去一趟她家。这个住宅小区不算太大，从戈新元家去聂惠萍那儿，不过走四五分钟。戈新元放下电话，出于礼貌考虑换了件衣裳，对着镜子梳了梳头，拔掉头顶处两根醒目的白发，在脖子上系条新买的彩色丝巾，这才觉得差不多了。她看到母亲用欣慰的眼光看着她做这一切，心里突然有种即使为了母亲她也应该尽早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愿望。

聂惠萍很热情地等候在自家门口迎接戈新元，进屋后俞道丕亲自为戈新元倒了杯茶，说："好龙井，尝尝味道。"同时顺手将一盒巧克力放在戈新元面前。戈新元多少年没消受过男人的殷勤，脸涨得通红，她没想到在院长办公室里成天板着脸难露笑容的俞院长，居然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居家男人。

聂惠萍大概也很少看到丈夫为这种琐碎小事动手，心里感觉怪怪的，便指指里面书房："去，把牛老师请出来呀，戈老师来了，他躲在里面干什么？"

俞道丕接夫人指令进书房去了，其实他今天之所以在替戈新元介绍对象这件事情上很起劲，是因为在评职称时他投了弃权票，客观上造成戈新元落榜，俞道丕事后心里很有点过意不去。虽然戈新元不会知道事情真相，可俞道丕自己总不能欺骗自己，因而想找个机会为戈新元做点什么来弥补一下，毕竟戈新元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俞道丕。

这个叫牛振亚的男人坐在戈新元面前，两人互相都觉得有些面熟，很可能以前在校园里见过。牛振亚个子不高，稀疏的头发看得出刚染过，染得太黑，反而显得有些不自然。戈新元注意到牛振亚身上

的衣服好像刚从包装袋里取出来，连褶皱都清晰可见。要是这男人为了今天见戈新元而特意穿上新衣服染头发，让戈新元心里倒先有了几分好感。四十好几的女人，居然还能让男人郑重其事来赴约会，真属难得。

四个人坐着聊天，聊的都是九州大学校园新闻。聂惠萍理所当然充当起新闻发言人，校医务室就像个信息中转站，各院系每天有多少师生去看病取药，所以没有聂惠萍不知道的事。

牛振亚第一眼看到戈新元时就挺满意，戈新元比他年轻十几岁，很沉稳文静的中年女人，比他去世的前妻好看。牛振亚对俞道丕说："俞老师你家的龙井茶真不错，不过戈老师是法国通，一定更喜欢喝咖啡，我想请戈老师俞老师和聂医生一起去小区马路对面的'长岛'咖啡馆喝咖啡，也好听戈老师谈谈咖啡经。"

聂惠萍赶紧打断牛振亚的话："要请你请戈老师好了，我家老俞忙了一天，晚上要早点休息的，不见得喝了咖啡回来睡不着觉再吃安眠药吧。"俞道丕附和着妻子的话："是啊，是啊，我们夫妻跟着去才真是两只不识相的电灯泡呢。"

戈新元走进咖啡馆那一刻，神经比第一次上讲台还紧张。除了特殊场合或与系里外籍教师留学生聚会，她自己从来不会进咖啡馆来坐坐，她没有这份闲工夫，也不想花这冤枉钱。自从丈夫离去后，戈新元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母亲身体尚健，女儿考了个好成绩，已经没有多少跟她自己有关的内容。

牛振亚将饮品卡移到戈新元面前，戈新元看了一眼上面的价格，心口砰砰直跳，任何一款饮品都得要三十来元。虽然是牛振亚请客，戈新元依旧觉得很心疼。另外一个原因是，戈新元虽同法兰西文化打了多年交道，她的咖啡知识却局限于最常见的"雀巢"或"麦氏"速溶咖啡，这种被法国人贬作"洗袜子水"的咖啡才是戈新元买回家来享用过的东西。不过戈新元决不会在牛振亚跟前露出自己寒酸的底牌，她将目光停留在"卡布基诺"几个字上，依稀记得从女儿和那班差不多年纪

的大学生口里听到过这个词。戈新元对任何词汇发音都有职业性的敏感，想来“卡布基诺”也属比较时尚的饮品。戈新元点了“卡布基诺”，牛振亚讨好地说：“戈老师你是内行，我总要跟你学的，也要‘卡布基诺’好了。”

第23节：大学之林(23)

服务员过来开单时，戈新元轻声关照：“我那杯咖啡不要加糖喔。”她想起系里的外教，那个法国女人喝咖啡好像从来不放糖的。咖啡端上来后，牛振亚自嘲道：“我是中国土包子，咖啡不放糖喝不下去的。”他把戈新元的那两块方糖也放进自己杯中搅拌，戈新元注意到后来牛振亚连那杯配着咖啡的冰水都没浪费，喝得干干。

戈新元和牛振亚喝咖啡时没有太多共同话题，牛振亚玩弄着小圆桌上的饮品价格牌，忽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对戈新元说：“你有没有注意过许多商品的价格尾数，常常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吉利数字‘8’。”戈新元凑上去仔细看了看饮品价格牌，果然尽是“28、38、48”等。牛振亚解释道：“用‘8’做尾数最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又能为商家争取到最大利益。比如28元一杯的‘卡布基诺’，顾客感觉只不过二十多块钱，商家实际上已将一杯咖啡钱卖到了接近三十元。而如果真的定价为整数30元，给消费者的感觉就好像贵了许多，购买欲望就会下降。”戈新元听了只有点头，心里想牛振亚不愧是经济学教授，对价格和数字有着很专业上的见解。牛振亚好像还意犹未尽，又说起他的几次美国之行，看到美国商家喜欢将商品价格尾数弄成“9”，一副赤裸裸从顾客口袋里掏钱的架势，远不如中国人来得含蓄。

这个晚上牛振亚请戈新元喝了杯咖啡，又免费为她上了堂经济学课，之后两人没有再深谈，只互相留下了电话号码。戈新元对牛振亚说不出有多少好感，也不觉得讨厌，她打算先保持着关系，如果牛振亚是她此生中的一次机会，她会努力抓住；若不是，放弃了也无甚可惜。再说至少可以安慰一番母亲，母亲不愿意看着才四十多岁的女儿将孤独地走完人生。

戈新元回到家后，见女儿艺艺也回来了，并且已从外婆口中得知母亲去相亲，感觉十分新奇。艺艺问：“妈，外婆说那个人六十多了，你真打算给我找个那么老的老爸呀？”戈新元红着脸，瞪了女儿一眼躲

进厨房去。艺艺跟过来搂着母亲脖子："妈，我开玩笑呢，只要那个人对你好就行了，反正我大学毕业后总要离开家的，真得有个人陪陪你才好。老头子也不错，人老了花心少，不会瞎采野花，有利于安定团结。"戈新元吃惊地望着女儿，不知女儿从哪搬来这番论调。

牛振亚对戈新元的最初印象还算不错。戈新元比他此前接触过的几个女人理想得多，她至少没有初次见面就打听他目前的实际收入和家里住房面积。而牛振亚以前碰到过的那些中年女人已经让生活磨砺得完全失去了女人本应多少保持一点的羞涩，哪怕是装出来的羞涩也行，总还会引得些许男人的怜爱。那样的女人多半会直奔主题，她们似乎已经没有耐心和兴趣再计较感情了，这很让牛振亚失望甚至恐惧，他怕自己将晚年的孤独换成了精神受罪。戈新元到底是知识女性，她半句话都未提及敏感的房子与金钱，也没有表现出急于找个男人重新成家的欲望，这让牛振亚松了口气，他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好好了解这个女人。

这天夜里牛振亚给俞道丕聂惠萍夫妇打电话表示感谢，他称聂惠萍的眼光很符合他心思。牛振亚也将这次约会过程告知了远在美国的儿子。儿子离得远，没兴趣多管老子私生活，只嘱咐老爸将手里的钱和房产捏紧点，以免日后让人算计了去。牛振亚哈哈大笑，笑儿子神经过敏："你爸我是经济学教授，还能让一个女人把家产算计去不成？"儿子确实多虑了，牛振亚凭着他几十年看人的眼光，已为戈新元把准了脉：这女人做人做学问最多只有点小聪明，大智大慧就不见得了。

第24节：大学之林(24)

第四章

十二

这回学院领导班子会议上，俞道丕打算解决掉他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外语学院经济分配改革方案，二是正式聘请英籍华裔辛敦为学院客座教授。前一个问题因为有上个回合的挫折教训，俞道丕无奈对分配改革方案的具体数字进行了修改。比如教授们的课酬比讲师助教多两倍，而不是原先提出的四倍。这样估计不会引起青年教师太大的情绪反弹，又能博得教授们欢心，拉开与青年教师的收入差距，关乎教授们的实际利益与面子。总之俞道丕这回铁了心，即使再遭到反对，他也得强行通过方案，不然他的院长威信和“一支笔”职权会无形中贬值。至于聘请辛敦任外语学院客座教授，俞道丕则用了不容薛人杰戈新元二人质疑的口气：“尹老太太亲自给我打过两次电话，要是她电话直接打给校长，恐怕也不需要我们几个在这儿浪费时间讨论了，校长还会驳尹老太太的面子吗？”

薛人杰仔细听完俞道丕的话，脑子里已形成对应决策。他打算赞同修改后的分配改革方案，毕竟俞道丕已经作了让步，薛人杰再不同意的话，肯定会被俞道丕视为青年教师的后台，有意挑战院长地位。这种印象若留给校组织部门，对目前的薛人杰来说很不利，可能会影响到他今后各方面的发展。于是薛人杰立说：“我同意通过修改后的方案，作为补充想法，他提议此方案先在外语学院内部试行一段时间，以便检验实际效果，。这样即使青年教师们有意见，试行期满后可再做修改。”一般情况下任何增加了弹性力度的事情，比较容易争取到民心。至于聘请辛敦来外语学院任客座教授，薛人杰更是满口赞成。他不清楚辛敦其人究竟水平如何，能为外语学院带来多少教学成果。薛人杰考虑的是自己在日本多所高等学府中也有朋友，现在俞道丕为辛

敦开了头，日后他薛人杰想引荐几位日本教授来九州大学兼职，俞道丕总不好反对吧，这是在为薛人杰开启先例之路呢。

自从俞道丕夫妇为戈新元介绍了对象后，戈新元自然而然在学院工作中注意与俞道丕保持一致，明里暗里助俞道丕一把。做人总得讲良心，况且目前戈新元同牛振亚关系处得还不错。不过当着薛人杰的面，戈新元也不会让自己扮成俞道丕的应声虫。戈新元说："辛敦先生如来外语学院任客座教授，具体报酬最好与其他语种的外籍教授持平，否则会引起其他外教不满。"戈新元知道辛敦本来无所谓在九州大学挣多少钱，只图有个中国高校客座教授资格，回英国也算有段体面经历。果然俞道丕笑着连连点头，"当然，当然。辛教授不是为钱来中国任教的，他如今住在尹老太太家，为的就是替我们外语学院省下外教住宿费用嘛。"

外语学院成立以来，院领导班子还没有过这样轻松愉快的合作机会，真正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是在三年任期中，他们三个都能如此这般相处合作，那俞道丕大概会感觉太幸运了，也一定相信自己能为外语学院作出很大成就的。开完会俞道丕执意留薛人杰戈新元在他院长办公室里多坐一会，他亲自为两位副院长泡上龙井新茶。俞道丕嗜好茶如命，这时他很希望有人来共同分享他的心情与味觉快乐。

修改后的经济分配改革方案公布后，学院上下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反弹强度已大大减弱。这一日，公共英语教研室青年教师聚集在学校对面一家茶室里，商讨应对方案的具体行动。水清清说："上课越多，被剥削得越多，所以要减少课时，将受剥削的工作时间降低到最少地步。"如果青年教师转向去校外开辟财源，像水清清这样高水平的英语口语教师，随便到哪处"托福"、"雅思"培训班兼份职，每月四五千块钱稳挣的。要是给国际会议或是商贸谈判当翻译，一天就能挣两三千，那些年过半百的教授们再眼红也没本事来抢。青年教师除了外语口语出色，还有教授们无法企及的旺盛精神体力。

公共英语教研室青年教师集体行动去了外头挣大钱，空出的校内课时则由不少临近退休的教授们主动上来顶替。这些教授反正职称也到顶了，躲在家里写再多的专著论文也不太可能晋升为“特级教授”，不如乘改革出台后，教授们课酬翻了一番的机会多捞点现钱为好。于是外语学院实施经济分配改革方案不久，出现这样一种场面。资深教授们频频走上全校最基础的公共英语课堂，让不明原由的人看来，外语学院成立后确实有了新气象，连请出教授们上基础课这个其它院系一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在外语学院新领导班子的努力下顺利解决了。为此俞道丕个人也直接间接受到校领导多次赞扬和鼓励，个人专访多次出现在校报和校电视台新闻中。

这些日子薛人杰心情似乎也不错，学院领导班子运转正常，院里上了年纪的教授和青年教师都对薛人杰颇具好感，至少觉得他要比俞道丕更有人情味，能为各个层次的教职工充当代言人。校组织部也暗中考察过薛人杰，感觉此人当副手能与正职搞好关系实属难得。这样的干部今后若是放到正职位子上，也定能与下属关系融洽。这完全属于个人情商方面素质较好，不是单靠组织部门能培养出来的。

？　此后但凡校长召集各院系中层干部开会，校务办公室多半会另外通知薛人杰与俞道丕同时出席，理由是校长比较关注新成立的外语学院领导班子。薛人杰春风得意，略有闲暇便邀出红颜知己叶纷飞去“宫川丸”泡吧。美惠子近来一直呆在上海，薛人杰找不到机会与叶纷飞肌肤相亲，泡泡酒吧互相倾吐些知心话甜言蜜语的空档还是有的。薛人杰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快乐时光会如此短暂，短暂得连他自己都以为是睡梦中一瞬间，醒来后已陷入焦头烂额境地。

第25节：大学之林(25)

十三

本来这是一场高校中极为常见的硕士论文答辩会，参加答辩的三名硕士生中，有个叫韩松的是薛人杰所带研究生。韩松的硕士论文题目为《日本当代小说中女性敬语词汇演变》。这篇论文从当初确定选题，参考书选择，做开题报告直至最后成文，几乎都在薛人杰指导帮助下进行。薛人杰花费了大量精力来为这篇论文调整成文结构，删选论点。

薛人杰是男人里面较少有的完美主义者，指导出高质量的研究生论文，关乎他的学术地位和做人脸面。然而在这场答辩会上，前两名学生顺利过关，当韩松开始答辩时，参加答辩会的几位教授都称他们收到一份举报材料，举报韩松的论文涉嫌剽窃，举报信中还附上了内容详实的比对材料。

薛人杰惊呆了，感觉如同在大街上让人莫名其妙扇了耳光后还被剥光衣衫般的耻辱。他死盯着韩松的脸，希望看到韩松跳起来反驳，反驳这份举报材料根本就是捏造。可是薛人杰彻底失望了，韩松在导师伤心气愤的目光下红了脸，随即低下头来，无言地承认了这一切。

韩松来自安徽大别山区，考入九州大学读研究生前已在当地一所专科学校当过几年教师。韩松不是薛人杰最欣赏的学生，却因年纪稍大，待人处事比学弟学妹成熟，有时也能为导师干点杂事，尽管学业不十分出色，还算能得到导师器重。

薛人杰百思不得其解，做论文对韩松不是件困难事情，即使时间来不及，也可申请推迟答辩，何以愚蠢到使用这等低级无耻的剽窃手段，不但自己答辩通不过，还连带导师一同将脸面丢尽。薛人杰气愤之极，命令韩松去他办公室说清事情全部真相。

考上九州大学是韩松第一次走进上海这座城市。此前虽说从报纸电视中无数次见到过上海，但真正开始在这座城市里生活，韩松切身

感到实在挡不住大都市真实生活方式对自己心灵的冲击。他发誓这辈子不再回老家工作，他要在上海留下来，下半辈子做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韩松立下这番誓言的时候，差点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他早已娶妻生子，妻儿都在老家等着他学成归来。一块读研的同门师兄弟姐妹中，韩松年龄最大，出身最贫穷，学业中下游，还有个最令他放不开手脚的身份，已婚。他不可能像其他学生一样随心所欲地去男欢女爱，他若想有朝一日在上海站住脚，道德上首先不能出轨，否则校方或用人单位任何一个理由都能叫他重返大别山。

读硕士第二年暑假，韩松没回老家，而是留在学校参加团市委组织的社会调查活动。韩松是党员，还是九州大学“邓小平思想研究会”会长，参加社会调查活动时被任命为分队长，经常跑去团市委联系工作。本来韩松想拉薛人杰的另外几个研究生，也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妹一块参加“邓研会”，可是那几个研究生都是城里少爷小姐，无一肯与他为伍。师弟妹们成天忙着考各语种水平证书电脑证书，包括驾驶执照，好为日后求个高薪职业加点分。韩松明白自己不能跟学弟学妹们挤同一条跑道，他已经没有精力也不具财力去考五花八门的证书。他得用足自身现有资源，党员和“邓研会”会长身份，开辟另一条通向人生罗马的道路。

应该说老天爷是厚爱韩松的，这年暑假社会调查活动中，来自北京共青团中央的一位副部长看中了韩松，十分欣赏韩松的思想觉悟和实干精神。副部长许诺只要韩松拿到硕士学位，他可以举荐韩松去团中央所属部门工作。韩松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团中央机关，那是韩松做一百回梦都不敢梦想到的地方。在他出生的那个安徽小山村里，村长已是人们眼里了不得的大官了。现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曾有不少都在团中央工作过，那可是个培养政治家的摇篮啊。

第26节：大学之林(26)

暑假之后，韩松依旧努力与团市委及团中央那位副部长保持密切联系，他在校“邓研会”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做学问，甚至请假专门去北京汇报过九州大学“邓研会”开展活动的情况，其实这种汇报完全可以利用书面形式或互联网完成。去北京的路费是由韩松自己掏的腰包，他省下了回老家看妻儿的花销，但他觉得很值。

一个偶然机会，韩松结识了在九州大学后门外小街上开网吧的安徽老乡，从老乡那儿了解到，如今自大学本科至博士的各类专业论文，都可按质论价从网上购买。韩松因为无暇顾及学业，导师薛人杰又属于在学问上宁死不肯含糊之人，盯几个研究生盯得很紧，不按计划完成论文进度的一概会遭他训斥。韩松想去团中央工作，一纸硕士学位证书对他来说太金贵了。于是韩松动起从网上买论文心思，提要求谈价钱等均由网吧老乡出面。

这篇硕士论文最终敲定价格为两千元，先付一半，另一半待论文答辩通过后一并付清。韩松没想到在网上出售论文的操刀手还挺讲“职业道德”，始终尽最大可能来满足客户要求。比如做论文过程中的开题报告提纲，论文初稿直至最终定稿，卖家一一按规矩办理。因而韩松交上去的东西，连薛人杰都没看出半点破绽来。

韩松为了购买网上论文，让妻子从老家给他汇来两千块钱。妻子是老家小镇上售货员，心眼实在，想着丈夫在上海读书辛苦，凑满两千块钱后带着孩子从老家来上海看丈夫。韩松不想让九州大学的人看见他乡下土气妻儿，又花不起住旅店的钱，只好把妻儿安顿在网吧老乡处。

韩松陪着妻儿逛了几天大上海，又给妻子买了两身新衣裳，临送妻儿回老家前一天晚上，韩松向妻子提出了离婚要求。他很快要去团中央机关工作，谁都无法预料他的前程有多远大，老家没什么文化的

妻子不可能有助于他未来的发展，所以他觉得向妻子提出离婚并非是件昧良心事情。

妻子在最初的惊愕之余，拉着幼儿给韩松下跪，求他不要扔掉他们娘儿俩。可韩松告诫自己一定得咬紧牙关，舍不下这点儿女情长的男人不会有大出息。倒是网吧老乡动了恻隐之心，劝说韩松三思而行。韩松此时离婚决心已定，谁劝都听不进。妻子回老家后给韩松寄来一纸离婚协议书，韩松顿觉卸下千斤重担似的轻松无比。他现在已无任何羁绊，可以轻装上阵直奔北京了。

薛人杰回想起在看到韩松论文初稿时，心里曾掠过一丝惊奇。他不知道韩松什么时候阅读了这么多的日本小说原著，有些连薛人杰都没有来得及读过。在薛人杰印象里，小地方出来的贫寒子弟通常比大城市里优越惯了的独生子女一代更能吃苦用功。韩松为了做论文也算得上呕心沥血。所以除去必要的指导，薛人杰身为导师，从未怀疑过弟子的道德品质。

韩松几个同门师兄弟妹，其时也一边写着论文一边四处求职。见韩松因为有“邓研会”会长招牌，竟能轻松敲开北京团中央直属机关大门，羡慕之余接踵而至的便是那么一点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妒意。有个小师弟也系网吧常客，与韩松那位老乡相熟，听说了一些九州大学学生来此地买网上论文的传闻。师弟见识过韩松的论文初稿，与导师薛人杰一样，惊疑韩松一个小地方出来的人，写起论文来倒有如此大视野大手笔。但与导师不同的是，师弟对韩松的惊疑很快变成疑而不惊，他只用几包好烟加一顿小酒馆里的夜宵，便摸清了韩松上网买论文的全部事实。

应该说当下网络论文枪手中不乏高智商高学历人士，而且干这行买卖都奉行“剽窃一个人的观点算剽窃，剽窃所有人的观点就是研究”。只要顾客肯花血本，不怕买不到高质量论文。遗憾的是网上枪手智商学历再高，统统甘愿为金钱下跪，韩松师弟给某个指定账号汇了钱，便得到了韩松那篇论文成文的全过程资料。其实这个小师弟本身

与韩松并无过节，做这一切更多是为好奇心驱使。如同一群小孩玩游戏，他可以认输，可一旦发现对手作弊赢了自己，那他宁肯将对手和这个游戏同时毁掉。这样才会有论文答辩会上的举报材料。

第27节：大学之林(27)

韩松走进薛人杰办公室后，突然面对导师跪了下来。这个曾面对跪地求他的发妻毫不动情的男人，此时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导师跟前，他知道这种时候惟有导师才能救他。“薛老师我错了，我真的是为了交出一篇高质量论文来为您争光才做了蠢事，你扇我耳光吧。只求您再给我一次重新答辩的机会，挽救我。我从安徽大山里走出来不容易，放我一条生路吧。”

薛人杰四十几岁年纪也算阅人无数，还从未见过哪个男人会像女人一样撕心裂肺地痛哭。韩松不是演员，他的眼泪鼻涕是薛人杰亲眼看着从那张脸上流下来的。薛人杰的怒气被眼泪鼻涕冲淡了不少，他冷静下来后开始思索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件事如何收场。

薛人杰不想隐瞒弟子上网买论文的丑闻，却也没有过多勇气来大义灭亲。这种事情张扬出去，导师还有何脸面见同行。当下高校中反学术腐败正在风头上，顶风作案说不定导师得和学生一块玩完。于是薛人杰让韩松去向每一位参加他论文答辩会的教授深刻检讨，并向他们提出重新答辩请求。有一点薛人杰可能不会想象得到，韩松不但向每位教授作了深刻检讨，而且无一例外都下了跪。韩松跪在俞道丕院长面前的时间最长，拉他都不肯起来。俞道丕心里说：“你薛人杰处处硬气潇洒，怎么也教出这么个脊梁骨软塌塌的弟子来？”

俞道丕料定薛人杰会来找他，弟子出了这等丑事，导师多少是有责任的，他薛人杰再能干也不可能一手遮天抹平这件事。俞道丕其实也不想扩大事态，丑闻出在外语学院，他当院长的除了能捞点反腐败名声，还有什么光彩？要是外语学院上了学术腐败黑名单，不要说在九州大学内部，传到社会上去也是眨眼间的工夫。现在那些媒体记者哪个好惹，成天巴不得揭黑幕捅黑洞呢。所以俞道丕心里拿定主意力争帮薛人杰抹平这件事。

俞道丕说：“薛老师你是了解我的，我俞道丕几十年来做学问喜欢像做人一样清清白白，顶见不得这种剽窃抄袭的下流行为。当然，韩松虽是你薛老师的研究生，但也是外语学院学生嘛，出了事也不好让你薛老师一人担着，我身为院长也有责任，起码是没有抓紧对学生的道德思想教育。”俞道丕一番话差点让薛人杰掉下眼泪，薛人杰庆幸自己在前一次院领导班子会议上与俞道丕保持一致的行动太及时太正确了，看来俞道丕还是个晓得投桃报李之人。

外语学院出面郑重其事地向校研究生院打了份报告，表示将深刻吸取韩松事件引发的教训，并对全院师生进行反学术腐败思想教育，请求研究生院能给予韩松三个月后重新参加论文答辩资格。报告是俞道丕亲自送去的，他担心说服不了研究生院，拉上薛人杰陪同前往。自外语学院成立以来，正副院长还是第一次齐心协力去办一件棘手事情。

研究生院领导的态度之宽容大大出乎俞道丕薛人杰意料，那位分管学位的副院长主动说：“放韩松一码吧，让他重新答辩。日后这个学生要真能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对九州大学也不是件坏事，至少他得念着母校对他的宽大之恩吧。”

第28节：大学之林(28)

十四

九州大学外语学院被教育部正式认定为“国家级外语教学基地”，教育部，市政府官员及各兄弟院校领导齐聚九州大学参加揭牌仪式。这个风光无限的日子里，俞道丕被学院师生们戏称为“基地领导人”。俞道丕心里十分喜悦，脸上却一本正经纠正道：“不要乱叫，不要乱叫，什么‘基地领导人’，听上去像恐怖分子。”

揭牌仪式过后不久，俞道丕晋升为九州大学“特级教授”，这是学校内部设定的一种特殊职称，全校一千多个正教授，能获得“特级教授”的至今尚未突破个位数。除荣誉之外，“特级教授”每年可享受十万元特殊津贴，这才是最令人瞩目的东西，如今没有哪份荣誉不与实际经济利益挂钩的。

俞道丕同妻子商量，将十万元津贴捐出一点来给患白血病至今仍躺在医院里的学生曹金华。上次为曹金华捐款活动中俞道丕出手小了点，白白让薛人杰一家占尽风光。这回俞道丕也得让众人看看，他俞院长俞教授并非重利轻义之人。而且把“特级教授”津贴捐出来，本身就极具新闻价值，至少校报校电视台又会炒作一番。

聂惠萍倒不完全出于心疼这些钱，她原没有料到丈夫会这么快晋升“特级教授”，因而这钱权当是份外快，该由丈夫作主花费。只是聂惠萍听校医院人说，本来答应为曹金华捐赠骨髓的那个人反悔了，所以曹金华的病看来已无治愈可能，眼下全靠以昂贵的进口球蛋白药剂维持生命，一旦社会捐款用尽，医院方面也就无能为力了。俞道丕这种时候捐出再多的钱，只能为自己学生那即将燃尽的生命之火续上一把柴而已，不可能根本改变他的命运，最终结果一样黑暗，差异只是时间上的早晚。用校医院人的话来说，这种病到头来不外乎“人财两空”。聂惠萍没有说出这句原话，只是点到为止。

俞道丕这时想到童年时听说过的一句老话，叫做“得运分运”。意为运气太好的人应该分出一点运气给他人，不然的话已经到手的好运也可能会飞走，甚至走背运，大概有点“水满则溢”的意思。俞道丕感觉自己当上院长以来，一路走得还算顺利，现在九州大学争到了“国家级外语教学基地”，自己成了“特级教授”，这样的运气似乎不分出一点去心里反而不踏实。

俞道丕捐出“特级教授”津贴的举动感动了校园内外很多人，只可惜躺在病床上的曹金华还未来得及享用到导师一片善意便离去了，让人倍觉伤感。俞道丕执意将那些钱捐给曹金华父母，这对饱受丧子之痛的老夫妇赶来向儿子导师磕头，口口声声称他们的儿子来世定会记着报答恩师。

在“国家级外语教学基地”揭牌仪式上，九州大学校方获悉教育部某位副部长之子有意报考下一年九州大学博士研究生，这对九州大学来说真是件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情。副部长儿子若能在九州大学待上三年，这三年里副部长还能不多关照点儿子就读的学校吗？九州大学等于扣住一名具有行政资源的“人质”。不过副部长之子读硕士的学校极为普通，按公平竞争常规，考博士时也许竞争不过其它名牌大学出来的考生。副部长似乎还放了句话给九州大学，其公子不太喜欢外语，言下之意外语上不可能考出高分。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外语属于全国统一考试，分数历来是条死杠，专业分考得再高，外语不达线，照样不能录取。九州大学想扣住这名“人质”，在录取手段上是要花费一番脑筋的。

俞道丕被邀请参加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与会前他已从某位校领导口中得知这一情况，并且已经很正确领会了校领导的意图。俞道丕在会上发言说：“研究生招生中死扣外语分数线的做法应该进行改革，每年有众多专业优秀的考生都因为外语考试差一两分，不得不与读硕读博机会告别，由此造成九州大学招进的研究生不少属于高分低

能。近几年来‘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九州大学均榜上无名，正说明了我们的招生方针亟需调整。”

这番话若是其它专业教授讲出来也许不会产生多大威力，反倒会被人误认为在替外语不过关的考生寻找理由。而俞道丕是资深英语教授，他提出不能过分偏重外语考分的观点，则对所有与会者都很有说服力。主持会议的校领导表示要认真研究俞道丕教授的建议，切实改进九州大学研究生招生办法。

九州大学有关本届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外语成绩将不计入总分的消息在招生网上公布后，校园内外反响巨大。兄弟院校招生办首先提出质疑，直接指出九州大学的招生方案属于非公平竞争，而考生们则大声叫好，纷纷改变原先的报考意向转投九州大学。只要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专业成绩打分权就在招收研究生的导师手上，导师想招谁都行。一时间九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与录取比例接近十比一，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热闹景象，连一些十分冷门的专业也一夜之间门庭若市。

面对所有媒体和其它院校提出的疑问，九州大学上下统一口径：这是研究生招生改革的一次尝试，既然是改革尝试，那出现任何结果都是正常的。若改革成功就继续下去，反之则停下来好了。当今社会上对高校改革呼柳很高，谁能阻止一所大学进行某些招生办法上的改革尝试呢?

第29节：大学之林(29)

其实副部长儿子外语考试成绩很不错，根本不需要九州大学煞费苦心保其过关。副部长大概不了解自己儿子的外语水平，也可能原本就是一句谦虚话，弄得九州大学招来满城风雨。尽管这样，学校上下领导还是觉得很值，招生改革至少增加了保险因素，保证了副部长儿子这名特殊考生最终花落九州大学。当然这一届招收的博士生中，不少人与九州大学方方面面有各种关系，乘着副部长儿子的东风一起进入九州大学。而一些总分考得很高，却与导师素不相识的外省市考生，却被这项招生改革尝试拒之门外。

十几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研专业户”中，有的拼命准备了好几年，有的甚至辞职卖房只为考上博士生将来好留在上海工作，而且这些考生确实也考出了相当优异的成绩，却不能如愿踏进九州大学博士楼。于是这十几名落榜考生联名投诉九州大学，各种帖子在网上漫天飞舞。有位考生读过俞道丕写的文章，内容正是呼吁招生改革的。该考生便在网上将俞道丕判了三百年徒刑，还配上漫画，引来九州大学师生争相上网欣赏。聂惠萍和女儿愤愤不平，女儿说：“爸你去找校长论个公道，最好由学校出面同那个漫画作者打官司。”女儿的提议却遭俞道丕呵斥阻止。

这些日子俞道丕也感觉十分郁闷。从内心深处讲，他身为教授岂有不懂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道理。而且俞道丕向来认为，高考是当今中国人享受到的相对最为平等的一项公民权，考研究生亦同此理。若是外语不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考研的公正性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可是俞道丕要当稳这个院长，要对得起重用他给了他许多荣誉利益和权力的校领导，他不能不按校领导的意图说话办事。如果他目前只是个普通教授，不具任何行政领导身份，他也许会对妻女说出事情真相，但现在他不能。聂惠萍的快嘴加直肠子脾气俞道丕太了解了，待她把话传到校医院去，等于九州大学发了全校通知，如此之下还不

如俞道丕独个儿吞下郁闷为好。这世上所有得到的东西总要以失去作为代价，俞道丕得到了院长位子特级教授，付出的则是几个月没有好心情。幸好俞道丕清楚校领导执意进行这届博士生招生改革的真实意图，明年也许就不会再用此法，这让俞道丕多少感到宽慰。否则年年将高分考生挡在博士楼外，俞道丕教授也于心不安。

第30节：大学之林(30)

十五

尹夕寒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审读着《英语教学研究》期刊的每一篇稿件。她接手这本刊物当主编整整三十年了，刊物一如连着她骨血的亲生孩子。退休那年尹夕寒没有向当时的九州大学领导提出任何生活上要求，唯一的愿望是继续当这本刊物主编，刊物上每篇文章的发稿权由她一个人说了算。学术刊物一般都不赢利，当年尹夕寒想招一两个学生毕业后留在英语系当编辑，均遭婉言谢绝，因而至今这本刊物仍由尹夕寒独自兼任主编、编辑和编务，外语学院办公室一位女秘书替她跑跑印刷厂。

近年来中国高校流行起排行榜，上榜名次与该大学年产论文数量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英语专业核心期刊本来不多，而尹夕寒手上的《英语教学研究》恰恰是份老牌“核心”。在尹夕寒之后，俞道丕之前，历任英语系主任都曾想把这本刊物的发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却没有谁能说动尹老太太放权。

俞道丕作为最接近尹夕寒的学生兼同事，好几回试探过老太太，他对尹夕寒说：“尹先生看您为这本刊物忙得那般辛苦，做学生和晚辈的实在于心不忍，要不您就动动口，具体事情我派几个让您放心的人来做吧。”

尹夕寒总是很坚决地打断俞道丕的试探：“我晚年的幸福和精神寄托全在编这本刊物上了，你要真想让我长寿，就不要再提这个建议。我要放手的时候自然会交给你。你比我年轻二十多岁，用不着这么急的。”俞道丕像被老太太打了耳光似的难堪不已，尹夕寒以为他想抢夺刊物的发稿权或主编位子，其实那可真正冤枉了俞道丕，尹夕寒哪里知晓俞道丕的一肚子苦水呢。

当下高校里实行的政策是，晋升职称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出版学术著作或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种政策之下，全国

高校少说有几百万人身负撰书写论文重任。与此相矛盾的是出版社学术刊物少得可怜，出书难发表论文难摆在绝大多数高校师生面前。俞道丕身为外语学院院长著名教授，自己总算不愁写了文章专著没地方出版，可他眼睁睁瞧着手下那些等待晋升职称的教师，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后，仍然不得不省吃俭用然后花钱去买出版社的书号为自己出版学术专著。最可怜的是那些博士硕士研究生，临近毕业不但忙着论文答辩找工作，还得四下里找关系购买所谓的“核心期刊”版面发表论文。有个学生谈妥一家刊物发表五千字论文，对方竟开出四千元版面费且一点讨价还价余地都没有。结果这个学生硬是让乡下父母亲提前卖掉家里养的猪，为他凑齐版面费。要不然没有论文发表拿不到学位证书，损失会更加惨重。

尹夕寒终日躲在她的小楼里不领外面行情，像从前那样坚守着淡泊清雅做学问的信念，无论谁想在她主编的《英语教学研究》上发表论文，唯一的要求就是论文水准。至于稿件作者是否属于九州大学，从来不是她考虑的内容。俞道丕和英语专业师生眼看着如此金贵的版面一期期成全了外校作者，心疼得只差眼睛里滴出血来。尹夕寒不但不会用刊物版面去换钱，遇到她欣赏的文章还主动给人家提高稿酬。这类学术期刊本来已是在做赔本买卖，尹夕寒就亲自给校长打电话要钱扶持，学校里没人不说这老太太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最近一期《英语教学研究》上，尹夕寒竟为那个客座教授辛敦发表了长达三万字的论文，这三万字的版面，能为外语学院多少师生救救急啊。

俞道丕从担任系主任到当上院长，兄弟院校同行想当然以为他把住了《英语教学研究》主导权，关系稿接二连三向他飞来，哪个都是不能轻易得罪的主，谁让九州大学养着这么只金凤凰呢。俞道丕要面子，接下烫手山芋似的关系稿，只好低三下四去求尹老太太开恩。他若将实情告知那些关系稿的作者，只怕没人肯信。堂堂外语学院院长对自己院里一本刊物都作不了主么？没准还会被人私下里说成他俞道丕人一阔脸就变。运气好的时候关系稿通过了尹老太太的关，也许稿

子本身水准不低，可发稿前俞道丕还是照样会被尹夕寒点拨上几句，“以后让作者直接把稿件寄给我，不要由你转送，公事公办比较好。”弄得俞道丕有时连自己的论文也不敢随便送去，除非尹夕寒亲自向他约稿。

前些日子俞道丕应尹夕寒之约写了篇七千字的论文，竟让老太太认认真真删去两千多字，所删内容恰恰是俞道丕自认为的精华部分。俞道丕好歹也已是“特级教授”加外语学院院长，且年近花甲，尹夕寒无论如何不该拿他当研究生或青年教师看待吧。俞道丕实在忍不住替自己的文章辩解了几句，尹夕寒四两拨千斤一句话：“你当主编还是我当主编？”

外语学院成立后，俞道丕决心要在自己院长任期内寻找到合适可行的方法，让尹夕寒交出《英语教学研究》主编大权来。俞道丕并不避讳薛人杰戈新元两位副院长，反倒在院领导班子会议上商谈过此事，有意听听两位副手有何高见。

薛人杰戈新元本身都不搞英语专业，但二人的第二外语都是英语，对八十岁高龄早已退休在家的尹夕寒依然当着名副其实的学术刊物主编，早已有不满看法。薛人杰说：“国家对正式出版刊物管理上是有规定的，让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当主编，万一出些重大差错谁来负责，是九州大学校方还是尹夕寒本人？”戈新元附和道：“是啊，尹先生是知书达理之人，若请校领导上门好好做做思想工作，想来老太太也不会坚持不撒手吧。”

有几次俞道丕在家里说起这件事，聂惠萍会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丈夫：“你少出头做让老太太不高兴的事，她血压高着呢，一头栽倒下来你们几个谁负得了责。九州大学校级老宝贝就那么几位，保护都来不及呢。”俞道丕想想妻子的话在理，他不可能为了手下人发表论文方便，而不顾尹老太太的生命与健康。

第31节：大学之林(31)

每逢发稿日期，外语学院办公室女秘书会来往于尹夕寒家和学校印刷厂，取稿或送清样。等刊物印出来，她先将几本样刊送交尹夕寒过目，从没出过差错。尹夕寒对这个女秘书工作很满意，几次三番开玩笑说这是中国最精简的编辑部，全部工作人员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

这一日女秘书从尹夕寒处取走签发稿来到印刷厂，径直走进厂长办公室。女秘书本来也是校办印刷厂工人，后来在本校夜大学读出一张文凭，坐进办公室当了秘书。女秘书将刊物稿子交给厂长后，又把一只信封塞进厂长手心。厂长掂出了信封重量，问道："这回是换作者名字还是换文章？"女秘书笑着低声回答："两个都换，信封里是两家客户给的好处费，每家要十本。"厂长点点头："弄好后我打你手机你自己来拿，千万别让旁人代劳。"

尹夕寒老太太坐在家里大概永远不会想到，她每个月千辛万苦挑出来的论文稿件，很容易便在印刷厂这道关口上让人换去了内芯。或是某篇文章换掉作者名字，或是按页码换取目录和文章，变成了一刊二号。这种被施以偷换术的刊物一般只印十几二十来本，根据客户需要而定。客户拿了这样的刊物去派他的用场，而尹夕寒及其他读者并不知晓，这笔交易由女秘书和印刷厂厂长之间单线联系完成。女秘书为急于发表论文派用场的人帮了大忙，也替自己找到一条发意外之财的路子。

每年五月，是博士硕士论文答辩高峰期，也是教授们最忙碌的时候。犹如多年辛勤耕耘的农民，迎来了收获的日子。俞道丕几乎每隔几天就得赶一场答辩会，连周末都排得满满的，他向妻女嬉称自己像从前唱堂会的戏子。

这一日俞道丕收到外校转来一份要求匿名评审的博士生材料，该博士生材料中所填报的学术成果引起了俞道丕怀疑。因为此人有好几

篇近万字的学术论文竟然都是发表在《英语教学研究》上。这份学术期刊虽由尹夕寒主编，可俞道丕多少年来都是最忠实的读者和作者，每期刊物到手都会仔细阅读，他不记得见到过这名博士生提及的论文题目。俞道丕专程来到尹夕寒家，借故找出《英语教学研究》近两年的总发稿记录，其中并没有那名博士生提交的论文。

事情很快被查清真相，女秘书没有否认她的所作所为。她只说不想看着一个寒窗苦读好几年的博士生最终因为发表论文数不够而拿不到学位证书，那位博士还是她的同乡。女秘书面对学院领导责问居然一脸坦然，“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高校现行政策本来就是在逼良为娼”。众所周知即使全国的学术刊物都拿来给九州大学师生发表论文还不够，眼下的实际情况却是硬性规定研究生不发表一定数量论文不得毕业，这等于变相逼着急于发表论文的人去走歪门邪道，这不叫逼良为娼又作何解?

院领导班子讨论对女秘书的处理意见时，俞道丕突然又想起“逼良为娼”这个词，他扪心自问，自己内心是否也有点同意女秘书的话。所以俞道丕在讨论处理意见的院务会上说：“我建议待这个秘书合同期满后，学院就与她解除聘用关系，其它行政处分就免了。她还年轻，以后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

薛人杰戈新元对俞道丕的提议投了赞成票，俞道丕不知他俩心里想的是否和自己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女秘书的行为让不少高校圈内人士产生了无奈的同情。

被偷换过内芯的《英语教学研究》期刊放在尹夕寒面前，俞道丕特地约上薛人杰戈新元一同来向尹夕寒解释解聘女秘书的原因。因为担心老太太受刺激，俞道丕还叫上妻子聂惠萍同往。尹夕寒为这本学术刊物倾注了三十年心血，女秘书的行为无异于杀死了老太太亲自养大的孩子。

尹夕寒并没有俞道丕此前想象的那样愤怒，她摘下老花镜，轻轻叹了口气道：“真是读书人的悲剧啊。”随即老太太又当着外语学院三

位领导成员的面说：“我老了，管不动了，这份刊物就交给外语学院去办吧。”一颗清亮的泪珠滴落在尹夕寒布满细密皱纹的脸颊上，看上去那样令人心酸。

第32节：大学之林(32)

第五章

十六

法籍女教师诺爱米走进教室那一刻，已经感受到二十多双充满热切渴望又有些焦躁恐惧的目光齐刷刷射向讲台。这是一场对法语系四年级学生来说生死攸关的考试。成绩前三名者不仅能获得欧盟文化基金资助去法国学习两年，日后还有机会被推荐进入欧盟尤其是法国在中国各地的公司或文化机构工作。如此诱人的馅饼放在眼前，谁不想使出浑身解数去拼去抢。

诺爱米小姐想轻松一下教室里的紧张空气，说："上海天气像极了我的老家布列塔尼，一年中有半年哭丧着脸，见不到阳光笑容，但愿坏天气别影响你们今天的考试。"不少学生轻声笑起来，脸部肌肉明显得到放松，即使心里再紧张，也不想让他人觉出自己犯怵。在九州大学法语系一路杀至大四，谁肯轻易言败。此前诺爱米小姐设置过许多次模拟考，全班没有哪个人能两度进入前三名。这就意味着二十几个学生水平不相上下，正式考试时鹿死谁手都有可能，既靠点运气也看临场发挥。

两小时内完成一百个题目，内容可谓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包罗了欧洲文化历史自然景观乃至法国人餐桌上的奶酪葡萄酒牌子，应有尽有。除去扎实的法语功底以外，还需有极为丰富的欧洲生活常识，这让尚未跨出过国门的大学生颇为头痛。

比如夏中骏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法国诺曼底地区最有名的沙拉中拌入什么鱼块？他心里愤愤骂道："这老小姐真是吃饱了撑的挖空心思，我们中国人如何知道诺曼底人喜欢吃他妈的什么鱼？"可夏中骏还是不肯放弃这道题，他把活到二十二岁以来所有吃过的鱼的名字在脑海里过滤一遍，也没把握哪种鱼最有可能游到诺曼底法国佬的沙拉盘中。忽然，夏中骏脑海中灵光闪过，他想起有一回小姨来他家时曾说

起过超市里卖的金枪鱼片很贵，因为上海人喜欢赶时髦学洋派，结果金枪鱼价格越炒越高。金枪鱼是海鱼，太平洋大西洋里都可能有，而且夏中骏恰好记得金枪鱼的法文单词：Le ton，从拼写到发音都十分简洁。夏中骏毫不犹豫在试卷上写下了这个法文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法文单词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

诺爱米在批改试卷时，发现全班二十几个学生中，惟有夏中骏一人答出了“金枪鱼”。这原是出题人一时心血来潮，同时也为了凑齐一百个试题的即兴发挥，居然还真有聪明脑袋答出来了。诺爱米对夏中骏印象不错，这个高大健壮的阳光男孩并非法语系四年级中的佼佼者，却是最向往法国文化的中国学生之一。诺爱米从夏中骏平时的课堂回答及写作练习中，得知这个学生除非获取奖学金，否则他那挤不进中国中产阶级行列的父母无力资助他去法国留学。

诺爱米想帮助夏中骏去法国，她说不出为什么想帮他，反正她给了夏中骏一个全班最高分，而这个成绩将作为欧盟文化基金会来九州大学挑选资助对象的重要依据。这个下午诺爱米坐在办公桌前，眼光停留在夏中骏的试卷上，想象得出这个男孩看到分数时的阳光笑容，她心里很热，热得有点异样。

考试成绩刚宣布完毕，还没等到同学们掌声平息，夏中骏大步从后排座位跑上讲台。按法国人的习惯，他捧住诺爱米小姐的脸蛋，在她左右脸颊上各亲了一下，一时间教室里沸腾起来。夏中骏的举动实在太酷了，也几乎让所有男生都十分后悔，为什么不是自己抢在第一时间完成这样的壮举。诺爱米小姐是个漂亮浪漫的法国女郎，凭什么让夏中骏一个人独亲芳泽呢。

诺爱米是个喜欢热闹的女人，她等夏中骏回到自己座位上后，提议全班今晚去她公寓开个派对，为考试进入前三名的同学庆贺一番。课堂里再次卷过喧笑声浪，世界上任何富有浪漫色彩的活动，都不会遭到说法语人群的拒绝。

外籍教师公寓楼与九州大学仅一墙之隔，是那种当今大都市里很流行的酒店式公寓。诺爱米想在自己客厅里开派对，公寓服务处就专门派人来为她布置环境，送来各式自助冷餐会的食品饮料。诺爱米精心挑选了几张法国老歌“香颂”曲，套房里顿时洋溢着浓浓的法兰西风情。

第33节：大学之林(33)

法语系学生走进诺爱米住处时，发现讲台上那个一丝不苟的女教师已经变成了风情万种的法兰西女郎。因为有夏中骏开头，男生们争先恐后向女主人求得“比啄”，贴着诺爱米的脸颊表示问候。诺爱米来者不拒，得到男人“比啄”越多，越能增加法国女人的自信。

夏中骏和女朋友姜小艳一起来诺爱米家，他们给女教师带来一盒日本巧克力作为礼物。巧克力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雪吻”，想来会让诺爱米喜欢的。夏中骏和姜小艳都是上海普通人家的孩子，两人朝思暮想去法国留学，可除非考上奖学金生，他们各自的家庭不可能给予任何留学资助。夏中骏此次考试名列全班第一，似乎走近了通向法兰西的大门，只要夏中骏能去法国，自然也会帮助姜小艳完成夙愿。

就在考试以前，夏中骏和姜小艳曾去上海一所私立中学求过职，想着万一去不成法国，他俩打算先找份工作养活自己，以减轻家庭负担。那所中学的人事主管对夏中骏很感兴趣，言明他们本来只想要男生不要女生，但如果夏中骏肯签下长期服务合同的话，也可考虑让姜小艳一块进来，颇有点抢手货搭着滞销商品一块买进的意思。姜小艳气愤之余不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似乎离了夏中骏，她的身价便会大幅度贬值。所以姜小艳比夏中骏更看重这次考试，她希望自己的名次能好过夏中骏，可最终她与全班女生一样无比失望，因为前三名都给班上帅气男孩包揽。女生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她们觉得自己根本就是输在了性别上，异性相吸原理在女教师诺爱米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姜小艳陪同夏中骏去为诺爱米挑选礼物，她以平和理性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情。她知道只有夏中骏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她才能与那个向往了多年的国度拉近距离，而眼下能帮助夏中骏的人，正是诺爱米小姐。

姜小艳把巧克力递给诺爱米时说了一句赞美的话："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女人能像您今晚这样美，美得让别的女人嫉妒。"如果在法国听到这样一句话，诺爱米丝毫不会觉得惊奇，法国人不论男女，将恭维话说得恰到好处，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而这里是中国，中国人讲究含蓄谦恭，即使想恭维别人也尽可能做到不失得体。现在诺爱米得到一个中国女孩发自内心由衷的称赞，真的有些受宠若惊般的感动。诺爱米对夏中骏说："姜小艳可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你得好好珍惜才是。"

这个充满法国式情调的私人派对，原是诺爱米为庆贺夏中骏等考试成绩前三名者举办的，但这天晚上诺爱米本人却成了派对女皇。她被青春年华的中国大学生们围在屋子中央，男孩们争相与她碰杯跳舞，香槟和葡萄酒甜腻的气息让每个人陶醉。夏中骏有生以来头一回喝了那么多酒，以至半醉不醒地搂着他的女教师诺爱米不肯撒手。男生们半是嫉妒半是嘲笑地起哄，姜小艳几次试图将夏中骏拉回自己身边却被他甩开了手。姜小艳不得不悄悄离去，独自躲回宿舍里面壁伤心。

诺爱米家的派对过后不久，欧盟文化基金会资助去法国留学的学生名单正式到达九州大学，法语系只有夏中骏一人得到了这个幸运机会。最令夏中骏惊喜的是，文化基金会给予他的资助金额之多出乎意料，让他一到法国便可无忧无虑地在名牌大学深造，并且过上准中产阶级的生活。

接到录取通知那一刻，夏中骏奔到诺爱米小姐办公室，控制不住感激之情，也顾不得办公室里有多少师生眼睛盯着，只顾搂住诺爱米小姐"比啄"。夏中骏的青春激情从双唇涌出，迸发在诺爱脸颊上，直到四周发出善意的笑声，他才意识到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失态和激动过度。

以后的日子里，夏中骏将所有课余时间都泡在诺爱米小姐办公室或公寓里，几乎分不出一点剩余来给姜小艳。姜小艳起先以为夏中骏

去法国之前有不少手续要办，自然离不开诺爱米帮忙。直到有一天深夜，姜小艳在外籍教师公寓楼门前看到夏中骏和诺爱米像情人一般拥搂着从出租车上下来，之后直接去了诺爱米的房间，女孩才明白自己在夏中骏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被那个年长她十岁的法国女人所替代。

第34节：大学之林(34)

无助的姜小艳不知该求谁来帮帮她，同宿舍女生一直嫉妒夏中骏和她这对金童玉女，要是让她们知道玉女被金童甩了，岂不要笑话死，这是姜小艳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一幕。姜小艳想到了戈新元，如果戈新元以外语学院副院长法语系主任身份出面规劝夏中骏，没准夏中骏还可能迷途知返，回到她身边来。

“戈老师，求求您帮我劝劝夏中骏，我从大一开始跟他谈恋爱，而且去年寒假里，我们已经有了那种关系，他怎么还可以甩开我去跟别的女人好呢？”姜小艳声泪俱下坐在戈新元办公室里，戈老师是她现在唯一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她什么都不想瞒戈老师。

戈新元没出声，从纸盒里抽出几张带着清香气息的手巾纸给女孩擦眼泪鼻涕。她太了解这个年龄的女孩了，因为姜小艳跟戈新元女儿同龄。现在的青春男孩女孩几乎都像一块玻璃，看上去透明坚硬，实质脆弱不堪。生活中的挫折只需轻轻一击，玻璃立刻会粉碎掉，剩下些光斑驳离的碎片。要想玻璃不粉碎，最好小心翼翼捧着护着。然而无论父母还是老师，总有一天要放手的呀。

戈新元并不太在意姜小艳与夏中骏之间发生过的性关系，她尽量用轻松的语调对姜小艳说：“你和夏中骏都是成年人，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夏中骏与诺爱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只要不触犯法律，旁人是不好干涉的，总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控制他人的感情吧。”戈新元身为女人，从心里同情姜小艳，如果女儿艺艺遭到这样的伤害，戈新元当然也会心疼。然而此时戈新元能够做的，是劝姜小艳想开些，最好能从感情上放掉夏中骏。戈新元用母亲般的眼光看着自己学生说：“姜小艳，要是你毕业后找不到喜欢的工作，可以来考我的研究生，你不是一直对法属殖民地国家的法语发展情况感兴趣吗？这样的选题做硕士论文再合适不过的了。”

姜小艳不会想到，戈新元即使再同情她，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出面干涉诺爱米和夏中骏的私人感情生活。戈新元教了那么多年法语，至今还未去过法国。而诺爱米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九州大学校际交流的互派人员，待诺爱米任教期满后回法国，就该轮到九州大学派戈新元去巴黎高师讲学。诺爱米是戈新元的推荐人，戈新元怎么好为了姜小艳去得罪这个法国同行呢。在外语学院任教，没有国外留学或讲学经历，便无形中遭人轻视，只要戈新元想吃法语系这碗饭，就非得去法国镀镀真金不可。

俞道丕和薛人杰似乎也听到了法语系大四男生与外籍女教师过从甚密的传言，俞道丕在院领导班子会议上提起这件事情，对戈新元说："戈老师，你是女同志，方便的时候去跟那个法国女人谈谈，在中国大学里工作嘛，还是要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太开放了也不好吧。"

戈新元尴尬地笑了笑，不知怎样来应付院长交派的任务。薛人杰倒先接上口来："俞老师，这种做法太过时了吧，弄得不好又让西方人抓着个侵犯人权把柄。依我看，只要不在九州大学校园里生出个混血儿来，其它就不需要我们院领导班子来过问。"

戈新元不打算按俞道丕的指示去办，却不能由着薛人杰的话让俞道丕感觉失掉面子，毕竟这桩风流韵事发生在法语系，与她戈新元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于是戈新元对俞道丕说："俞老师你提醒得对，我没有抓紧对法语系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应该负责任，至少我们自己的学生还是可以管教的嘛。"戈新元不想得罪诺爱米，但对夏中骏，她则可以摆出系主任面孔来开导几句。

夏中骏没有来得及聆听戈新元的教诲就飞赴法兰西了，他甚至没有去同姜小艳告别。

第35节：大学之林(35)

十七

夜幕降临了，九州大学后门外的小街真正开始热闹起来。那些卖盗版书盗版光碟的流动小贩，兜售廉价电话卡的摊主，专等市容监察工商税务人员下班后才敢冒出来做生意。沿街的小饭馆更是人头攒动，川湘鲁菜淮扬风味应有尽有，菜的价格低廉至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这些小饭馆专做九州大学穷学生的生意，很少见到教师们身影，不是当教师的不想下便宜馆子，拉不下那张脸面来罢了。

有一阵去后门小饭馆吃饭的人频频拉肚子，校医院天天有学生排队配止泻药。后来某位富有正义感的大夫去后门小街上微服私访，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小饭馆老板赚钱赚得丧尽天良，竟用阴沟里捞起的泔脚油炒菜。这消息在校报和校园网上登了好些天，小饭馆里依然生意兴隆。口袋瘪瘪的穷学生本来没那么多穷讲究，不但中国学生喜欢在小饭馆里打牙祭，外国留学生也常来光顾。若去问问九州大学任何一位外国留学生，哪个没去襄阳路服饰市场买过假名牌，哪个没在后门小饭馆里吃过饭。天底下做学生的都离不开一个“穷”字，即便富家子弟，不想贪便宜的也少有。

九州大学外语学院日本留学生森田言一这天下午跟几个同班学生打游戏机输了，被罚请客吃饭。森田言一便想到了学校后门的“川妹子”饭馆。“川妹子”老板娘一口四川普通话，炒出的菜只只色红味辣，跟老板娘火辣辣的性格很般配。森田言一喜欢吃中国四川菜，几乎天天去照顾“川妹子”生意，跟老板娘成了老熟人。有时吃完饭，老板娘会奉送一碗好汤，偶尔森田言一忘了带钱包，也可在饭馆里赊帐。森田言一带着几个同伴走进“川妹子”时，老板娘迎了上来：“森田来啦，还有好多朋友嘛，今天给你们上个麻辣火锅怎么样啊？”森田言一笑着点头，学着老板娘的四川话，“要得，要得。”

跟森田言一来吃饭的有两个韩国人，一个俄罗斯人和一个法国人。韩国人俄罗斯人提出想喝酒，而且指明想尝尝中国白酒。法国人是唯一的女生，知道这样简陋的小饭馆里不会有上好葡萄酒，便点了一罐青岛啤酒。本来这个晚上对身处异乡的留学生来说显得很美好，喝着小酒吃麻辣火锅，老板娘的笑脸还时不时过来晃几下，惟恐森田言一这位老顾客的桌上短了酒菜。

小饭馆里很快坐满了人，大多数客人都点了“川妹子”的看家菜麻辣火锅。火锅腾起的水蒸汽弥漫在店堂里，暖意融融。森田言一等留学生的邻桌是几个中国男人，从他们的年龄和衣着打扮看，不太像九州大学学生，许是做小买卖的。几个男人都挺能喝酒，其中一个脸庞已喝成了猪肝色。这时一个男人的手机响了，他从怀里掏出手机贴在耳朵上。正巧森田言一听俄罗斯人说了句笑话，爆发出很夸张的笑声，盖住了邻桌红脸汉子的手机声。红脸汉子推了一下森田言一后背：“嘿，哥们嗓门小点行不。”森田言一其实也喝多了，他笑了一半让人给憋下去，火气就上来了，大着舌头喊了声“八格”，接着用日本话对红脸汉子叫道：“你管我大声小声，这饭馆又不是你家开的。”红脸汉子关掉手机站起身来，走到森田言一跟前，一把揪住他衣领：“原来是他妈的小日本鬼子，跑到咱中国地盘上来还敢撒野，想再尝尝抗日战争的味道还是怎么着？”

森田言一的酒吓醒了，结结巴巴说起了汉语：“先生误会的不要，我是九州大学留学生，好人的是。”红脸汉子两个同伴过来帮腔：“什么好人，你们日本人最坏，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森田言一比划着解释：“那是我们爷爷外公干的事情，跟我关系的没有。”

两个韩国学生反应最快，生怕被中国人认作森田的同胞，赶紧站起来声明：“我们两个不是日本人，我们是韩国人。”其中一个从兜里掏出护照来亮给周围的中国人看。只有俄罗斯人和法国人依然坐着喝酒吃菜看热闹，他们的金发碧眼是最好的保护层，到哪都会得到中国人额外关照。

两张桌子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红脸汉子揪着森田言一的衣领死不放手。老板娘闻声过来劝架，只见不知从哪飞来的一只啤酒瓶，不偏不倚砸在森田言一头上，血从他额头上流了下来。

老板娘哭丧着脸叫服务员小姐打110报警，自己解下围裙使劲按住森田言一脑袋，嘴里数落道："你个日本小子放着好好的酒菜不吃，打哪门子架哟，老娘今晚的生意就算交代给你喽。"警车很快停在"川妹子"门口，一位女警察让惊魂未定的森田言一跟她去医院，两个年轻男警察向老板娘和吃饭的客人询问事情经过。可是谁都没有看见砸在森田言一头上的啤酒瓶是从哪里飞出来的。

第36节：大学之林(36)

电话铃响起之前，薛人杰刚泡完一个舒服的热水澡，换上睡袍斜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美惠子一边开着洗衣机洗着丈夫换下的衣服，一边弯腰擦洗浴缸。她轻微的喘息声飘进薛人杰耳中，当丈夫的心里泛起一丝愧疚。薛人杰想起今天下午他还抽空去过叶纷飞那间充满诱惑的小屋，而且跟叶纷飞上了床，他真有点担心美惠子在洗他内衣裤时会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美惠子真的很辛苦，尽管家里有钟点工，可丈夫浑身上下却总是由她亲手打理。比如往浴缸里放热水和擦洗浴缸，好像天经地义是她做妻子的份内事。美惠子不是家庭妇女，而是挣钱比丈夫多的外资银行高级主管。

薛人杰这一刻真的感觉十分幸福，如果他娶的是中国妻子，没准还得替太太打洗脚水呢。薛人杰想到这里，走进浴室抚摸了一下妻子后背，又将手掌停留在妻子臀部。这是他们夫妻间的暗示，这个夜晚薛人杰要好好表现表现。美惠子脸上泛起红晕，她常常期待着丈夫这样的犒赏，却羞于说出口。

电话是校保卫处打来的，让薛人杰赶紧去医院。日语系的中日交换留学生森田言一在学校后门小饭馆遭人殴打，头部缝了十二针，现在连日本驻沪领事馆都介入了此事的调查。

薛人杰胸口一阵狂跳，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近些日子校园里厌日情绪蔓延，身为日语系主任的薛人杰成天小心翼翼，生怕年轻人火气大容易发生冲突。前几天美惠子回家来说，眼下日本料理店生意很清淡，在上海外国人集聚的虹桥浦东地区超市里，有人故意将原装的日本货扔在地上，美惠子很担心中国人会对日本侨民采取过激手段。薛人杰最烦听到妻子这样的唠叨，他打断美惠子的话：“日本人不刺激中国人，中国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发火呢。”可是这个晚上真的有中国人发

火了，还将日本留学生的脑袋砸破，而这个倒霉蛋偏偏是薛人杰系里的学生。

薛人杰脱下睡袍换衣服准备出门时，早就忘了几分钟前还曾有过要犒劳妻子的念头，他接过美惠子递过来的车钥匙时甚至还嘀咕了一句："日本人真麻烦。"薛人杰一夜没回家，手机也关了，美惠子独自躺在宽大的席梦思床上辗转反侧，不知道丈夫这一夜是怎样度过的。他一定也没有合眼，一定疲劳至极，美惠子想立刻跑到丈夫身边去，她后悔没来得及问那个被砸破头的日本留学生在哪家医院。

天亮以后，一位在日本《朝日新闻》上海记者站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来，告诉美惠子日本领事馆和日本驻沪媒体都很重视九州大学日本留学生被殴打事件，关注着事态发展。朋友还提到了美惠子的中国丈夫薛人杰，作为九州大学日语系主任，外语学院副院长，薛人杰已经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个漩涡。美惠子从朋友口中问明医院地址，很快在微波炉里烤了几个紫菜饭团，又将热豆奶倒入保温杯中，然后驱车直奔那家医院。她现在关心的不是那个破了头的日本学生，而是她丈夫薛人杰。

森田言一躺在病床上，脑袋上缠着厚厚的纱布，模样有几分凄惨。九州大学校领导及外语学院正副院长学生会主席等人正在医院办公室接待日方人士，由薛人杰担任翻译。面对日本领事馆和众多日本媒体记者，薛人杰嘴里吐出的每句话都十分小心。他知道此类事情若处理不当，很容易会引发成外交事件，那时候九州大学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由于森田言一被打时现场十分混乱，警方缺少证据找到那个砸啤酒瓶的肇事者，这令森田言一本人和日本方面都极为不满。言下之意中国警方在故意包庇凶手，避重就轻。森田言一的父母也从日本打来电话，他们对儿子在中国的处境十分担忧，让儿子立刻退学回国。

美惠子赶到医院时，正看见丈夫从医院办公室出来，她赶紧递上保温杯和餐盒，看着丈夫吃完了东西。薛人杰心里涌起些许歉意，他

知道妻子也一夜没睡好。日本女人通常都会这样，嫁了人后心里就只剩丈夫儿女，全然没了她自己。薛人杰按了一下妻子的肩膀说：“你上班去吧，呆在这里容易让人误解。”美惠子这时才反应过来，她虽是中国人的妻子，可她的日本公民身份在这儿不会让中国人喜欢，她应该尽快离开，不过九州大学几个学生还是看见了她。

第37节：大学之林(37)

第二天晚些时候，互联网上出现了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写的新闻，专题报道日本留学生森田言一被殴打事件，言辞颇具煽动性，还配上了森田言一头缠纱布的大幅照片。

薛人杰也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篇报道，他跟俞道丕商量说："如果警方一时抓不到肇事者的话，九州大学最好出面给予森田言一安慰性赔偿。除了医药费外，再给一万元左右的钱作为精神损失费为好，不然的话显得中国校方太缺少人道关怀。"

俞道丕听到一万元这个数目，心想你薛人杰倒是大方，碰到日本人就想做好人，反正你不怕捞不到日本方面的好处。他心里这样想着嘴上说："医药费学校肯定会负担的，只是这一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嘛，还从来没有过先例，得请示一下校领导再说，学院里拿出一万块钱也不是件小事。"

薛人杰听岔了俞道丕的意思，以为他并不反对给予森田言一精神赔偿。只不过担心钱的出处而已。于是薛人杰的爽快脾气又来了，"俞老师，我看不用麻烦校领导了，事情出在日语系，我这个系主任有责任，钱由我个人来承担好了。"薛人杰说的是真心话，他既担心中国校方不摆出点高姿态来日本媒体会不依不饶，又怕校领导觉得他这个系主任没当好，给学校惹麻烦，影响他在九州大学的发展。若是出一万块钱能摆平这件事，薛人杰感觉完全值得，反正他的科研经费也是日本人给的。

一直未开口的戈新元说不出是欣赏还是嫉妒薛人杰一掷千金的派头，笑道："薛老师还是先回家跟太太商量一下吧，都说日本太太唯丈夫是从，可中国丈夫也得体现一点男女平等呀。"薛人杰说："我从自己科研经费中拿出来的钱，跟老婆无关，俞老师戈老师你们放心好啦。"

森田言一获得了赔偿，他专程从日本赶来的父母便决定不再追究此事。其实他们是担心在这件事上，儿子可能也有错。儿子爱喝酒，喝多了酒难免会说出不中听的话来。森田言一退学回国，这是九州大学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要是这个问题人物留在校园里，谁都无法预料会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

薛人杰松了口气，他觉得自己那一万块钱甩出去很值，该出手时就得出手，把对他个人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比什么都重要。可是薛人杰想错了，就在森田言一离开九州大学后没几天，校园网上出现了数十条攻击他这位日语系主任的帖子，有人怀疑《朝日新闻》的报道很可能是由薛人杰的日本太太美惠子提供的情报。这些帖子公开指责薛人杰媚日，处处讨好日本人，全然不顾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网上还有一幅搞笑漫画，给薛人杰戴上一顶“最佳汉奸”桂冠，气得薛人杰真想吐血。

第38节：大学之林(38)

十八

尹夕寒说出这个决定时，俞道丕夫妇二人呆住了，半天都没回过神来。结果还是聂惠萍清醒得快些，她拉住老太太的手问："尹老师，您真的要去英国同辛老先生结婚吗？"尹夕寒脸上浮现出她招牌式的优雅笑容："当然是真的。我虽说八十了，可按英国人的说法还是尹小姐，小姐出嫁，天经地义的事情嘛。"俞道丕终于听明白尹夕寒的意思，几乎独身了一辈子的尹夕寒老小姐，现在决定出嫁，要去英国嫁给她六十年前的情人辛威廉。这不是写小说演电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九州大学的活生生一幕，尹老太太要结婚了。

住在尹夕寒家的客座教授辛敦从楼上下来，他侧身坐在尹夕寒旁边的沙发扶手上，手臂搂住老太太肩膀，像孝顺儿子搂住年迈的母亲。辛敦随即打开一个文件夹，向俞道丕夫妇展示他亲自为父亲和尹夕寒制定的婚礼计划。

辛威廉老先生几天后再度飞抵上海，他与尹夕寒的婚礼将在上海著名的衡山路基督礼拜堂举行，辛家父子和尹夕寒都有意请俞道丕来当证婚人。尹夕寒担心俞道丕会觉得尴尬，说："小俞，这是上帝送给你的尹老师最后一次机会和礼物，帮帮我抓住它好不好？"俞道丕忽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这么多年来，尹夕寒把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光阴都奉献给了九州大学一届又一届学生，现在她老了，老到即将走向生命终点。身为她的学生，为什么还要忍心看着她孤独地走完那一段人生里程呢？

俞道丕用力拥抱了一下他的恩师，"尹老师，您的婚礼让我和惠萍来操办吧，一定让您和辛老先生都风光无限。"聂惠萍问了个女人最容易关心的问题："尹老师，婚礼上您也要穿婚纱吗？"尹夕寒很认真答道："那当然，我想穿婚纱想了六十多年呢。"

尹夕寒和辛威廉的婚礼在衡山路基督礼拜堂举行。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戈新元领着外语学院女生组成的唱诗班，为新郎新娘及所有来宾献上一支又一支中外名曲。这些曲子都是戈新元挑选后，由尹夕寒亲自揿定的。尹夕寒在婚礼之前忽然变成个爱挑剔的老太太，从婚纱到新娘手中的捧花乃至婚礼每一处细节，她都要再三再四过目审定。想来她等这一天等了半个多世纪，实在没有理由马虎。

辛威廉老先生一身黑色西服，身板挺得很直，十足的英国绅士。交换完结婚戒指后，他拥吻着新娘在她耳边说："感谢上帝又把你还给了我。"特意从英国赶来参加婚礼的辛家儿孙有十多个人，一一上前亲吻尹夕寒，欢迎她从今天起成为辛家的一员。

辛敦走到父亲跟前拥抱了一下这位老新郎，真诚祝福父亲："尹夫人真的非常适合您，我相信母亲在天堂里也会为你们高兴。"辛威廉感激地按了按儿子肩膀："好儿子，谢谢你。要不是你来上海当客座教授，恐怕我就永远失去我的夕寒了。"

尹夕寒与辛威廉婚礼过后，便开始着手办理赴英国定居事宜，行期定在学期末，那时辛敦的客座教授合同期也满了，正好同行。聂惠萍在家里几次三番问俞道丕："尹老太太一走，她那栋房子和满屋财产会交给谁处理？"

尹夕寒住的是一栋独立小楼，带着个幽静小院，如今上海这么一栋房子起码值二百万元以上。聂惠萍还有一层意思没说出来，她希望尹夕寒开口让他们夫妇替她照看房子，那样的话聂惠萍也好过过住小洋楼的瘾。尹夕寒无儿无女，俞道丕夫妇是老太太最亲近的人，她还能托付给哪个。

俞道丕倒不在意尹夕寒的房子，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尹老太太家里那些值钱的书，有些从英国带回来的工具书尹夕寒至今保存得十分完好。且不说这些书的使用价值，单是那些版本的收藏价值就是个天文数字呢。俞道丕想起不久前九洲大学历史系一位著名教授去世后，其子女竟将老先生毕生藏书都扔到学校后门小街上，当成废纸称斤两卖

给摆书摊的，其中还有老先生生前视若珍宝的清代孤本。幸好老先生几位弟子发现及时，又从摆书摊的手里买了回来。因而对于尹夕寒的藏书，俞道丕决不能让这样的伤心事再度发生。俗话都说“窃书不算偷”，一个读书人开口向自己导师讨几本喜欢的书，也不是什么丢面子事吧。

还没等俞道丕鼓起勇气上门讨书，尹夕寒倒先给学生打来了电话。老太太让俞道丕专门去她家挑书，数目限定在二十本以内，其余藏书尹夕寒已决定全部捐赠给九州大学图书馆。

聂惠萍执意要跟丈夫一起去尹夕寒家，她十分迫切地想知道，老太太究竟如何处置她的房屋和其它财产。聂惠萍非常希望尹夕寒能将这栋小楼托付给她和丈夫看管，那样的话等老太太去了英国，聂惠萍就成了小楼的实际主人，那是个可以伸展无数手脚的地方。

尹夕寒陪同俞道丕去书房选书，那些有价值的好书让俞道丕等待了许多年，他自然一本也不会错过的。俞道丕从书橱里每取下一本书，尹夕寒都会赞许地点头微笑，她教出的学生眼光一点都不比老师差。尹夕寒说：“小俞，这些书留在你身边我就放心了，我一辈子读书教书写书，除了书还真没有什么东西好留下的了。”俞道丕有些动容：“尹老师?放心，您的书放在我书橱里和放在学校图书馆里一样，最终都是为了造福九州大学学生。将来有一天，我的藏书也会捐献给学校图书馆，女儿不吃我这碗饭，落到旁人手里糟蹋了也可惜，送给图书馆算是替书找了个好归宿。”

令俞道丕夫妇惊讶的是，尹夕寒不但自己以八十岁高龄远嫁去英伦，还要带上跟随她多年的老保姆。就像从前富家小姐出嫁时，总要从娘家带个陪房丫头。尹夕寒的洋派和贵族脾气渗透进骨髓之中，一点都没有因时光流逝而淡化。

第39节：大学之林(39)

聂惠萍终于盼到了她渴望的一幕，尹夕寒当众拿出一份经过公证的委托书，全权委托俞道丕聂惠萍夫妇二人照看她的小楼和楼内全部物品。尹夕寒在委托书中说明，她只请自己学生夫妇照看小楼，至于这栋房子及内中物品的处置权，她另有委托书存于律师处，日后律师经她授权后方可宣布。聂惠萍接过委托书时忘情地拥抱尹夕寒，她也许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过这般热烈的举动。

尹夕寒走了，带着她的保姆随同辛威廉辛敦父子飞赴英国，去寻找六十多年前她留在那里的青春岁月。

聂惠萍如愿以偿成了小楼主人，她急切地同丈夫女儿商议着搬进小楼去住。女儿说："妈你想住花园洋房想疯了吧，人家让你帮忙看房子，又没把房子送给你，搬进去干什么？"聂惠萍大笑："哈，尹老太太都八十岁了，还真有回来住小楼的日子么？我们不去住谁住，白白空关着多可惜。"

女儿不想跟母亲打嘴巴仗，给母亲讲了个报上看来的故事。说是法国一位七十多岁的孤老太太登报寻找愿意陪伴她走完人生的年轻人，条件是等她去世后陪伴者可以得到她那栋豪华别墅。结果一位时年三十五岁的律师自告奋勇担当孤老太太陪伴。谁知老太太活到一百多岁时依然身体健康，那位律师却在六十出头就因病去世，于是孤老太太只好再次登报寻找下一位陪伴者。

俞道丕虽然也喜欢尹夕寒那栋小楼，但他却赞同女儿的想法，不主张搬进去住。俞道丕对妻子说："尹老师委托你我替她照看房子，九州大学不知多少人眼睛红着呢。我们一家要是搬进小楼去住，唾沫星子都把你淹死，还以为我们要强占老太太房产呢。"

聂惠萍明白丈夫女儿的话有理，可让她手里攥着小楼钥匙，眼睁睁看着这么好的房子空关着，心里实在憋闷难受。其实俞道丕没有想

到，他们夫妇替尹夕寒照看房子，好比阳台上挂了块肥美的腊肉，自家舍不得吃，挡不住旁人眼馋来替你吃呀。

校组织部副部长李乐雄亲自登门来找俞道丕夫妇，他那个已从俞道丕手上毕业出去的研究生儿子李思齐，放着好好的外企白领不想干，跟朋友开了个图书公司，打算自己创一番家业。几个月下来李思齐的图书公司运转得有模有样，于是心高气盛的小老板想杀回母校来开个公司下属的书店兼书吧，专做九州大学校园读书人生意，李思齐看中的正是尹夕寒空出的小楼。

李思齐读了三年研究生，虽说与导师关系不错，终究碍着师生身份，不敢轻易向俞道丕开口。而父亲李乐雄自忖在俞道丕当上外语学院院长一事上帮过忙，有份人情存在俞院长那儿，开起口来要比儿子容易得多。

聂惠萍没想到丈夫爽爽快快就答应将尹家小楼借给李思齐开书吧，连租金都不提，总不见得让小老板白白占着尹家小楼做生意赚钱吧。俞道丕开导妻子："尹老太太让我们替她看房子给工钱了吗？没有。所以我们作主把房子借出去就很正常，权利和义务相等嘛。李思齐是我学生，李副部长也帮过我大忙，我们出借的又不是自己房子，怎好开口要租金呢？"

聂惠萍转动着手里钥匙，不满地说："那样也太便宜李家父子了，空麻袋背米做生意，连麻袋都是借来的。"俞道丕嘴角牵出一丝嘲讽："要说你眼光短浅吧，你又觉得我轻视女性。大多数女人遇事都不肯往远处想想。我们不问李思齐收租金，证明我们没有用尹老太太的房子去牟利，人前人后都说得响。至于李思齐日后怎么表示，那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事情，与尹家房子无关，将来向尹老师也好交待得过去。用她的房子开书店，造福九州大学师生嘛。"

聂惠萍傻呆呆听着丈夫给她上课，早先的憋闷不满已烟消云散，她想丈夫要是不当教授，做生意当大老板也一定挺像样的。而自己这样急吼吼只想着眼前蝇头小利之人，一辈子都发不了财。

李思齐的“九州书吧”开起来了，以卖外文书为主，品位很不一般。书吧与大学校园仅一墙之隔，买书折扣又多，开张不几天便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李思齐当老板的忙不过来，请来外语学院学弟学妹为他打工勤工俭学。这书吧竟然把学校里外籍教师和留学生都吸引来了，天天营业十几个小时还关不上店门。

说起来李思齐走出校门不久，可对生意场上人情世故游戏规则倒无师自通，比读研究生时做学问聪明多了。令聂惠萍意外的是，李思齐后来给予她的各种巧妙酬谢，若平摊至每个月，远远超过小楼的租金。

第40节：大学之林(40)

第六章

十九

那个英籍华人辛敦在九州大学当客座教授，顺利完成自己的学术研究项目，同时还赚取了不少授课银子。而辛教授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大收获，恐怕是为其父辛威廉找到了六十多年前的情人，也就是给他自己找了个继母。辛敦来九州大学外语学院兼任客座教授，给中方带来的实际好处亦显而易见，至少外语学院从此开创了有国外名牌大学教授授课的历史。对于中国高校外语类系科来说，不请几个洋教授装装门面，底气总是不足的。

辛敦在九州大学授课期间还招了几名博士生，现在他回英国，就把这些名义上的弟子留给俞道丕来带。尽管俞道丕本来自己已带着十几个博士硕士生，但还是乐意接下辛敦的包袱，多带一名研究生导师就多一份收入。反正现在各地高校都在扩招学生，犹如穷人家里养孩子，一个也是养，一群也是喂，怎么着都能拉扯大，孩子养多了不见得就会饿死。

几个转到俞道丕门下的博士生通常一两个月见不到一回导师面，有学业上问题想请教，电话里三言两语就会被导师甚至是师母挡回来。即便这样，也没见哪个博士生敢口出怨言或动跳槽心思。外语学院共就那么两个博士点，往哪儿跳呢。

当然，自外语学院成立以来，申报新的博士点，不仅学生呼吁声浪高涨，也是那些已经评上正高职称教授们的迫切愿望。俞道丕身为院长，哪里会不知道。申报新博士点，是俞道丕给自己院长任内定下的工作目标，只要外语学院有了三个以上博士点，按教育部门规定往后便可自行审批新博士点，就像结过婚的女人能名正言顺生孩子一样。

俞道丕自己手里攥着大把博士硕士研究生，但那些与他同时留校又差不多时候评上正高职称的教授们门下空空，临到退休尚未戴上“博导”帽子，俞道丕看着心里也过不去。再者，外语学院经济分配方案改革后，青年教师群体日益明显与他俞院长及院领导班子离心离德，若不再抓住那些有高级职称的教授，俞道丕真有可能成为外语学院的孤家寡人。

这回院领导班子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申报新博士点。令俞道丕心情释然的是，薛人杰戈新元对此议题均表现出积极合作态度。由教育部揿定的高校博士点评审委员会成员，多数是其它部属院校圈内同行，不算陌生。然而当下流行的是各校申报材料不能公事公办寄出去了事，得派人面呈各位评审委员，想方设法让评委们替你美言，那样博士点才有可能花落至你家。

俞道丕拿出准备好的评委名单，请薛人杰戈新元一块参加承包。三个领导班子成员各自挑较为熟悉讲得上话的评委去公关，公关所需费用由学院来承担。俞道丕选择去北京，薛人杰南下福建，戈新元因为家有老母亲生病卧床，则接受了在本市跑公关任务。俞道丕薛人杰出门的时候，戈新元还得坐镇外语学院主持日常工作。

至于花在每位评委身上的公关费用，三人心里都没个数目，这种事情属于只可意会不得言传之例，想取经都没地方取去。于是俞道丕拍板决定最多在每位评委身上花一万元，太多了有行贿之嫌，太少又溅不起水花。俞道丕尽管是学院财务上的“一支笔”，但花钱出去攻博士点，他个人也不肯担太大风险的。

俞道丕准备出击的第一个目标是他的同门师兄易彬。十几年前他与易彬一块在尹夕寒门下读在职博士时，还住过同一间博士宿舍呢。只不过拿到博士学位后，俞道丕留在尹夕寒身边任教，易彬去了北京发展。此后易彬无论做学问还是仕途上都领先于俞道丕，成了国内高校英语教研圈里的知名学者。而且在另外一种场合，易彬则被称为学者型领导干部，比如在教育部下属的博士点评审委员会中，主任由教

育部某位官员挂个名，易彬担任了副主任，实际上手握各申报学校的生杀大权。

第41节：大学之林(41)

从俞道丕内心来说，他真不愿意去求易彬。本来平起平坐的同门师兄弟，现在得让俞道丕仰起脸来求情，无论如何是件难堪事情。可是俞道丕太想要这个博士点，他为官一任，总要给外语学院留下点日后让人记得他这位院长的家产。现在各高校各院系都在拼命争博士点硕士点，外语学院此番出击能捞到一两个新点，这份政绩当然要记在他俞道丕头上的。至于在易彬跟前失面子的感觉，总不至于大过古人韩信的胯下之辱吧。俞道丕心里这样说服自己鼓足勇气，临去北京前先往易彬家挂了个电话。

电话是易彬本人接的，没有出现俞道丕事先想象的易彬为了避嫌疑，先让家人在电话里搪塞一番的情况。易彬似乎很高兴接到俞道丕电话，还专门问起他俩共同的导师尹夕寒，以及尹老太太远嫁英伦后的近况。待俞道丕告知此次北京之行真实目的，易彬在电话里一本正经道："俞道丕，你老兄搞什么虚套？申报博士点嘛，公事公办好了，评审材料最多寄个特快专递，哪里还劳你亲自跑一趟北京。"易彬说得很实在，听不出有丝毫推诿的意思。不过俞道丕并没有接受易彬的建议，说："易彬兄，送评审材料是九州大学交给我的任务，所以先跟你打招呼。其实我这次去北京还有件重要事情务必请你老兄帮忙。我们外语学院要聘请几位资深专家来担任学科发展领导小组顾问，你可是公认的当然人选，连尹老太太去英国前还专门点名要聘请你，想来易彬兄不会不给你的母校这个面子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易彬忽然打着哈哈说："俞兄，你知道我不敢拂尹老师和九州大学面子，可你明明清楚我现在已经担任了太多虚职，你是想让我英年早逝呀。"俞道丕明白易彬说这样的话就算接受了聘书，于是也打起哈哈："能者多劳嘛，你易彬兄向来有本事举重若轻，哪里就那么容易累死呢。"

聘请易彬担任九州大学外语学院学科发展领导小组顾问，是俞道丕反复思考后想出的公关手段。易彬与其他评委身份不同，他手里握着的不仅仅是那一票，而是影响其他评委投票倾向的能量。所以去易彬处搞公关，请客送礼之类就显得太小儿科，易彬根本看不上也不会接受。而且像易彬这样圈内外公认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仕途前景看好，尤其不能沾上腐败受贿嫌疑，想送红包给他都不会给你开门。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聘请他当顾问，只要他接受聘书，收取酬劳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至于酬劳多少，则属于九州大学与易彬二者之间的协议，完全在合情合理合法范围之内。于易彬是件名利双收的好事，对九州大学来说也不违反任何申报博士点规定，甚至可以说这两件事根本不沾边。

俞道丕的建议得到九州大学校领导肯定，申报博士点不但是外语学院的工作，也关系到九州大学在全国高校排行榜上名次，校领导当然要积极支持俞道丕。俞道丕得了上方宝剑，自行做主将易彬的顾问报酬暂定为每年五万元。太高了怕易彬不敢要，太少了人家也看不上眼。

俞道丕的北京之行轻松而愉快。易彬让儿子开车去机场接客，易夫人亲自下厨在家里设宴招待俞道丕。易彬对俞道丕说："本想请你去'全聚德'吃烤鸭，可眼下正是评审博士点的关键时候，上饭店都得小心。弄不好让媒体抓住说成个暗箱操作受贿作弊之类，浑身长嘴都辩不清。谁不知道你俞道丕跟我系同门师兄弟，我就是说评审博士点完全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也得有人肯信呀。"

俞道丕其实早就明白易彬心思，附和道："那当然，就是你不怕让人说成受贿，我还怕让人怀疑行贿呢。'全聚德'烤鸭算什么，在上海都开了分店，倒是嫂夫人手艺难得有机会品尝，你老兄成全我的口福了。"

易彬在接过聘书时一脸严肃："俞道丕院长，九州大学是我母校，母校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自然不会不上心。可我这个人的脾气你知

道，让我当顾问我就要实话实说，不讲情面，到时候你这位大院长可别听了不高兴啊。”俞道丕说：“这怎么可能呢？你我现在为母校拼命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九州大学有朝一日跻身于中国一流学府嘛。”

第42节：大学之林(42)

相比俞道丕，副院长薛人杰此次去南方搞公关不算太顺利。薛人杰对这样变相收买评委申报博士点的做法没多大热情，其真实意图是想趁着去南方的机会与叶纷飞过上几天肌肤相亲的快乐时光。近来美惠子一直呆在上海，他们的儿子薛中日面临高考，美惠子希望丈夫与她携手充当儿子后盾，最好连出差出国机会都推辞掉。

薛人杰向妻子说明去南方的使命时，有意无意夸大了些许申报博士点对他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在妻儿跟前，薛人杰毫不忌讳暴露自己的野心，他想出任外语学院下一任院长，总要替自己积累点政绩资本才行。美惠子骨子里是个传统女人，没有再让丈夫多为难一秒钟，便开始亲自为他收拾出门行李。美惠子没有忘记厦门鼓浪屿那片迷人的海滩，特意在拉杆箱里放入了丈夫的游泳裤。

薛人杰南下拉票的第一个评委是南方大学梅森林教授。梅森林与薛人杰同样留学日本，在日本中国留学生联谊会上照过几回面，就此熟了，在日本时也没少在一块喝小酒闲聊。回国后薛人杰和梅森林都在高校任教，不断有些来往。薛人杰记得梅森林在日本留学时，经常在一家水产冷冻库打工，剖洗生鱼片，身上总带着咸湿的鱼腥味，梅森林那时就有个外号叫“生鱼片”。梅森林比薛人杰早一年回国，据说因为与日本当代几位畅销书作家相熟，获得过日本作家授权翻译中文译本，这几年梅森林在国内日语教学及日本文学翻译圈里知名度直线上升。现在眼看有着日本庆应大学博士学位的薛人杰也求上门来，求梅森林评委投九州大学一票。

梅森林见到薛人杰的第一个动作是热烈拥抱，而且久久不放开手。薛人杰顿时有些感动，连旁边的叶纷飞也头一回见识这样感情外露的男人。梅森林听薛人杰介绍说叶纷飞也毕业于九州大学日语系，便立刻呱啦呱啦说开了日语，好像要过过日本话瘾。薛人杰叶纷飞是

客，又有求于梅森林，不得不陪他过瘾。可是三个中国人在中国的日本料理店说日本话，多少让薛人杰感觉不太舒服。

这家厦门市里最高档的日本料理店，厨师是正宗日本人，服务员小姐操的那几句日本话蒙蒙中国客人足够，在日本人跟前无疑会露馅。梅森林薛人杰叶纷飞三人入座，小姐还当他们三个都是日本人呢。

薛人杰反正有每位评委一万元公关费垫底，请梅森林吃饭尽挑贵的菜点，还一气叫上三壶上好的日本清酒。梅森林感慨："薛君你我当年在日本时，多少回想过就着清酒吃三文鱼片，可口袋里哪有那么多银子呢？打工挣来的辛苦钱大多交了学费房租，敢敞开肚子吃的最多还是寿司饭团加酱汤。"梅森林称薛人杰为"薛君"，那个"君"字发成日语音"洒"，听起来越发让人怀疑梅森林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叶纷飞陪同薛人杰南下福建，只想早点帮着薛人杰搞定梅森林投给九州大学那一票，剩下的时间好由他俩快活逍遥去。

叶纷飞不停地为梅森林斟酒，每上一道菜，她都注意将哪些造型精巧的小碟子移至梅森林跟前。梅森林接连灌下几杯清酒，眼前的杯碟碗筷连同薛人杰叶纷飞的面孔都叠成了重影。恍惚中他感觉自己置身于日本居酒屋中，半醒半醉地捏住叶纷飞几根鲜葱般白嫩的手指。应该说这时梅森林心里还是清楚的，叶纷飞不是薛人杰老婆，充其量不过是个情儿，略微冒犯些许，谅他薛人杰也不至于翻脸。梅森林抚摸着叶纷飞的手掌，大着舌头笑道："薛君你真是，这点小事让叶小姐一个人来就行了，哪里用得着你薛大教授亲临厦门小地方。"

薛人杰将酒杯举至梅森林跟前作干杯状，梅森林只好暂时放开叶纷飞。薛人杰说："带叶小姐来厦门办事，是为了办完事情好将她带回去。若让她独自一人来厦门，被你梅君扣了人质，我可怎么向她家人交代啊。"

梅森林眼睛有些发红，继续作半醉状，说："既然来了厦门，今晚我作东，请薛君你和叶小姐一块乐乐，不然的话我可要向美惠子告状

喔。”薛人杰看了一眼叶纷飞，见她并未作出任何反对表示，只好答应梅森林。不把这个下流东西伺候妥了，他肯投九州大学一票么。

第43节：大学之林(43)

鼓浪屿上不知散落着多少家这样的钢琴酒吧。梅森林领着薛人杰叶纷飞走进其中一家，迎上前来的侍应生深谙来此地寻欢客人的胃口，见两位男客只带着一个女人，立刻凑近薛人杰耳边问："先生，还要一位小姐么？"薛人杰摆摆手，快步跟着梅森林走进一间KTV包房。

梅森林只有三分酒兴，却装出十分醉意，定要叶纷飞陪他唱歌。他那条搂住叶纷飞肩膀的手臂毒蛇样缠住她不放。薛人杰把梅森林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按他的脾气真想解下钥匙圈上那把折叠式瑞士军刀剁碎蛇脑袋，可是他忍住了，他看见叶纷飞暗示他忍耐的眼色。

凌晨两点多，梅森林终于乏了，薛人杰打电话叫来出租车想送他回家。没等三人走出钢琴酒吧，就被几名警察堵在走道上。警察向酒吧老板和客人解释，根据新出台的娱乐场所经营规定，凌晨两点以后，警方有权对所有客人身份进行调查。

梅森林本来想继续装醉依在叶纷飞怀里沾便宜，一看到警察，他浑身上下让凉水激透了一般，清醒得有些颤抖起来。一位女警察弄清了三人身份，嘲讽道："现在的教授真是作派开放啦，回回打淫扫黄都能碰上几个。"

薛人杰听到"打淫扫黄"几个字，一腔热血涌上脑门，冲到女警察跟前想论个是非黑白。他们三个不过是深更半夜饮酒唱歌作乐，哪里就跟淫黄牵扯上了。梅森林拦住薛人杰，用日语说："薛君走吧，同警察斗嘴有便宜好占么。"这一天薛人杰花掉五千多块钱，赔上叶纷飞的笑脸和歌声，算是讨定了梅森林那一票。

躺在宾馆席梦思床上，无论叶纷飞怎样努力，薛人杰始终兴奋不起来。薛人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自私，自私到了卑鄙地步。他占有了叶纷飞的身体和感情，却不能给她任何名份，也不敢对她的未来作出半点承诺。他把叶纷飞带到厦门来，无非是想找个安全地方尽情享受她的身体，满足自己私欲，他甚至眼看着梅森林侮辱叶

纷飞还劝说自己忍耐。他只想得到梅森林那一票好回去向学院交代，为自己日后当上院长积累资本，他想的做的全是为了他自己，他为叶纷飞想过么。

叶纷飞是个何等冰雪聪明的女子，她知道薛人杰此时在想些什么。她一言不发地为薛人杰作全身按摩，让这个她喜欢的男人在她身边真正放松下来。叶纷飞贴着薛人杰身体说："我在鼓浪屿码头边的工艺品商店里看到一条海水珍珠项链，品质好得不得了，就是有点贵，可我实在是喜欢呢。"薛人杰听了坐起身来，捧着叶纷飞的脸问："你真的喜欢吗？那我明天就去买来送给你。"叶纷飞做出欣喜万分的样子，勾住薛人杰脖子说："真的耶？说出话可不许后悔喔，那条项链要两千多块呢。"薛人杰手掌捂住左胸："我发誓说话算数，而且要用我挣来的稿费为你买项链。"叶纷飞知道自己目的达到了，这种时候，只有让薛人杰为她付出点什么，才会让这个男人心理平衡下来。要不然像叶纷飞这样一个日资企业的白领，买条项链犯得着向男人开口么，太掉价了。

副院长戈新元没跑远路，倒也实实在在拉到两张铁票。她在自己学生情况表里找到一条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捷径。那学生母亲是九州大学校友，现在教育部下面一个司工作，虽说职位不高才是个正处，倒底人头熟悉，没多少日子那学生就将他母亲的回音转告戈新元。多了不敢保证，两票是肯定有的。

九州大学在这股申报博士硕士生点风潮中收获巨大，共新增了十多个博士点，三十来个硕士点。其中外语学院成立时间虽短，竟也争来了二博三硕。校长在全校干部大会上不惜以极少使用的赞扬口气，让俞道丕为首的外语学院领导班子集体露了回脸。接下来的日子里，外语学院又成了校报电视台和校园网上的宠儿。

九州大学新增了这些博士硕士点，总体实力已能跻身于教育部重点扶持高校行列。现在政府对教育加大了投资力度，挤上这班车，对

九州大学来说，直接到手的好处就可能是几个亿。这数字听听就让人心跳加快，哪所大学会不使出拼命劲来争抢呢。

第44节：大学之林(44)

二十

戈新元收到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正式邀请信，邀请她去作为期三个月的讲学。学法语教法语至今二十多年，戈新元还未踏上过法兰西的土地。也许是向往法国太久了，以至于拿到邀请信时她竟控制不住双手的颤抖。

女儿艺艺似乎比母亲更加兴奋，开出长长一列清单，让母亲在法国为她买原装货。戈新元接过单子扫了一眼，“蓝蔻”香水，白巧克力，玩具沙漏，“阿尔卑斯山”牌牛皮橄榄球，“滴克道克”牌口香糖等不下二十样东西。看得出一半是女儿自己想要，另一半恐怕是要送去讨好男朋友的。

戈新元微微皱了下眉头：“艺艺，你当我去法国淘金啊，三个月讲学报酬不吃不喝也不够孝敬你呢。”艺艺搂住母亲，“妈你真俗，一提出国工作就想淘金。干嘛不换个角度思考，权当公费旅游，公费花完了贴上点自费也不是不可以嘛。”

戈新元几年前开始就不敢跟女儿斗嘴，那时女儿才上中学，摆起大道理来噎得戈新元直想掉眼泪，事后想想居然还是女儿的话更现实一点。如今成了大学生的艺艺不像是戈新元的女儿，倒像是她姐姐。戈新元撇了下嘴：“自费？你当我银行卡里有金山银山好挖呀，得供你上大学，还得为你外婆准备下医药费。”艺艺打断母亲的话：“好了好了，不买拉倒，等哪天你给我找到个大款后爸，让后爸来买吧。”

戈新元胸口咯登一下，真的，要不是女儿无意中提醒，她都忘了告诉牛振亚要去法国一事。戈新元同牛振亚的关系依旧处于不温不火状态，十天半月通一次电话，兴致好的时候放下电话去咖啡馆坐坐，谈话内容跟电话里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形式改成了面对面。戈新元至今没想清楚后半生与牛振亚这样一个男人共同生活究竟有多大意义和必要，如果仅仅为了排解寂寞的话，他们二人还都没到那么寂寞的阶

段。也许待他们完全丧失工作能力和机会后，相互靠近的速度会比现在快得多。不过戈新元还是给牛振亚打了电话，出于礼貌她也得早点告知他这个出国消息。牛振亚再次约戈新元去“上岛”咖啡馆小坐，出国是个新鲜话题，完全有必要当面细聊一番。

喝咖啡时牛振亚给戈新元仔细算了一笔此次去法国讲学的经济账，到底是经济学教授，牛振亚怕戈新元听不明白，顺手将明细账目写在一张餐巾纸上。戈新元去法国讲学每月报酬为一千欧元，折合人民币一万元左右。按高校公派出国人员待遇规定，教师在国外期间国内工资一律停发，本人还得向学校偿还代缴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款项。加上在法国的生活费用，戈新元此番出国讲学用经济学行话来说是投入大于产出，赔本的买卖。

牛振亚说：“法国人太小气，像你戈老师这样去法国讲学，每月一千欧元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到头来还得自己掏腰包贴钱，太划不来。”

戈新元脸红了，不知是羞于谈钱还是担心让牛振亚小看她，淡然一笑道：“去法国讲学对我来说肯定会有其它收获，我也没想过要出国发财呀。”

“当然，当然，我向来敬重戈老师的生活态度。戈老师不是凡俗女性，我只不过是有点为戈老师抱不平罢了。报酬多少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体现一个人所付出劳动的价值嘛。”牛振亚小心翼翼地解释自己的用意。

牛振亚来咖啡馆时口袋里揣着两百欧元，那是儿子带他去欧洲旅行后多余下的。本来牛振亚打算送个小红包给戈新元，两人关系维持到现在，男人总该有些表示才是。可刚才那番谈话显得不尽投机，这时再送钱给戈新元，很可能会自讨没趣。天底下但凡读过几天书的女人，最抵触的恐怕便是个“俗”字。心里想钱想得要命，脸上也得做出不食人间烟火样。

牛振亚的判断很准确把握住了戈新元此刻的心理活动，她被法方邀请信激起的亢奋情绪已经完全平息下来，牛振亚算的账简直让她精

神状态跌入低谷。牛振亚一点都没算错，戈新元此次去法国讲学确实是在做一桩赔本买卖。而且有一笔账牛振亚还未计算在内，那便是戈新元出国后，还得另外花钱请全天候保姆来伺候她病在床上的老母亲。戈新元去家政服务中心打听过行情，全天候保姆除去吃住，每月至少还得付八百元工资。出国讲学这件美差，于戈新元便成了沉重包袱，压得她十分郁闷。除了牛振亚，她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倾吐郁闷的对象么？

第45节：大学之林(45)

二十一

秋风扫过巴黎戴高乐机场外的大片草坪，夏日里黄过一阵的野草，竟在秋日阳光下重现碧绿生机，绿得一点不亚于春天来临。数不清的野兔子在草丛里忙碌穿梭，不知忙于繁衍后代还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储备粮草。戈新元目光久久停留在草丛和野兔身上，这样她才确信自己真实地踩在法兰西土地上，国内哪处飞机场有这样的野生动物呢。

走出海关戈新元第一眼便看到夏中骏在向她招手，夏中骏个子高，站在法国男人群里也不会被淹没。戈新元心里踏实下来，庆幸自己登机前给夏中骏打了电话，否则尽管她精通法语，人地生疏难免会多费些周折的。

夏中骏推着行李车来到戈新元面前，很法国化地与戈新元贴了贴脸颊："欢迎您夫人。"夏中骏说的是法语，口音明显改变了，变得像真正的法国人那样拖着长音。更令戈新元吃惊的是，诺爱米也来机场接戈新元，她站在夏中骏身边，手臂环绕在夏中骏后腰，而夏中骏的长胳膊搂住诺爱米肩头，俨然一对异国情侣出现在戈新元眼前。

戈新元尽量不使自己露出吃惊表情，夏中骏已不再是九州大学学生，诺爱米也结束了与九州大学的任教合同，他们今天来机场接戈新元完全应视作出于友情。戈新元初次踏上法国土地，两眼一抹黑，夏中骏和诺爱米此时是她仅有的两位熟人，她少不了他们的帮助。

从戴高乐机场前往巴黎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上，夏中骏一边开车一边吹口哨，手指在方向盘上敲着节拍，偶尔搂一搂副驾驶座位上的诺爱米，丝毫不在意后座上的戈老师会怎么看他。戈新元故意将视线投向窗外，她真正开始相信这句话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不过几个月而已，夏中骏已从中国大学生里的乖乖男孩变成了潇洒的法国绅士，或者说法兰西雅皮士更确切一点，环境改变人可谓法力无边。

夏中骏和诺爱米把戈新元送到巴黎高师为她租下的房子里，那是塞纳河边一处老式公寓的顶层。房间面积很小，不足十五个平方米，只有简单几件家具，屋顶老虎窗外可以看到巴黎秋天碧蓝的天空。戈新元想起从前读巴尔扎克或是左拉的小说，大文豪们没少花笔墨来描绘这样的楼顶小屋，这种屋子是当年住公寓的中产阶级专为家里仆佣们准备的。

戈新元心里有点委屈，她好歹是中国大学里的副教授，受聘来法国讲学居然住在佣人房里，法国人也太不尊重中国知识分子了。想想诺爱米在九州大学当外教时，住在豪华的外籍教师公寓楼，房间宽敞得能开派对。中国人真傻，见个老外就当菩萨供起来，可外国人哪里想过要还你这份情呢。都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这话好像专对戈新元说的。

诺爱米很热情很正式邀请戈新元晚上去她家吃饭，按中国人的说法便是接风。她留下夏中骏帮戈新元安置行李家具，自己先去超市购物准备接风家宴。

夏中骏坐在戈新元对面，微微垂下头，让戈新元重新看见了那个循规蹈矩的中国大学生。“戈老师我知道您想问我什么，让我自己告诉你吧。我跟诺爱米同居了，住在她的家里，离您这儿坐地铁三站路。”夏中骏的头垂得更低了，双手交叉着把骨关节掐得嗒嗒作响。戈新元问：“你爱诺爱米吗？我记得她差不多大你十来岁呢。”夏中骏一甩长发仰起脸来：“戈老师，我不知道自己爱不爱诺爱米，可我已经爱上了法国，我想在这儿长久生活下去，最好能进入欧盟企业工作。这件事上诺爱米能帮助我，我真的非常需要她。”

戈新元忽然觉得自己的问题十分愚蠢，天底下有多少男女是因为爱才同居在一个屋顶下的呢？如果有一天她戈新元同牛振亚结合的话，是因为爱还是因为需要，她自己说得清楚么？夏中骏来到举目无亲的法兰西，也许遇到过戈新元此时还无法想象的艰难，他所说的需

要诺爱米帮助，多半是生活层面上的需要，而不太可能首先是情欲，这一点戈新元很了解自己教过的学生。

戈新元站起身按了按夏中骏肩膀，用母亲般慈爱的口吻说：“一个人若能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是件好事情啊。”

第46节：大学之林(46)

到达巴黎才一个星期，戈新元已对诺爱米产生了说不出的感激之情。她不再觉得住在顶层小屋里有多委屈，而是深感自己幸运。这间每月房租三百欧元的小屋，是诺爱米向朋友姨妈为戈新元租下的。若是此屋的出租广告贴在网上，说不定会有上百个大学生赶来抢租呢，在巴黎市区哪里找这样便宜的房子去。

小屋位于市中心，出门便是塞纳河左岸，对戈新元这样初到巴黎想多多观光的异乡客来说，安步当车连地铁票都可省下不少。诺爱米还为戈新元办理了一张“特殊外籍人才”证，这样戈新元可以免费进入巴黎的许多博物馆和文化设施，又可省下门票钱。诺爱米做这些事情低调自然不动声色，丝毫没有让戈新元感觉诺爱米在刻意替她省钱。诺爱米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了解中国人的面子和自尊心。难怪夏中骏离不开诺爱米，戈新元很快为夏中骏找到了理由。

戈新元在巴黎高师授课不算多，每日午后的时光都可用来在巴黎游览。戈新元喜欢从学校散步回家，既省下地铁票钱，又能亲近这座名副其实的花都。这日午后她从卢森堡公园穿过，径直走向那家不太大的“福纳克”书店。“福纳克”是法国最为著名的连锁书店，名气不小于“家乐福”超市。戈新元曾跟诺爱米夏中骏去过位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那家“福纳克”，可那时她的薪酬尚未打进银行卡，所以不敢买任何东西。现在好了，她在离卢森堡公园不远的街上找到了另外一家规模略小的“福纳克”书店，里面有她一直想要的“小罗贝尔”大法语词典，法兰西历史词典，法国文学家词典。这些让戈新元看一眼便心生爱意的工具书排列在敞开式的书架上，等待着懂得它价值的读书人来买回家。

这些工具书对戈新元这样吃法文饭的教授来说用处太大了，她真想把它们统统带回国去。可是法国的工具书贵得令人难以置信，戈新

元每月一千欧元收入除去租房及生活开销，最多只能挤出一本大词典的钱来，而且那样的话女儿艺艺交给她的购物单便无法兑现。

戈新元犹豫着将书一本本放回书架，又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她实在太喜欢这些书了。书店服务生认出这位亚洲面孔的女人，来了好几次却没有买过一本书。“夫人，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吗？”服务生很职业化的笑脸朝着戈新元，戈新元不好意思地笑着摇了摇头：“这些词典真不错，可就是太贵了点。”服务生道：“您说得很对，确实不算便宜，可是工具书不同于消遣读物，工具书可以用一辈子，贵点也值得。”戈新元赞同服务生的话：“您也说得很对，只不过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之前，至少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服务生殷勤地将戈新元送到书店门口说：“夫人，我相信您定会回来买走它们的，您法语说得那么好，应该拥有法国最好的工具书。”

走出书店，戈新元去塞纳河边几家商店逛了逛，女儿想要的东西总价值远远超过她喜欢的那些书，满足女儿的话她必须委屈自己，反之亦然。走在巴黎大街上，戈新元第一次感到拥有足够的金钱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在国内她也不富裕，过着十分节俭的日子，然而对金钱的渴望却从不像此刻这般强烈。

诺爱米在顶楼小屋门前来回踱着，等着戈新元回来。夏中骏没有陪同她，诺爱米对戈新元解释，她有件私人事情想请戈新元帮忙。戈新元说：“诺爱米小姐你有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做的一定尽力。”戈新元很真诚地望着诺爱米，来巴黎后得到诺爱米多方关照，戈新元希望有机会回报。

诺爱米说：“戈老师，您这个住处是我向一位朋友姨妈租的，她姨妈就住在下面二楼。老太太身体不好，又特别怕孤独，想请个人每天晚饭后至上床前这段时间里陪伴她，念几段法国古典名著给她听，排遣寂寞。我想戈老师法语那么好，又有耐心，也许合适做这份工作。当然，报酬是老太太将免去您以后两个月的房租，还可以免费提供您从工作这天起的早餐和晚餐，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第47节：大学之林(47)

戈新元静静听着，心里飞快算了笔帐。两个月房租六百欧元，加上早晚两顿饭差不多就能少支出一千欧元，相当于她在此讲学一个月的报酬。而且诺爱米给她找的这份工作不同于去餐馆洗盘子，给一位法国老人念法国小说还算是件体面活，并不会损伤她大学教师的自尊心。最重要的是戈新元现在太需要钱，为自己喜爱的书，为女儿的购物清单，她应该努力设法在三个月内多挣钱才是。

戈新元没多考虑，答应可以试试，她说："诺爱米小姐，如果我的工作能让房东老太太满意的话，我将会感到十分荣幸。"戈新元只有一个要求，她不希望夏中骏知道这件事，让自己的学生看到她在巴黎为省下点房租餐费去伺候一个法国老太太，戈新元觉得有点丢面子。好在诺爱米确实善解人意："戈老师您放心，这是我跟您两个人之间的协议，别说夏中骏，我甚至不会让第二个诺爱米知道。"戈新元很熟悉法国人这种表达，说不让第二个自己知道，就表示说话人发誓严守秘密。

索菲太太斜倚在一张路易十四时期风格的华丽旧沙发上，雪白的卷发下是一张布满皱纹的笑脸，犹如一朵盛开的白菊花，这是老太太给戈新元的第一个印象。老太太很富有，这栋塞纳河边的公寓楼房产，价值就超过一千万欧元。老太太子孙满堂，圣诞节时至少会有二十来个晚辈聚集在她的长餐桌边。可是平常日子，索菲太太只能与家中两万多册藏书为伴，她形容自己是被囚禁在书堡中的囚犯。

戈新元很快喜欢上了她的房东和这份新工作。每天早上她去房东家用早餐，真正看到了法国人无所不在的精致与浪漫生活情调。索菲太太的每日三餐包给一家有百年历史的餐馆打理，连最普通的棍子面包也烤得十分讲究。外皮焦黄，硬而香脆，内层如蛋糕般松软，咬上一口满嘴余香，简直连果酱黄油都不用抹了。索菲太太说上帝之所以

还让她活在世界上，恐怕正是为了让她多尝几口这家餐馆的棍子面包。

戈新元的生活也随之讲究起来，她不用再去超市买那种最廉价的论公斤称的面包和粗黄油，她在索菲太太家所用的早餐及得上五星级宾馆标准。比如餐盘一角总会有一枝康乃馨或玫瑰花，而且每天的花色都不相同。以至于后来的日子戈新元每天睁开眼睛便会兴奋地猜测，今天餐盘角上会有一枝什么花。

晚饭后为索菲太太念小说，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段美妙的时光。与其说戈新元读小说给老太太听，不如说老太太领着她走进更深邃处的法国文学殿堂。索菲太太可以说出那些名著中的页码段落，看得出来她对那些语言文字早已烂熟于心，只不过老眼昏花，不得不借助旁人朗读再重新步入文豪们笔下的世界。有时索菲太太会请戈新元停下来，她要对作品中人物场景发表自己的见解，让戈新元感觉不是她在为老太太念小说，而是老太太在给她上法国文学课。这种时候戈新元愈发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住在这栋房子里简直等于进修法国文学。

戈新元最后一次为索菲太太朗读的作品段落是司汤达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老太太有点累了，上下眼皮不停地一开一合。戈新元将声音渐渐放低“……当他独自一人时，人们依然听到他在与爱玛对话，他相信她会答应他的求婚，而他的话题再也离不开那个即将到来的婚礼。”索菲太太终于发出了轻微的鼾声，戈新元合拢书本，轻轻关掉台灯，然后蹑手蹑脚回到自己的顶楼小屋。这一夜，透过老虎天窗凝望巴黎清朗的夜空，戈新元竟然有些想念那个叫牛振亚的男人。

索菲太太让戈新元在她所有藏书中任意挑选，只要戈新元不嫌回国行李太重，她可以带走这里所有喜欢的书，作为老太太对她的感谢。戈新元兴奋得差点晕过去，天哪，书橱里这些让戈新元心动不已的好书可比“福纳克”书店里更多。戈新元如同一个饥饿极了的人扑向

美食，扑向那些渴望了许久的工具书。她对索菲太太说，她宁可扔掉箱子里的衣服，也要把这些好书带回中国去。

第48节：大学之林(48)

索菲太太长长舒了口气："让这些书跟着爱书的人，是书的运气。"戈新元动情地拥抱了一下老人，心里生出一份对母亲的依恋。三个月时间不算长，可当戈新元真要辞别索菲太太时，却觉得十分艰难，就像她出国那天与躺在床上的母亲告别，嘴里说了无数回该走了，脚步怎么也迈不开。

戈新元按女儿开出的购物单买齐了东西，又特意去那家"福纳克"书店，买了两本薄薄的畅销小说。那个熟识的服务生很高兴，"我知道您会再来的，夫人，您终于买下了您喜欢的书。"戈新元其实并不太需要这两本小说，可她想满足一下服务生的愿望。索菲太太送给戈新元那么多好书，戈新元真的很想在最后的日子里回报法国人些什么，哪怕对着巴黎的天空说几声"谢谢"也好。

戈新元想为牛振亚买两条真丝领带，售货员小姐异常热情，"夫人，请问您心爱的先生平时喜欢穿深色还是浅色西装，我好为您参谋一下领带配色。"戈新元忽然想起法国人的习俗，女人只为丈夫或情人买领带，难怪售货员小姐会说出这番让人脸红心跳的话来。戈新元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不算爱上了牛振亚，她在巴黎的日子里曾经不止一回思念过他，这个男人也许已经开始走进她未来的人生中了。

仍然是夏中骏和诺爱米开车把戈新元送到戴高乐机场。夏中骏在诺爱米帮助下已经找到一家欧盟企业开始实习，将来若能成为正式员工，是夏中骏最为渴望的人生目标。夏中骏趁诺爱米不注意时，轻声对戈新元说："戈老师，我不想让九州大学的同学老师知道我在巴黎与诺爱米同居，生存环境变了，生活方式也得改变，我想您能理解我。"

三个月前戈新元若听到这种话，多少有点不理解夏中骏的选择，甚至会带有某些鄙视。可现在戈新元希望夏中骏能真的爱上诺爱米这个法国女人，这样对夏中骏和诺爱米都是最好的结果。只不过戈新元这一刻想起了姜小艳，她有点为女孩难过。

第49节：大学之林(49)

第七章

二十二

每年四五月间，是外语学院各系办短训班最火热的时候。托福，雅思，TEF，日本语证书开考在即，社会上各类想获得证书人员纷纷涌向高校开设的短训班突击强化，以期花最小代价收获最大的利益。九州大学各类外语短训班名声在外，开再多的班依然会出现一座难求场面。公共英语教研室更是全体人马倾巢出动上课，仅这两个月的收入，可能会超过其它院系教师的年收入。公共英语教研室上交的办班提成经费，足够整个外语学院给全体教职员工发一年的奖金。

不过这上面说的是学院经济分配方案改革以前的事情，今年开春以来，除了外语学院在读学生，社会人员来报名参加短训班的几乎见不到。俞道丕像个撑大了麻袋准备收获的庄稼汉，突然被老天爷告知今年将颗粒无收，这可真正叫他欲哭无泪。

如今无论在哪一级层面掌权当官，政绩大小最终还得靠经济效益来说话。短训班历来被视作外语学院最大的财源，财源断了发不出奖金，必定招来民怨，进而撼动掌权者的官位。俞道丕凭感觉猜测，短训班生源突然锐减，一定与公共英语教研室有关。比如以水清清为代表的青年教师，本学期开始只在学院担任最低工作量的教学任务，大学教师本来不坐班，无需将八小时统统卖给学校。学院经济分配方案改革后，青年教师收入明显缩水，为此动脑筋将业余时间去其它地方换钱，也是理所当然的。俞道丕想证明的是，短训班生源减少究竟与公共英语教研室有多大关系。

这日晚餐时薛人杰无意中听美惠子说起她手下不少中国职员正准备考日本语证书，因为沪上的日资企业将提高语言能力培训费包干给每位员工自行支付。员工们积极性很高，经常互通信息，结伴去那些质优价廉的语言培训班突击强化。美惠子也在她供职的日本银行信箱

里收到过类似短训班广告，她见广告上有九州大学教师任教字样，出于好奇，便将广告纸带回家来给丈夫看。

薛人杰很快明白了外语学院短训班生源分流的原因，一定是九州大学外语学院有人在学校之外另立山头，以低廉学费吸引社会上准备考证人员。好比原先这只蛋糕放在九州大学校园里烤卖，现在拿到外头大街上去烤，蛋糕还是那只蛋糕，价钱却便宜了不少，想吃蛋糕的人自然也就跟了出去。美惠子以为丈夫对这类短训班的教学方法感兴趣，便通过手下员工获取来更多信息，尤其是短训班教师身份，让薛人杰很吃惊。

“快车道”外语培训中心法人代表是水清清的丈夫，一位留英博士“海归”。这家培训中心网罗了九州大学外语学院公共英语教研室三分之二的青年教师在那儿兼课，课酬比九州大学高出一倍，难怪这些青年教师纷纷减少在本校的工作量，出去打野食吃。更让薛人杰意外的是，他的红颜知己叶纷飞居然也在“快车道”日语班兼课赚外快，叶纷飞她还缺钱么？

薛人杰犹豫着，不知究竟该不该将这些情况捅给俞道丕，换句话说他的个人信息资源要不要与学院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共享。薛人杰能理解青年教师集体出去赚高额课酬的举动，他们都处于最需要金钱的年龄段。供楼买车结婚生子，哪样不得靠他们年轻强壮的身体去挣。可薛人杰身为外语学院副院长，眼看着昔日红红火火的外语短训班生源流失，财源断尽，年底全院教职工发不出奖金来，他自己的日子会好过么？

俞道丕也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快车道”外语培训中心的全部情况。院务会上，俞道丕情绪显得有些激动，手掌竖起落下成切菜刀样，一下下切在会议桌上。“利用九州大学教师身份吃里扒外，损害学院利益，这股歪风邪气非刹住不可，必要的话可以动用行政手段。”俞道丕火气很大，说完话两眼直盯着薛人杰戈新元，他谅两位副手在这件事上不敢同他唱反调。

薛人杰手里玩弄着一支圆珠笔，神情十分专注，故意不让眼光与俞道丕对视。待俞道丕说完，薛人杰不紧不慢接上口："要说'快车道'生意火爆，从教人员的专业教师身份只是原因之一。据我了解，'快车道'培训出的中国学生英语四、六级证书合格率达百分之九十，托福、雅思之类也回回有人考出高分，这才是吸引生源最主要的原因。"

俞道丕打断薛人杰的话："那样说来，堂堂九州大学还斗不过一个野鸡培训班，真是笑话，你我都是干什么吃的？"薛人杰很反感俞道丕这种咄咄逼人的口气，故意苦笑了一下，咽下后面的话。

戈新元不得不开口了，她觉得俞道丕薛人杰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但戈新元不会去倾向任何一方，她也不可能一直保持沉默，那样的话反倒把俞道丕薛人杰统统得罪了。戈新元说："俞老师的想法我同意，既然是九州大学一员，就应该把学校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利用学校的无形资产和教师身份去谋个人私利，而且这种私利实际上是以损害九州大学利益为代价的。"

俞道丕满意地朝戈新元转过脸去，顺手将桌上一瓶还未开启的矿泉水推到戈新元面前，好让她继续此类帮腔的话。戈新元喝了口水又说："薛老师刚才的分析也有道理，我女儿就上过'快车道'培训班，据说那儿着重教授考试技巧。而且专门有教师负责押题猜题，给学生做各类模拟考试练习，目的就是为了考高分拿证书，并不注重语言能力提高，很功利但又很符合社会实际需要。"戈新元的立场又绕回原处，不偏不倚。

其实按俞道丕此时的心思，最好立即下一道行政命令，将水清清们一并开除出九州大学，随这些人上哪儿发财去。既想保住公立大学旱涝保收饭碗，又在外头办私立学校挣大钱，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不过俞道丕想归想，到底没有说出口来。中国高校教师历来享受着与公务员相差无几的待遇，不要说他俞道丕仅仅是外语学院院长，即便是九州大学校长，就真有权随便开除他属下的教师吗？俞道丕抬

起头来，双手撑住桌沿，看着两位副手说：“那你们看怎么处理，总不能让这种局面无限期持续下去吧。春季班眼看是完了，要不认真抓一下，秋季班也保不住，年底拿什么给教职工发奖金呢？”

第50节：大学之林(50)

薛人杰看出俞道丕着急了，每逢这位院长找不到对策时，便会想到充分发扬民主，让两位副院长畅所欲言。薛人杰说："现在高校教师从事第二职业政策上是允许的，在'快车道'兼课的教师都已完成学院规定工作量，真要对他们进行处罚理由也不充分。当然我们外语学院招不到短训班学员的现状客观存在，俞老师着急，我和戈老师心里也不安。"薛人杰看了一眼俞道丕和戈新元，俞道丕面无表情，戈新元微微朝他点了下头，于是薛人杰道出了自己的建议："我看领导班子成员可以找水清清和公共英语教研室那些老师谈谈，把原则和道理讲透，多沟通也许才能找到妥当的解决办法。要是俞老师忙抽不出空来，我倒愿意出面。"薛人杰又看了戈新元一眼，戈新元心领神会："我也可以。水清清是公共英语教研室的领军人物，我们女同志跟女同志谈可能还方便些呢。"

俞道丕明白薛人杰戈新元是在联合为他找台阶下，三人都记得水清清曾于全院大会上公开向他俞院长叫板，俞道丕此时想起那场景，头皮还感觉发麻。俞道丕苦笑着说："这倒真成了招安梁山泊好汉。不过你们二位先找他们谈也好，原则是要坚持的，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为个人私利挖集体墙角。"薛人杰松了口气，他真担心俞道丕见了台阶还不下来，事情只会变得更糟糕。

水清清和公共英语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好像早就在等着院领导兴师问罪，见薛人杰戈新元找水清清，其他人主动要求参加旁听，结果个别谈话成了学院领导与群众对话，场面之大超过薛人杰戈新元的想象。

水清清依然那副开门见山的爽直脾气："既然学院的经济方案改革只向教授们倾斜，不考虑我们青年教师作出的贡献和经济利益，我们只好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施展手脚，用我们的智慧和劳动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至于说到拉走了九州大学原有短训班生源，这并非我们的

过错。市场经济体制下讲究公平竞争，谁有本事吸引生源，谁就能使自己利益得到最大化，不存在谁挖谁墙角的问题。”

戈新元把笑脸迎向水清清，她深知这位年轻女助教的厉害，可又不想让谈话出现僵局。“公共英语教研室老师们对学院分配方案有意见尽可提出来，那方案本来也是在试行阶段，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因为对学院改革措施有不同意见，影响老师们工作积极性，对学校对个人都不利，走双赢道路总比两败俱伤好吧。”

水清清想要的就是学院领导这个说法，毕竟自己从九州大学毕业留校，向母校叫板心里多少有点过不去。其他青年教师也向薛人杰戈新元表明态度：倘若外语学院的改革方案能多考虑一些他们的利益，他们则愿意像从前一样继续为九州大学开办的短训班授课。

薛人杰戈新元很清楚这些青年教师的“绝活”，就是他们指导培训人员得高分的能力。比如水清清，她到哪儿上托福雅思辅导课，教室里就会爆棚。不少考生根本就是冲着她的名气来听课的，跟追明星一样，才不在乎在正规大学课堂里上课还是挤在马路边小房子里，只要讲台上站着水清清就行。

俞道丕从心底里不愿向水清清们妥协。这帮年轻人都曾是他学生，现在竟然敢公开跟他讨价还价做交易，要他放弃改革方案中的某些条款，真的很伤俞道丕自尊心。然而俞道丕是现实的，他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所以只能听从薛人杰戈新元的建议，向水清清们有条件妥协，以此拉回从九州大学短训班流失的生源，稳住全院教职工的钱袋子。

俞道丕这样安慰自己：高校改革是中国改革最艰难的部分之一，要不然像北京大学那样天子脚下的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喊了多少年改革，不也依旧在维持原状么。

第51节：大学之林(51)

二十三

戈新元一点都不惊讶姜小艳会找到家里来。姜小艳刚考上她的研究生，戈新元就去法国讲学，回来后又被学院短训班等一系列琐事缠得脱不开身，几乎没有时间与姜小艳面对面坐下来好好谈论课程安排及未来的论文选题。戈新元不知道自己潜意识里是否在有意避开姜小艳，避开有关夏中骏在法国的话题。可是姜小艳忍不住了，她给戈新元打电话说想跟导师谈谈心，而且她人已经到了戈新元楼下。

“戈老师您在巴黎见到夏中骏了吗？他现在怎么样，是不是跟那个法国女人在一起？”姜小艳直愣愣看着戈新元，等待她的回答。无论戈新元说出的事实有多可怕，姜小艳也准备承受。快半年了，她没有丝毫关于夏中骏的消息，她简直要憋疯了。

戈新元没有马上回答女孩问题，她拿出一瓶小小的法国香水，这原是为女儿艺艺买的，可这一刻戈新元忽然觉得女儿拥有的东西已经太多，便决定把这小瓶香水送给姜小艳。姜小艳手心里握着那个精致小瓶，眼光依旧盯在戈新元脸上，她在等待导师的回答。

“小艳你知道我在巴黎时间不长，除了来回两次在飞机场见过夏中骏外，其余也就是通通电话而已。夏中骏在欧盟企业实习，非常忙，国外的生存环境也与这儿不同。”戈新元没有正面回答姜小艳的问题，她很清楚夏中骏回到眼前这个女孩身边的概率很小，而且戈新元在巴黎生活过几个月，她太理解夏中骏离开姜小艳的现实理由。因为人最容易学会的是选择生活方式，而最难弄明白的恐怕就是感情。

姜小艳似乎感觉到戈新元难以启口的真正原因，她垂下头来看着地板说：“他真的忙到连给我发个电子邮件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戈新元故作轻松地引用法国人一句俗话说：“真是‘眼睛远了，心也远了’。看来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会得法国人的毛病，我在那儿三个月里也很少往家里打电话，我母亲刚才还唠叨这事呢。”戈新元指指里

间卧室，好像为了配合她的解释，母亲在里面大声咳嗽起来。姜小艳坐不住了，赶紧起身告辞。

这个晚上轮到姜小艳在“九州书吧”值夜，得等最后一个顾客走后，她才能回宿舍睡觉。姜小艳家境不富裕，父母供她上完本科已倾尽所有，读研究生就得靠她自己挣出生活费来。导师戈新元听说“九州书吧”是李思齐开的，李思齐又曾是俞道丕的研究生，戈新元就在俞道丕跟前替姜小艳叹苦经求得同情。俞道丕给李思齐打了个电话，姜小艳才打上这份不错的工。

书吧小老板李思齐对外语学院的学弟学妹们很关照，书吧生意好，打工的学生雇员收入就会提高。李思齐觉得姜小艳人聪明手脚也勤快，就是面孔有点冷。不过书吧不像KTV包房，服务员小姐脸冷脸热于生意好坏关系不那么直接。李思齐有时来查看店堂，看到姜小艳疲惫不堪地守着最后几个不愿离去的读书人，小老板自己也会留下来陪姜小艳聊天。

“姜小艳，听说你那白马王子去法兰西了，你怎么没去？”李思齐好奇地发问。

姜小艳没回答，眼圈红了起来。李思齐有点后悔自己出口太随便，又不好把讲过的话咽回去，干脆摆出大哥面孔：“姜小艳你痴什么情啊，凭学业你完全排得上外语学院‘一姐’，长得也不算‘恐龙’，还怕没‘一哥’来追么？”

姜小艳扭过头去不看李思齐，这个小老板年纪不大，眼光怎么会那么毒辣，一眼就猜出她姜小艳让人甩了，真丢面子。姜小艳想起法语系还有几个女生也在书吧打工，李思齐莫非是从她们哪儿听到些什么。当初夏中骏和姜小艳被人称为法语系的金童玉女，现在金童如愿去了法兰西，抛下玉女夜夜单相思，就差变成怨女。

姜小艳沉默着不接李思齐话头，李思齐以为女孩在认真思索他刚才那番话，越发来劲了。“姜小艳你听我说，趁年轻最要紧的事就是挣钱，钱多了什么事都好办。你没见那些富婆，脖子上皮肤都皱得像火

烈鸟了，照样有风流倜傥小伙子想娶她，何况你还算是有年轻漂亮资本的‘一姐’呢。”

李思齐的话多少找回了点姜小艳的自尊心，她回过脸来，声音幽幽的：“可有钱能买回爱情吗？”“爱情？嘁。你那白马王子跟上个法国老女人跑了，你还以为他跟你有爱情？”李思齐放大嗓门，他觉得姜小艳这种女孩真呆到顶了，大概是读书读呆掉的。

姜小艳不想再跟李思齐继续这个话题，李思齐与她深深爱过现在还爱着的夏中骏不一样。李思齐太俗了，他除了钱再无其它兴趣，这样的男生不可能在姜小艳视线中停留太久。姜小艳随手拿起一本法文版诗集，让思绪沉入法国十九世纪象征派诗人寒波编织的忧郁情网之中。

第52节：大学之林(52)

李思齐识相地闭上嘴，摆出小老板架势去招呼他的顾客。姜小艳好像完全忘了她何以会来“九州书吧”打工，要不是为了挣钱完成学业，她会甘心来书吧伺候同学吗？有时还得伺候比她小几届的学弟学妹。说到底还是因为钱，如果她身为富家女，早就像电视剧里演的，天涯海角追着心上人去了，哪里用得着为一张机票钱愁断肠呢？遗憾的是姜小艳似乎很排斥与金钱方面的问题过多纠缠，至少在他人跟前是这样，不轻易表现出贫寒人家孩子对金钱特有的敏感。

这个下午姜小艳走过校部办公楼，偶尔一转脸，脚步和呼吸都同时停了下来。她看见夏中骏从办公楼里出来，正与她四目相对。姜小艳呆呆站着，等待着随之而来火山爆发般的“比啄”。可是夏中骏却后退一小步，连同她握手都显得有些勉强。半年多的思念等待，暗泪独垂，姜小艳不敢相信眼前站着的真是夏中骏，而非她的幻觉。

“小艳，我回国一共只有三天时间，为了办妥偿还助学贷款手续，今晚飞机返回法国。我正在欧盟企业实习，我想跟诺爱米结婚，也许快了，所以我现在要赶去办理出生和单身公证，行李还没有准备好。本来我应该早点告诉你，至少要陪你去喝杯咖啡，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我要走了，我会给你发电子邮件，小艳，你多保重。”夏中骏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居然还是汉语夹杂着法语一块说的。也许姜小艳的出现在夏中骏意料之外，抑或他此时最没有勇气面对的就是这个女孩。反正夏中骏边说话边往后退，撞到了身边的梧桐树干上，这才突然转身逃离了姜小艳的视线。

姜小艳依然站在办公楼门前，她竭力回想刚刚发生的场景，她希望这只是自己的幻觉。夏中骏远在法国，他怎么可能流星般划过她眼前而不拥抱她呢？怎么会用这样绝情的话语将她已经很脆弱的感情击得粉碎。姜小艳双膝瘫软下来，坐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晚饭后是“九州书吧”最外忙碌的时候，几个打工学生来回穿梭在顾客中照应伺候着。收银员姜小艳没来上工，小老板李思齐只好自己顶上去，他心里窝火得不得了。“往后谁再这样不守店规干脆给我走人，谁也没让你们白出力，爱干不干的。”李思齐嘴上嘀咕着，心里却掠过一丝不安，姜小艳打工从未迟到早退过。李思齐打姜小艳手机不通，便给她发了条短信：快来书吧上工，老板累了。可姜小艳依旧没出现。

姜小艳坐在宿舍楼顶上望星空，这处楼顶还是以前夏中骏带她爬上来的。夏天的时候在楼顶上铺张草席，躺在草席上看星星，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摸到那些眨着调皮眼光的小精灵。夜空中不时有流星拖着长尾巴划过天际，稍纵即逝的亮光让人倍觉伤感。姜小艳不喜欢流星，她愿意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能长长久久保存下来。然而她最爱的那个男生，那个在她心灵和身体上都真实存在过的男生夏中骏，消失得比流星还要快。

手机在姜小艳口袋里轻微振动，她打开机盖，蓝莹莹的显示屏上出现了李思齐的留言，只知道赚钱的小老板一定对她无故旷工大光其火。可是姜小艳不想回到书吧去，也不想再跟导师戈新元讨论什么论文选题，她只想跟那片星光融为一体。于是姜小艳站起身来，微笑着纵身一跃，投进了夜幕的怀抱。

戈新元第二天早上得知姜小艳的噩耗，差点晕倒在办公室里。她只觉得嗓子眼一股腥热难忍，鼻血随即涌了出来，用掉一大堆手巾纸都止不住，真可谓急火攻心。一个花季女生死于非命，不仅震惊外语学院和九州大学，同时吸引来那些惟恐天下不乱天天苍蝇逐臭般寻找爆炸新闻的媒体记者。

戈新元身为姜小艳的导师，外语学院副院长，来不及也不可能躲避就被推到警方和媒体面前。戈新元口中每一句话，都成了极具价值的线索和信息。可有谁知道戈新元的心也在流血，因为只有她最清楚姜小艳放弃生命的真实原因。这一代孩子的心理实在太脆弱，脆弱得

连家长老师都不敢相信。一场初恋，一次直升研究生机会，甚至仅仅因为全班考试成绩排名下降，都可能让一些孩子看得比生命还重。戈新元在姜小艳离去后的那些天里，常常独自对着夜空流泪，撕心裂肺地喊着：“小艳，你好糊涂啊。”

第53节：大学之林(53)

俞道丕院长上嘴唇烧起一溜火泡，姜小艳的死给整个外语学院蒙上一层阴影。校长亲自过问事故调查情况，党委纪委领导轮番找俞道丕谈话，其它院系与俞道丕处于同一层级的中层干部用复杂的眼光盯着这起突发事件。俞道丕说不出那些眼光中包含着多少内容，同情，不解，惊愕，惋惜，或许还有人看到俞道丕遇上麻烦而暗中窃喜看好戏呢。

俞道丕在临近退休年龄被任命为外语学院院长，而多少年富力强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中层干部反倒没他那么幸运。现在外语学院出了大事，俞道丕此前即使有再了不起的政绩也会被一并抹掉，天底下还有比出人命更糟糕的事情么？所以俞道丕心里真的很怨戈新元，一个女教师，又是姜小艳的硕士导师，再粗心也不至于对自己学生有自杀念头毫无察觉吧，现在得让整个外语学院跟她一起倒霉。俞道丕甚至有点后悔那么热心替戈新元介绍对象，听说近来戈新元跟牛振亚关系热得不得了，那里还会把心思放在学生身上呢。

不过俞道丕既然坐在院长位子上，就不甘心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击垮斗志。处理完姜小艳后事不几天，外语学院便设立了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和学生申诉委员会，由俞道丕亲自担任这两个机构的总负责人。薛人杰戈新元及学院一些资深教授和辅导员被聘为机构成员。俞道丕主动向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汇报说："姜小艳轻率地选择放弃生命，完全是这一代人心理脆弱的表现，外语学院还有几百名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难说不会在碰到点风风雨雨之后步姜小艳后尘，所以让学生有个诉说郁闷发泄不满的去处显得尤为重要。"

外语学院成立这两个为学生服务的机构时动静挺大，甚至引起了校党委领导们关注，反响几乎是一片赞成声音。校长提议其它院系也该向外语学院取经，为学生服务越周到越好。俞道丕自己感觉这一步

棋挽回了姜小艳事件对外语学院和他本人的负面影响，身心才真正放松下来。

院务会上，俞道丕一脸得意，摆开了给薛人杰戈新元二位副手上课的架势："这个世界上很多矛盾确实可以互相转化，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将众人视线引向你所期待的那个角度。比如一场森林大火之后，可以从中找出事故原因和责任者，以此为教训；也可以大力讴歌救火英雄，唱一曲英雄主义赞歌，就看你需要事物的哪个侧面。"当然，将丧事办成喜事并非俞道丕原创，可借鉴的实例不胜枚举。

这一日轮到俞道丕在学生申诉委员会值班，还真有两名因沉缅于网络游戏，多门课考试不及格被学校除名的男生来找俞道丕讨个说法。两个男生情绪都很激动，看上去若处理不好很可能会成为姜小艳第二第三。俞道丕惊出一身冷汗，他用这辈子从未有过的耐心安抚两个男孩，听任学生将污言秽语泼洒在他这个教授院长头上。只要这两个男孩不去学姜小艳样，此时就是让俞道丕下跪他也毫不犹豫，外语学院和院长本人都再也经不起上演姜小艳的惨剧了。

幸好薛人杰救兵似地及时出现，他开车同俞道丕一块亲自将这两名学生送回家，交到他们各自父母手中。学生在校园之外发生任何事情，理论上与学校无关。

第54节：大学之林(54)

二十四

那辆浅灰色丰田车流星般划过戈新元眼前，很快隐没在通向校门口的林荫道上。那辆车是薛人杰的，后座玻璃上贴满了日本风情画片，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戈新元早就听到过一些闲言碎语，薛人杰有位红颜知己是他从前的研究生叶纷飞，那个不缺才貌且已不太年轻的女人居然心甘情愿扮演薛人杰情人角色。都说薛人杰与日本妻子感情不错，不像有机会让叶纷飞苦尽甘来的样子，那么可以解释的理由只有一个，叶纷飞爱她的导师爱到走火入魔地步，哪怕赔上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也在所不惜。

戈新元这样想着，不禁对薛人杰生出些许嫉妒之心来，不是所有男人都像薛人杰那样有女人缘的。比如牛振亚，他已经开始暗示戈新元，希望同她生活在一起，然而戈新元不是叶纷飞，她不敢也不愿意随便投进一个男人的怀抱。不过戈新元这时候想起牛振亚，有一丝淡淡的甜蜜流过心底，她顺手拨通了牛振亚的手机。从法国回来后戈新元还没有时间同牛振亚好好坐过“上岛”咖啡馆，后来又因为姜小艳出事少了那份心情，这一刻戈新元想给牛振亚一点补偿。

牛振亚收下戈新元从法国带回的真丝领带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极度亢奋的情绪中。女人给男人送领带，便证明她可以从感情和身体上完全接纳这个男人。牛振亚为自己花甲之年依然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而骄傲不已，那种久违的热量和雄性活力也重新回到身上，日夜涌动着像要找到个突破口喷涌而出。

待服务生放下咖啡杯子刚刚转过身，牛振亚迫不及待地抓过戈新元的手。“我们生活在一起吧，新元。往后再碰上姜小艳之类的麻烦事，我在你身边至少可以给你点安慰，帮你出出主意什么的吧。我们也可以在家里喝咖啡，不让‘上岛’赚这么贵的冤枉钱。”牛振亚总是这样，任何时候都不忘算经济账，他是个非常实际的男人，实际得少许

有点市侩气。不过戈新元今天并不反感牛振亚的实际，世上的人本来各式各样，这个男人陪伴着她，想讨她高兴进而愿意与她共同生活，她实在找不出理由来反感牛振亚。戈新元现在特别清醒，她是个四十好几的女人了，早已没了可以让男人俯首贴耳的青春资本，要说实际，戈新元觉得自己并不比牛振亚逊色多少。

戈新元把牛振亚说的生活在一起，理解为牛振亚向她正式求婚。她的脸红了起来，继而开始发烧，只好垂下头将眼光投放进咖啡杯中。“是否应该征求一下你我双方子女的意见，这到底不是件小事。”戈新元没有正面回答牛振亚的提议，中年人再婚障碍大多不在于感情而是子女的态度。

牛振亚笑了：“没这个必要吧，我们可以先考虑内容再讲究形式，分两步走嘛。只要不涉及法律对财产的划分，现在年轻人有几个爱管老爸老妈的事情。”

戈新元吃惊地抬起头来望着牛振亚，她明白牛振亚所说的内容先于形式，其实就是想先同居，而后再考虑履行婚姻法律手续。戈新元忽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如果倒退二十年，她一定会甩开面前的男人冲出咖啡馆去，因为这个男人不想和她结婚，只想给他自己找个性伴侣。不过戈新元没有让自己陷入情绪化漩涡，她的手还被牛振亚紧紧攥着，她感觉得到他传递过来的信息。他是认真的，并非有意玩弄她的感情，那么他的认真就一定有其道理。

自从丈夫离去后，戈新元还是第一次郑重其事与女儿艺艺谈话。戈新元觉得很难张口，比平时站在讲台上讲一门新课困难得多。倒是女儿善解人意，猜出了母亲吞吞吐吐之后要告诉她的事情。“妈，只要那头老牛对你好，先同居也没什么关系，不行就拜拜，省得叫一纸文书捆住手脚，到时候想分开都难，女人总是受伤害更深的一个。”

戈新元听了女儿这番话，眼泪都流下来了。女儿丝毫没有为难她，反倒像个闺中密友般为她出谋划策。戈新元想想女儿的话还真有道理，万一与牛振亚生活不和谐，随时可以选择撤退，那时候自由身

可比什么都宝贵呵。起先戈新元还担心过不了老母亲这一关，谁料艺艺先吹了点口风给外婆，老母亲拉着戈新元的手说："权当试婚好了，过好了再领证不迟，过不好赶紧回家，这事风一吹就没了。"戈新元觉得母亲女儿简直像是牛振亚的同谋，出乎意料地爽快，同意她去与牛振亚同居。也许像她这样一个女人，长期单身下去反而会给亲人增加心理负担。所以为了卸下这种负担，母亲和女儿才都这般鼓励她尽可能走到某个男人身边去。

现在戈新元只剩下说服自己了。在她四十多年的人生经验中，未婚同居向来是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总让她联系到姘头或是性交易之类字眼。她怎么向自己解释二者之间的区别呢？她戈新元是知识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师，怎好偷偷摸摸住到一个法律上不是她丈夫的男人家里去。要是让九州大学同事学生知道，她还有何脸面去为人师表。戈新元想起巴黎的那位索菲老太太，丧偶独居几十年也不肯轻易屈就某个男人。

牛振亚见戈新元迟迟未作决定，他的理解便是戈新元可能有经济方面的考虑。牛振亚不是个大方喜欢甩派头的男人，不过?这种人生大事情上他还是要摆出点男人样子来。他先为戈新元母亲找来一位沪籍下岗女工做保姆，上海女人比外来妹更能让病床上的老太太满意。虽说这保姆工资要得高点，牛振亚则愿意与戈新元分担。牛振亚对戈新元说："你的收入全用在老太太和艺艺身上好了，只当你是个家庭妇女，我不一样应该养活你吗？"这话让戈新元听起来不那么舒服，可却实实在在，这年头肯为女人牺牲的男人越来越少了。

除了家人，戈新元与牛振亚同居几乎没外人知道，连俞道丕夫妇这两个介绍人都不知情。牛振亚在上海北边还有一套房子，在那儿同居，至少可以避开九州大学他们两人共同的熟人同事。这几天牛振亚去外地讲课发挥余热，戈新元便抓紧时间回自己家去。她有些心虚，最怕同楼邻居随口问那句"好久不见你了，又出国了吧？"戈新元总是尴尬地笑笑蒙混过关，让人觉得是怕别人知道她经常出国会向她讨东

西似的。戈新元宁可让人错觉她小气，也不希望旁人往同居那方面去想。

戈新元回到自己家里立刻故意做出一些张扬身影的举动。她先爬在窗台上擦窗户玻璃，然后进进出出采购东西，又去小区外面招来收废品的清理家中的废品。最后还找物业公司工人来修理水管和电器。总之让全楼的人都看见她依然如故生活在原来的门牌号码房子里，她才觉得心理上有份安全感。